巴·利·佛·典·译·丛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相应部经典（二）

因缘篇

主编◎光泉　副主编◎智圆

主译◎慧音　慧观

宗教文化出版社



巴·利·佛·典·译·丛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定价：98.00元

巴·利·佛·典·译·丛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相应部经典（二）

因缘篇

主编◎光泉　副主编◎智圆

主译◎慧音　慧观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应部经典．二，因缘篇／慧音，慧观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11
（巴利佛典）
ISBN 978-7-5188-1473-2
Ⅰ．①相… Ⅱ．①慧… ②慧… Ⅲ．①佛教—文集Ⅳ．① B948-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233552 号

相应部经典（二） 因缘篇

慧音 慧观 主译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志宏
版式设计：武俊东
印　　刷：河北信瑞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本记录：880 毫米 ×1230 毫米 32 开 15.25 印张 350 千字
2024 年 3 月第 1 版 202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1473-2
定　　价：98.00 元

目　录

第一、因缘相应（Nidānasaṃyuttaṃ）

第二、天子相应（Devaputtasaṃyuttaṃ）

第三、拘萨罗相应（Kosalasaṃyuttaṃ）

第四、魔相应（Mārasaṃyuttaṃ）

第五、比丘尼相应（Bhikkhunīsaṃyuttaṃ）

第六、梵天相应（Brahmasaṃyuttaṃ）

第八、鹏耆舍相应（Vaṅgīsasaṃyuttaṃ）

第九、树林相应（Vanasaṃyuttaṃ）

第十、比丘相应（Bhikkhusaṃyuttaṃ）



主编序

法不孤起，仗缘方生。两千五百多年前，乔达摩尊者诞生于古释迦国。其虽贵为释迦国的王子，为了寻求离苦之路，毅然出家修行，经过六年的苦行探索，终于在菩提树下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陀在随后的四十余年中，游化四方，随机设教。佛陀于娑罗双树下示现般涅槃以后，为缅怀佛陀的教导，践行佛陀的教法，弟子们将其一生所说之法荟萃结集，或经口口相传，或经文字演化，广泛传播，绵延不断。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派蔡中郎出使天竺，请来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尊者以白马驮经，至于洛阳，佛陀之教由此于中土弘演开来。其后数百年间，来华内地传经者不绝如缕，若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谶、求那跋陀罗等。继而，中土亦有不畏艰难，穿越大漠西行求法者，若东晋之法显，大唐之玄奘、义净等。他们虽国别不同，种族不同，时代不同，但都满怀着一颗以翻译佛教经典、传播佛法教义的慈悲之心。

与上述史称之北传佛教相对应，自印度阿育王时代起，佛教开始向现今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印尼等南方国家弘传，形成了另一条路径，即通常所说的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不同，南传佛教所依据的经典原文为巴利语。所谓巴利语，为古印度语言之一，因

其所记述的内容均与佛陀的教导相关，故而被尊称为“圣典语言”。经过历史上的六次结集，由巴利语所记载的巴利藏经已逐步整合成一套包含经、律、论三藏以及注释、复注在内的完整系统。巴利藏经以阐发早期佛教教义为主要线索，这一点恰好与以宣说大乘佛教教义为宗旨的北传经典构成互补，二者相得益彰。

为了让华语世界的人们全面了解佛法大意，杭州佛学院和杭州灵隐寺依据缅甸第六次结集版的巴利藏经开启了译经大业的端绪。由杭州佛学院法师慧音和杭州灵隐寺法师慧观担任主译，并设立翻译组，组织在杭州佛学院学习过巴利语的法师、研究生参与译文的校对和修改。译经宏业，需妙达文荃，虔虔不懈。我们坚信，在我们不断的精进下，在每一位发心者的不懈努力和悉心护持下，汉译巴利佛典将一部接一部地呈现在华语世界的读者面前。

灵隐光泉　合十

吉月吉日

译者说明

继《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翻译出版后，公元2020年新春伊始，我们又开启了巴利佛典《相应部》的全文翻译工作。

巴利佛典由经、律、论三藏构成，其中经藏部分又分为长部（Dīgha-nikāya）、中部（Majjhima-nikāya）、相应部（Saṃyutta-nikāya）、增支部（Aṅguttara-nikāya）、小部（Khuddaka-nikāya）五大部分，《相应部》即属于巴利经藏的第三大部分。根据相关注释，《相应部》也叫做"相应阿含"（Saṃyutta-āgama），其中"阿含"的意思是"传承"，指自古以来所传承下来的佛教教法，故而有时被称为"圣典"，而"相应"指的是具有针对性或与具体事项相结合的法，由此我们可以把《相应部》理解为一部以应用为主要特征的说法集。

在汉译四阿含中，与《相应部》最为接近的是《杂阿含》，因为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多相通或类似之处。然而，由于自古以来佛经的传播路径或结集方式等的不同，造成了《相应部》与《杂阿含》之间不仅在经的数量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一些细节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相应部》中包含着较多尚未被翻译为汉语的内容。如今《相应部》内容的全面翻译，无论对于传统的《杂阿含》而言，还是对于现代经典研究者而言，无疑都可起到补足和增益的作用。

《相应部经典》由五篇，即有偈篇（Sagāthāvaggo）、因缘篇

（Nidānavaggo）、蕴篇（Khandhavaggo）、六处篇（Saḷāyatanavaggo）、大篇（Mahāvaggo）构成，本次翻译出版的《因缘篇》是上述五篇之中的第二篇。就巴利藏经的版本而言，目前主要存在着由英国巴利圣典协会编辑整理的PTS版和经由缅甸僧团第六次结集而成的缅甸版二种。鉴于缅甸版更为精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故而此前以及本次翻译均以缅甸版为底本。根据缅甸版，《因缘篇》共包含十个相应，第一至八相应由慧音翻译，第九相应由能持法师翻译，第十相应由慧观翻译。

虽然《因缘篇》本身有1……246的序号，但由于某些序号里面又包含着多部省略序号的经，即实际的经数不是二百四十六，而应是三百零六部。具体经文数目如下：

第一因缘相应为一百零三部经；

第二现观相应为十一部经；

第三界相应为四十九部经；

第四无始相应为二十部经；

第五迦叶相应为十三部经；

第六利得恭敬相应为四十三部经；

第七罗睺罗相应为二十二部经；

第八勒叉那相应为二十一部经；

第九譬喻相应为十二部经；

第十比丘相应为十二部经。

作为翻译过程，首先由慧音、慧观和能持法师分别完成各自分担部分的初稿，随后由翻译组全体成员逐经、逐句、逐字进行集体校对，最后再由慧音统校定稿。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此《因缘篇》的翻译和校对过程中，能持法师对第九相应进行了尝试性翻译。能持法师于2019年进入杭州佛学院研究班学习，在保证高质量完成学业的同时，一直坚持跟随慧音学习巴利语语法，并积极参与《巴利语语法教程》《巴汉辞典》以及巴利佛典《有偈篇》的校对工作。此次，其尝试性承担了第九相应十二部经的翻译，不仅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巴利语的语法规则、词汇结构等，亦将经文大意充分展现出来。新生力量的加入，令我们感到无比喜悦和欢欣鼓舞，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巴利佛典翻译事业的未来前景。乘此良好机缘，我们今后将继续加大巴利语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让这项佛经翻译事业不断传承下去。

《因缘篇》中的每部经虽然长短不一，但内容上却均围绕着五蕴、无常、无我、苦等佛教基本教义展开。考虑到经典原文中存在着较多的省略，如省略经首的“如是我闻”或“如是我闻。一时云云”，或开经即直接进入佛陀说法，为了保持每一部经在形式上的完整性，有助于读者单篇读诵，故而在翻译过程中对存在上述省略情况的经文均做了相应的补足，包括时间、地点、说法对象的明示、“如是我闻”等经典固定表现格式的完善，等等。

译本段首的阿拉伯数字如1、2、3等，为底本原文所有，在译文中予以保留，每个相应前面的第一、第二和每品前的（一）（二）等序号，为译者所加。另外，合集中每经后面的（第一）（第二）为译者参考原文序号后所加。此外，对于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一般以下划线的形式标明其性质。

关于翻译原则，我们在承续《长部经典》《中部经典》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又根据广大读者反馈的意见，适当吸纳了部

分古今中外翻译实践中的经验和技巧，意在使译文变得更为易诵和易懂。针对一些已经为世人普遍接受的专有名词，则基于“顺古”原则，尽量沿用原来的古译。不过，对于个别已经改变原文性质的古译，则根据原文加以调整和重译。对于一些古译中未曾出现或未得到普遍通行的名称，一般依照音译规则以现代汉语发音直接译出。对于一个专有名词存在多个指称的情况，如kassapa，其在以往的汉译佛经中一般多用于指称过去第六佛或佛陀大弟子的“迦叶”，而在巴利经典中却存在着其他以“kassapa”为名的人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将前者译为“迦叶”，即采取顺古的方式，其他则音译为“迦萨帕”等，以示区别。此外，关于bhagavant的翻译，依旧承续《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的翻译方式，在陈述句中译为“佛陀”，在会话句或佛弟子内心表述中译为“世尊”。

《长部经典》《中部经典》中尝试性地采用了一些新译方式，如“如是我闻。一次，佛陀住在舍卫城附近的祇陀林给孤独园”等，根据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自《有偈篇》始，本译本依然将其调整为“如是我闻。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的顺古形式，并在以后的翻译中保持一致。

本《相应部经典·因缘篇》为《巴利佛典译丛》的第八部分。整个翻译工作由灵隐寺住持上光下泉大和尚、法镜讲寺住持上智下圆尼和尚全面统筹。关于翻译过程，虽然保留了《长部经典》《中部经典》时的翻译、校对、校文、定稿等环节，但是将分别校对调整为集体校对。首先由杭州佛学院慧音、杭州灵隐寺慧观以及杭州佛学院研究生能持法师分别依据缅甸第六次结集版的巴利语本进行全文翻译，在翻译初稿完成以后，翻译组全体成员共同对照巴利语原文对译文做全面审读，对于一些不顺或存在语义偏差、歧义的文句，

在充分尊重经文原义的基础上，反复商议，推敲琢磨，决定最佳译词和表达，最后由慧音统筹定稿。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尽量做到译文的流畅、易读、易懂，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愿意接触巴利藏经，并通过巴利藏经的学习加深对佛法的了解。

在本译本即将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的日本驹泽大学荣休教授、原日本曹洞宗花岳寺住持片山一良先生。作为巴利藏经翻译的先行者，正是因为其榜样的感召力，才使得我们越过重重难关，一步步走到今天。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灵隐寺住持[上]光[下]泉、法镜讲寺住持[上]智[下]圆尼和尚，正是因为他们的慈悲，我们才有幸能够在天命之年步入佛教僧团的行列，在僧团生活中体味经文和佛法的奥义，践行佛陀的教导。感谢参加翻译校对的全体成员。本译本的翻译组成员还有本戒法师、顿生法师、能持法师、妙戏法师、彻向法师、隆法法师、证妙法师、思博法师、善一法师、碧海法师，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或全面或部分参与了本译本的读诵、校对、校文等环节的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杭州佛学院对丛书出版事业的支持以及宗教文化出版社王志宏编辑对编辑本译本所付出的辛劳。

慧音　慧观　合十

佛历二五六五年



第一、因缘相应
（Nidān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九品构成，共包含一百零三部经。其中，第一品至第七品包含七十部经，第八品虽然标记为71和72，实则包含十一部经，第九品为“中略”，标记仅为73，实则包含二十二部简略经。

（一）佛品（Buddhavaggo）

1. 缘起经（Paṭiccasamuppādasuttaṃ）

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缘起。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何为缘起？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缘起。

"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

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分别经（Vibhaṅgasuttaṃ）

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缘起。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何为缘起？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何为老死？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衰老、老化、牙齿脱落、生白发、长皱纹、寿命缩短、诸根毁坏，此被称为老。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死、死去、分解、破灭、死亡、逝去、命终、诸蕴瓦解、身体舍弃、命根断绝，此被称为死。以上所述，此即是老，此即是死。诸比丘，此即被称为老死。

“诸比丘，何为生？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生、出生、投胎、

再生、转生、诸蕴显现、诸处获得。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生。

“诸比丘，何为存在？诸比丘，有此三存在，即欲存在、色存在、无色存在。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存在。

“诸比丘，何为取著？诸比丘，有此四取著，即欲取著、见取著、戒禁取著、自语取著。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取著。

“诸比丘，何为渴爱？诸比丘，有此六渴爱身，即色渴爱、声渴爱、香渴爱、味渴爱、触渴爱、法渴爱。诸比丘，此即被称为渴爱。

“诸比丘，何为感受？诸比丘，有此六感受身，即眼触所生感受、耳触所生感受、鼻触所生感受、舌触所生感受、身触所生感受、意触所生感受，诸比丘，此即被称为感受。

“诸比丘，何为接触？诸比丘，有此六接触身，即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诸比丘，此即被称为接触。

“诸比丘，何为六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六处。

“诸比丘，何为名色？感受、思维、意愿、知觉、作意，此被称为名。四大要素以及四大要素所造色，此被称为色。以上所述，此即是名，此即是色。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名色。

“诸比丘，何为识？诸比丘，有此六识身，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诸比丘，此即被称为识。

“诸比丘，何为诸行？诸比丘，有此三行，即身行、语行、心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诸行。

“诸比丘，何为无明？诸比丘，于苦无知，于苦生起无知，于苦灭尽无知，于通向苦灭尽的行道无知，诸比丘，此即被称为无明。

“像这样，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

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行道经（Paṭipadāsuttaṃ）

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邪行道和正行道。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何为邪行道？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

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诸比丘，此即被称为邪行道。

“诸比丘，何为正行道？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被称为正行道。”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毗婆尸经（Vipassīsuttaṃ）

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毗婆尸佛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的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

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取著缘于渴爱。'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处？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

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诸行而有识。识缘于诸行。’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诸行？诸行缘于什么？’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无明而有诸行。诸行缘于无明。’

“于是，像这样，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毗婆尸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

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诸行而没有识。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诸行？由于什么灭尽而诸行灭尽？’诸比丘，毗婆尸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无明而没有诸行。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

“像这样，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毗婆尸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尸弃经（Sikhīsuttaṃ）

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尸弃佛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的

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取著缘于渴爱。’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处？

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诸行而有识。识缘于诸行。’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诸行？诸行缘于什么？’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无明而有诸行。诸行缘于无明。’

“像这样，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尸弃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诸行而没有识。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

“于是，诸比丘，尸弃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诸行？由于什么灭尽而诸行灭尽？’诸比丘，尸弃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无明而没有诸行。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

“像这样，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尸弃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毗舍婆经（Vessabhūsuttaṃ）

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毗舍婆佛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的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

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取著缘于渴爱。’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处？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

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诸行而有识。识缘于诸行。’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诸行？诸行缘于什么？’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无明而有诸行。诸行缘于无明。’

“像这样，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毗舍婆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

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于是，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

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诸行而没有识。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

“于是，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诸行？由于什么灭尽而诸行灭尽？’诸比丘，毗舍婆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无明而没有诸行。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

“像这样，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毗舍婆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拘留孙经（Kakusandhasuttaṃ）

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拘留孙佛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

的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取著缘于渴爱。'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

处？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诸行而有识。识缘于诸行。’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诸行？诸行缘于什么？’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无明而有诸行。诸行缘于无明。’

“像这样，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拘留孙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诸行而没有识。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诸行？由于什么灭尽而诸行灭尽？’诸比丘，拘留孙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无明而没有诸行。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

“像这样，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拘留孙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拘那含牟尼经（Koṇāgamanasuttaṃ）

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拘那含牟尼佛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的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取著缘于渴爱。'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处？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诸行而有识。识缘于诸行。’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诸行？诸行缘于什么？’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无明而有诸行。诸行缘于无明。’

“像这样，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拘那含牟尼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

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

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诸行而没有识。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

“于是，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诸行？由于什么灭尽而诸行灭尽？’诸比丘，拘那含牟尼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无明而没有诸行。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

“像这样，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拘那含牟尼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迦叶佛（Kassapasuttaṃ）

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迦叶佛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的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

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取著缘于渴爱。’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处？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诸行而有识。识缘于诸行。’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诸行？诸行缘于什么？’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无明而有诸行。诸行缘于无明。’

“像这样，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

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迦叶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诸行而没有识。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

“于是，诸比丘，迦叶菩萨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诸行？由于什么灭尽而诸行灭尽？’诸比丘，迦叶菩萨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无明而没有诸行。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

“像这样，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迦叶菩萨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乔达摩经（Gotamasuttaṃ）

1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我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的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取著缘于渴爱。'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

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处？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诸行而有识。识缘于诸行。’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诸行？诸行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无明而有诸行。诸行缘于无明。’

“像这样，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

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我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诸行而没有识。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诸行？由于什么灭尽而诸行灭尽？’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无明而没有诸行。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

“像这样，由于无明灭尽而诸行灭尽；由于诸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我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佛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说示分别和行道，毗婆尸佛尸弃佛；
毗舍婆佛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
及摩诃释迦牟尼，乔达摩为第十经。

（二）食品（Āhāravaggo）

1. 食经（Āhārasuttaṃ）

1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四食是为了大种或有情的存活、为了求生者的摄护。哪四个？第一或粗或细的段食、第二触食、第三思食、第四识食。诸比丘，这些就是为了大种或有情存活、为了求生者摄护的四食。

"诸比丘，此四食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此四食以渴爱为因缘、以渴爱为生起、以渴爱为起因、以渴爱为根源。

"诸比丘，此渴爱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渴爱以感受为因缘、以感受为生起、以感受为起因、以感受为根源。

"诸比丘，此感受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感受以接触为因缘、以接触为生起、以接触为起因、以接触为根源。

“诸比丘，此接触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接触以六处为因缘、以六处为生起、以六处为起因、以六处为根源。

“诸比丘，此六处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六处以名色为因缘、以名色为生起、以名色为起因、以名色为根源。

“诸比丘，此名色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名色以识为因缘、以识为生起、以识为起因、以识为根源。

“诸比丘，此识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识以行为因缘、以行为生起、以行为起因、以行为根源。

“诸比丘，此诸行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诸行以无明为因缘、以无明为生起、以无明为起因、以无明为根源。

“像这样，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莫里亚帕古纳经
（Moḷiyaphaggunasuttaṃ）

1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四食是为了大种或有情的存活、为了求生者的摄护。哪四个？第一或粗或细的段食、第二触食、第三思食、第四识食。诸比丘，这些就是为了大种或有情存活、为了求生者摄护的四食。"

听闻此言，尊者莫里亚·帕古纳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究竟是谁食用识食？"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我不说'食用'。如果我说'食用'，那么，'尊师，究竟是谁食用？'是对其恰当的提问。然而，我不这样说。对不这样说的我，如果这样提问：'尊师，识食究竟是为了什么？'此才是恰当的提问。因此，恰当的回答就是：'识食是未来再生转生之缘。因为有此大种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

"尊师，究竟是谁接触？"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我不说'接触'。如果我说'接触'，那么，'尊师，究竟是谁接触？'是对其恰当的提问。然而，

我不这样说。对不这样说的我，如果这样提问：‘尊师，究竟因为什么而有接触？’此才是恰当的提问。因此，恰当的回答就是：‘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

“尊师，究竟是谁感受？”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我不说‘感受’。如果我说‘感受’，那么，‘尊师，究竟是谁感受？’是对其恰当的提问。然而，我不这样说。对不这样说的我，如果这样提问：‘尊师，究竟因为什么而有感受？’此才是恰当的提问。因此，恰当的回答就是：‘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

“尊师，究竟是谁渴爱？”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我不说‘渴爱’。如果我说‘渴爱’，那么，‘尊师，究竟是谁渴爱？’是对其恰当的提问。然而，我不这样说。对不这样说的我，如果这样提问：‘尊师，究竟因为什么而有渴爱？’此才是恰当的提问。因此，恰当的回答就是：‘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

“尊师，究竟是谁取著？”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我不说‘取著’。如果我说‘取著’，那么，‘尊师，究竟是谁取著？’是对其恰当的提问。然而，我不这样说。对不这样说的我，如果这样提问：‘尊师，究竟因为什么而有取著？’此才是恰当的提问。因此，恰当的回答就是：‘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帕古纳，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帕古纳，由于此六触处的无余离贪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

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莫里亚·帕古纳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沙门婆罗门经（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老死，不深知老死的生起，不深知老死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不深知生，不深知生的生起，不深知生的灭尽，不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存在，不深知存在的生起，不深知存在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取著，不深知取著的生起，不深知取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渴爱，不深知渴爱的生起，不深知渴爱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感受，不深知感受的生起，不深知感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接触，不深知接触的生起，不深知接触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六处，不深知六处的生起，不深知六处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名色，不深知名色的生起，不深知名色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不深知识，不深知识的生起，不深知识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不深知诸行，不深知诸行的生起，不深知诸行的灭尽，

不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深知老死，深知老死的生起，深知老死的灭尽，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深知生，深知生的生起，深知生的灭尽，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深知存在，深知存在的生起，深知存在的灭尽，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深知取著，深知取著的生起，深知取著的灭尽，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深知渴爱，深知渴爱的生起，深知渴爱的灭尽，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深知感受，深知感受的生起，深知感受的灭尽，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深知接触，深知接触的生起，深知接触的灭尽，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深知六处，深知六处的生起，深知六处的灭尽，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深知名色，深知名色的生起，深知名色的灭尽，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深知识，深知识的生起，深知识的灭尽，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深知诸行，深知诸行的生起，深知诸行的灭尽，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沙门婆罗门第二经
（Dutiya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某些沙门、婆罗门不深知此诸法，不深知此诸法的生起，不深知此诸法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此诸法灭尽的行道。不深知什么法，不深知什么法的生起，不深知什么法的灭尽，不深知通向什么法灭尽的行道？

"不深知老死，不深知老死的生起，不深知老死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不深知生，不深知生的生起，不深知生的灭尽，不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存在，不深知存在的生起，不深知存在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取著，不深知取著的生起，不深知取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渴爱，不深知渴爱的生起，不深知渴爱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感受，不深知感受的生起，不深知感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接触，不深知接触的生起，不深知接触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六处，不深知六处的生起，不深知六处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不深知名色，不深知名色的生起，不深知名色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不深知识，不深知识的生起，不深知识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不深知诸行，不深知诸行的生起，不深知诸行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此诸法，不深知此诸法的生起，不深知此诸法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此诸法灭尽的行道。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

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诸比丘，某些沙门、婆罗门深知此诸法，深知此诸法的生起，深知此诸法的灭尽，深知通向此诸法灭尽的行道。深知什么法，深知什么法的生起，深知什么法的灭尽，深知通向什么法灭尽的行道？

“深知老死，深知老死的生起，深知老死的灭尽，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深知生，深知生的生起，深知生的灭尽，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深知存在，深知存在的生起，深知存在的灭尽，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深知取著，深知取著的生起，深知取著的灭尽，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深知渴爱，深知渴爱的生起，深知渴爱的灭尽，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深知感受，深知感受的生起，深知感受的灭尽，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深知接触，深知接触的生起，深知接触的灭尽，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深知六处，深知六处的生起，深知六处的灭尽，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深知名色，深知名色的生起，深知名色的灭尽，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深知识，深知识的生起，深知识的灭尽，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深知诸行，深知诸行的生起，深知诸行的灭尽，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了知此诸法，深知此诸法的生起，深知此诸法的灭尽，深知通向此诸法灭尽的行道。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迦旃延氏经（Kaccānagottasuttaṃ）

1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迦旃延氏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迦旃延氏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所谓'正见，正见'，尊师，依何称为是正见？"

"迦旃延，此世界更多地依止于二者：存在性和非存在性。迦旃延，对于如实以正慧见世界生起者，于世界非实有，其不存在。迦旃延，对于如实以正慧见世界灭尽者，于世界实有，其不存在。迦旃延，此世界更多是为近取、执著、执取所束缚。其不接近、不执取此近取、执著、内心执取、随眠执取，不执持'是我的我'。不怀疑、不疑惑'苦生起时生起，苦灭尽时灭尽'，不依其他，对于他，于此，唯有智。迦旃延，仅仅如此就是正见。

"迦旃延，'一切存在'，此是一个边，'一切不存在'，此是第二个边。迦旃延，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

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迦旃延氏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说法者经（Dhammakathikasuttaṃ）

1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所谓‘说法者，说法者’，尊师，依何称为是说法者？”

“如果比丘为了老死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老死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老死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生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生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生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存在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存在的厌离、离贪、灭尽而

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存在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取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取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取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渴爱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渴爱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渴爱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感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感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感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接触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接触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接触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六处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

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六处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六处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名色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名色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名色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识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识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识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诸行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诸行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诸行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如果比丘为了无明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法，那么‘比丘是说法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为了无明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行道，那么‘比丘是法随法的行道者’是恰当言辞；如果比丘因为无明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无取著解脱，那么‘比丘是现世已至涅槃者’是恰当言辞。”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裸形者迦萨帕经（Acelakassapasuttaṃ）

1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佛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王舍城托钵乞食。裸形者迦萨帕看到佛陀从远处过来。看到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裸形者迦萨帕对佛陀如下说道："我等想针对某个问题向乔达摩尊者提问，乔达摩尊者能否为我们创造解答问题的机会。"

"迦萨帕，现在不是提问的时间。我们进入房舍里面。"

第二次，裸形者迦萨帕再对佛陀如下说道："我等想针对某个问题向乔达摩尊者提问，乔达摩尊者能否为我们创造解答问题的机会。"

"迦萨帕，现在不是提问的时间。我们进入房舍里面。"

第三次，裸形者迦萨帕仍对佛陀如下说道："我等想针对某个问题向乔达摩尊者提问，乔达摩尊者能否为我们创造解答问题的机会。"

"迦萨帕，现在不是提问的时间。我们进入房舍里面。"

听闻此言，裸形者迦萨帕对佛陀如下说道："我等不是想向乔达摩尊者提很多问题。"

"问吧，迦萨帕，如你所愿。"

"乔达摩尊者，是否是'苦为自造'？"

“迦萨帕，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苦为他造’？”

“迦萨帕，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

“迦萨帕，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迦萨帕，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没有苦’？”

“迦萨帕，不是没有苦。迦萨帕，是有苦。”

“既然如此，那么，乔达摩尊者是不知、不见苦？”

“迦萨帕，我不是不知、不见苦。迦萨帕，我知苦。迦萨帕，我见苦。”

“那么，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苦为自造’的提问，您回答说‘迦萨帕，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苦为他造’的提问，您回答说‘迦萨帕，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的提问，您回答说‘迦萨帕，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的提问，您回答说‘迦萨帕，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没有苦’的提问，您回答说‘迦萨帕，不是没有苦。迦萨帕，是有苦’？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既然如此，那么，乔达摩尊者是不知、不见苦’的提问，您回答说‘迦萨帕，我不是不知、不见苦。迦萨帕，我知苦。迦萨帕，我见苦’？尊师，请世尊为我告知苦。尊师，请世尊为我开示苦。”

于是，佛陀如下说道：

“对于最初认为‘自做自感受’而称‘苦为自造’者，迦萨帕，其落于常住论。对于认为‘别做别感受’，为感受所征服而称‘苦为他造’者，迦萨帕，其落于断灭论。

“迦萨帕，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听闻此言，裸形者迦萨帕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实在是殊胜！尊师，实在是殊胜！尊师，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世尊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尊师，从今以后，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尊师，请允许我在世尊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迦萨帕，以前是其他外道的修行者如果想在此法和律下出家，获得具足戒，他需要别住四个月。四个月以后，心欢喜的比丘令其出家、授具足戒，令其成为比丘。然而，每个人的差异由我来判断。”

“尊师，如果其他外道的修行者想在此法和律下出家，获得具足戒，需要别住四个月，四个月以后，心欢喜的比丘令其出家、授

具足戒，令其成为比丘，那么，我可以别住四年，四年以后，心欢喜的比丘令我出家、授具足戒，令我成为比丘。”

裸形者迦萨帕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迦萨帕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迦萨帕成为一位阿罗汉。

8. 玷牟留经（Timbarukasuttaṃ）

1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遍历行者玷牟留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遍历行者玷牟留对佛陀如下说道：

“乔达摩尊者，是否是‘乐和苦为自造’？”

“玷牟留，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乐和苦为他造’？”

“玷牟留，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乐和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

“玷牟留，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乐和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玷牟留，不是。”佛陀说道。

“那么，乔达摩尊者，是否是‘没有乐和苦’？”

“玷牟留，不是没有乐和苦。玷牟留，是有乐和苦。”

“既然如此，那么，乔达摩尊者是不知、不见乐和苦？”

“玷牟留，我不是不知、不见乐和苦。玷牟留，我知乐和苦。玷牟留，我见乐和苦。”

“那么，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乐和苦为自造’的提问，您回答说‘玷牟留，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乐和苦为他造’的提问，您回答说‘玷牟留，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乐和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的提问，您回答说‘玷牟留，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乐和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的提问，您回答说‘玷牟留，不是’？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没有乐和苦’的提问，您回答说‘玷牟留，不是没有乐和苦。玷牟留，是有乐和苦’？乔达摩尊者，究竟为何针对‘既然如此，那么，乔达摩尊者是不知、不见乐和苦’的提问，您回答说‘玷牟留，我不是不知、不见乐和苦。玷牟留，我知乐和苦。玷牟留，我见乐和苦’？请乔达摩尊者为我告知乐和苦。请乔达摩尊者为我开示乐和苦。”

于是，佛陀如下说道：

“对于最初认为‘自是感受，自感受’者，玷牟留，我亦不称‘乐和苦为自造’。对于认为‘别是感受，别感受’，为感受所征服者，玷牟留，我亦不称‘乐和苦为他造’。

“玷牟留，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

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听闻此言，遍历行者玷牟留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尊师，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9. 愚贤经（Bālapaṇḍitasuttaṃ）

1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对于为无明所蓋、与渴爱相应的愚者，像这样，此身体生起。此是身体，于外在也有名色，在此，此是一对，通过一对而有接触、六处，通过与其或其中的某个有接触，愚者感受乐和苦。

“诸比丘，对于为无明所蓋、与渴爱相应的贤者，像这样，此

身体生起。此是身体，于外在也有名色，在此，此是一对，通过一对而有接触、六处，通过与其或其中的某个有接触，贤者感受乐和苦。那么，诸比丘，愚者与贤者之间，何为差别？何为异同？何为不同？”

“尊师，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指导，以世尊为所依。尊师，请世尊解释此言说的含义。听闻世尊的解释，比丘众将加以忆持。”

“既然如此，那么，诸比丘，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佛陀如下说道：

“诸比丘，对于为无明所蓋、与渴爱相应的愚者，此身体生起。愚者的该无明未断、该渴爱未消尽。此为何故？诸比丘，愚者没有为了苦的彻底消尽而行梵行。因此，愚者身体破灭，身体再生，其身体再生，没有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没有从苦解脱。

“诸比丘，对于为无明所蓋、与渴爱相应的贤者，此身体生起。贤者的该无明已断、该渴爱消尽。此为何故？诸比丘，贤者为了苦的彻底消尽而行梵行。因此，贤者身体破灭，身体不再生，其身体不再生，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从苦解脱。诸比丘，愚者与贤者之间，此是差别，此是亦同，此是不同。”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缘经（Paccayasuttaṃ）

2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缘起和缘生法。请仔细听，充

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何为缘起？诸比丘，缘生而老死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生而老死生起。’

“诸比丘，缘存在而生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存在而生生起。’

“诸比丘，缘取著而存在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取著而存在生起。’

“诸比丘，缘渴爱而取著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渴爱而取著生起。’

“诸比丘，缘感受而渴爱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感受而渴爱生起。’

“诸比丘，缘接触而感受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

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接触而感受生起。’

“诸比丘，缘名色而接触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名色而接触生起。’

“诸比丘，缘识而名色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识而名色生起。’

“诸比丘，缘诸行而识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诸行而识生起。’

“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无论如来生起，还是如来未生起，其要素住立，是法住性、法决定性、此缘性。如来对其现等觉、现观。现等觉、现观以后告诉、教导、令了知、前置、阐明、分别、令明了，亦说：‘看！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

“像这样，诸比丘，在此，如性、不离如性、不异如性、此缘性，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缘起。

“诸比丘，何为缘生法？诸比丘，老死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生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

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存在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取著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渴爱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感受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接触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六处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名色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识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诸行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

“诸比丘，无明无常，是所造作，是缘所生，是灭尽法，是衰灭法，是离法，是灭法。诸比丘，这些即被称为缘生法。

“故而，诸比丘，圣弟子如实以正慧见‘此即是缘起，这些就是缘生法’，其返回过去，称‘过去我存在吗？过去我不存在吗？过去我是什么？过去我怎样存在？过去我是什么，之后成为什么？’

或接近未来，称‘未来我将存在吗？未来我将不存在吗？未来我将是什么？未来我怎样存在？未来我是什么，之后将成为什么？’或针对现在的自己，称‘现在我存在吗？现在我不存在吗？现在我是什么？现在我怎样存在？现在我是什么，之后将成为什么？’生起这样的话题，此道理不存在。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圣弟子如实以正慧见‘此即是缘起，这些就是缘生法’。”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食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食经莫里亚帕古，二沙门婆罗门经；
迦旃延氏说法者，裸形者玷牟留经；
此后即为愚贤经，第十则是因缘说。

（三）十力品（Dasabalavaggo）

1. 十力经（Dasabalasuttaṃ）

2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如来具足十力，具足四无畏，自称处于牛王位，于众中做狮子吼，令法轮转起：'此是色，此是色的生起，此是色的灭尽；此是受，此是受的生起，此是受的灭尽；此是想，此是想的生起，此是想的灭尽；此是行，此是行的生起，此是行的灭尽；此是识，此是识的生起，此是识的灭尽。

"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十力第二经（Dutiyadasabalasuttaṃ）

2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如来具足十力，具足四无畏，自称处于牛王位，于众中做狮子吼，令法轮转起：‘此是色，此是色的生起，此是色的灭尽；此是受，此是受的生起，此是受的灭尽；此是想，此是想的生起，此是想的灭尽；此是行，此是行的生起，此是行的灭尽；此是识，此是识的生起，此是识的灭尽。

“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像这样，诸比丘，我所善说之法清晰、无遮、通透、无缺。诸比丘，依信出家的善家子应于如此为我所善说、清晰、无遮、通透、无缺之法上精进策励：‘即使只剩下皮、筋、骨，身体上的血肉已经干涸，在以丈夫之刚毅、丈夫之精进、丈夫之勇猛所应该获得者尚没有获得时，就保持着精进状态。’

“诸比丘，懈怠者为邪不善法所覆遮，住于苦，亦令己大利减损。诸比丘，勤精进者远离邪不善法，住于乐，亦令己大利成就。诸比丘，非依低劣到达顶点。诸比丘，是依最胜到达顶点。诸比丘，此梵行醍醐味，师已现前。故而，诸比丘，在此，你们应为了未到达的到达、为了未证得的证得、为了未现证的现证而行精进。‘像这样，我的此出家有果，有结果，功不唐捐。另外，我们所受用的衣、食、卧具、医药等资具，其作者于我们具有大果报、大功德。’像这样，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通过正观己利，努力不放逸。或通过正观他利，努力不放逸。或通过正观双方利，努力不放逸。”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缘由经（Upanisasuttaṃ）

2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知者、见者讲说诸漏灭尽，不是为不知者、不见者。诸比丘，是为知何者、见何者讲说的诸漏灭尽？此是色，此是色的生起，此是色的灭尽；此是受，此是受的生起，此是受的灭尽；此是想，此是想的生起，此是想的灭尽；此是行，此是行的生起，此是行的灭尽；此是识，此是识的生起，此是识的灭尽。像这样，诸比丘，是为知此者、见此者讲说的诸漏灭尽。

“诸比丘，于灭尽上有彼灭尽智，对于其，我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灭尽智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解脱。

“诸比丘，对于解脱，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解脱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离贪。

“诸比丘，对于离贪，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离贪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厌离。

“诸比丘，对于厌离，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厌离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如实智见。

“诸比丘，对于如实智见，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如实智见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定。

“诸比丘，对于定，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定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乐。

“诸比丘，对于乐，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乐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轻安。

“诸比丘，对于轻安，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轻安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喜。

“诸比丘，对于喜，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

为喜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悦。

“诸比丘，对于悦，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悦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信。

“诸比丘，对于信，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信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苦。

“诸比丘，对于苦，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苦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生。

“诸比丘，对于生，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生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存在。

“诸比丘，对于存在，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存在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取著。

“诸比丘，对于取著，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取著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渴爱。

“诸比丘，对于渴爱，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渴爱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感受。

“诸比丘，对于感受，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感受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接触。

“诸比丘，对于接触，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接触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六处。

“诸比丘，对于六处，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六处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名色。

“诸比丘，对于名色，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名色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识。

“诸比丘，对于识，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

为识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诸行。

“诸比丘，对于诸行，我也说有缘由，不是无缘由。诸比丘，何为诸行的缘由？可以说其就是无明。

“如上所述，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苦生起；缘苦而信生起；缘信而悦生起；缘悦而喜生起；缘喜而轻安生起；缘轻安而乐生起；缘乐而定生起；缘定而如实智见生起；缘如实智见而厌离生起；缘厌离而离贪生起；缘离贪而解脱生起；缘解脱而灭尽智生起。

“诸比丘，例如，大雨降落在高山上，其水向下流淌形成山间溪流。所形成的山间溪流形成小湖泊。所形成的小湖泊形成大湖泊。所形成的大湖泊形成小河流。所形成的小河流形成大河流。所形成的大河流形成大海。

“正像这样，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苦生起；缘苦而信生起；缘信而悦生起；缘悦而喜生起；缘喜而轻安生起；缘轻安而乐生起；缘乐而定生起；缘定而如实智见生起；缘如实智见而厌离生起；缘厌离而离贪生起；缘离贪而解脱生起；缘解脱而灭尽智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外道经（Aññatitthiyasuttaṃ）

2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舍利弗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王舍城托钵乞食。这时，尊者舍利弗如下思考："现在在王舍城托钵乞食为时尚早。我何不接近外道遍历行者的园林看看？"

于是，尊者舍利弗接近外道遍历行者园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彼外道遍历行者众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彼外道遍历行者众对坐于一旁的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那么，在此，舍利弗尊者，沙门乔达摩是何说者，是何论者？我们怎样才是对沙门乔达摩所说的阐述者？是否没有以不实诽谤沙门乔达摩？是否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是否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于是，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

"诸位朋友，世尊宣说苦是缘生。缘什么？缘接触。如此说者是对世尊所说的阐述者，没有以不实诽谤世尊，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因此，诸位朋友，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

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其也是缘接触。

“因此，诸位朋友，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尊者阿难陀听到了尊者舍利弗与彼外道遍历行者众之间的此对话。于是，尊者阿难陀在王舍城遊化乞食，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阿难陀将尊者舍利弗与彼外道遍历行者众之间的该对话全部告诉给佛陀。

“很好，很好，阿难陀，舍利弗对其进行的解说是正确解说。阿难陀，我宣说苦是缘生。缘什么？缘接触。如此说者是对我所说的阐述者，没有以不实诽谤我，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因此，阿难陀，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

他造，是无因生起，其也是缘接触。

“因此，阿难陀，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阿难陀，一次，我就住在此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阿难陀，我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王舍城托钵乞食。这时，我如下思考：‘现在在王舍城托钵乞食为时尚早。我何不接近外道遍历行者的园林看看？’

“于是，阿难陀，我接近外道遍历行者园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彼外道遍历行者众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阿难陀，彼外道遍历行者众对坐于一旁的我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乔达摩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乔达摩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乔达摩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那么，在此，乔达摩尊者是何说者，是何论者？我们怎样才是对乔达摩尊者所说的阐述者？是否没有以不实诽谤乔达摩尊者？是否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是否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听闻此言，阿难陀，我对彼外道遍历行者众如下说道：‘诸

位朋友，我宣说苦是缘生。缘什么？缘接触。如此说者是对我所说的阐述者，没有以不实诽谤我，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因此，诸位朋友，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其也是缘接触。因此，诸位朋友，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尊师，实在是稀有！尊师，实在是未曾有！仅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所有含义。尊师，此含义被广博阐述时，其义甚深，具有深远意义。”

“既然如此，那么，阿难陀，在此你来阐明。”

“尊师，如果有人问我：‘阿难陀尊者，老死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老死以生为因缘、以生为生起、以生为起因、以生为根源。’尊师，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此解答。

“尊师，如果有人问我：‘阿难陀尊者，生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

‘朋友，生以存在为因缘、以存在为生起、以存在为起因、以存在为根源。’尊师，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此解答。

“尊师，如果有人问我：‘阿难陀尊者，存在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存在以取著为因缘、以取著为生起、以取著为起因、以取著为根源。’尊师，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此解答。

“尊师，如果有人问我：‘阿难陀尊者，取著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取著以渴爱为因缘、以渴爱为生起、以渴爱为起因、以渴爱为根源。’尊师，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此解答。

“尊师，如果有人问我：‘阿难陀尊者，渴爱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渴爱以感受为因缘、以感受为生起、以感受为起因、以感受为根源。’尊师，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此解答。

“尊师，如果有人问我：‘阿难陀尊者，感受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感受以接触为因缘、以接触为生起、以接触为起因、以接触为根源。’尊师，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此解答。

“尊师，如果有人问我：‘阿难陀尊者，接触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如此被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接触以六处为因缘、以六处为生起、以六处为起因、以六处为根源。朋友，由于六触处的无余离贪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尊师，如此被提问，我如此解答。”

5. 浮弥迦经（Bhūmijasuttaṃ）

2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傍晚，尊者浮弥迦从禅坐中出定，接近尊者舍利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尊者舍利弗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在一旁的尊者浮弥迦对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自造。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他造。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舍利弗尊者，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那么，在此，舍利弗尊者，我们的世尊是何说者，是何论者？我们怎样才是对世尊所说的阐述者？是否没有以不实诽谤世尊？是否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是否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于是，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朋友，世尊宣说乐和苦是缘生。缘什么？缘接触。如此说者是对世尊所说的阐述者，没有以不实诽谤世尊，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因此，朋友，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自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他造，

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其也是缘接触。

“因此，朋友，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自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尊者阿难陀听到了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浮弥迦之间的此对话。于是，尊者阿难陀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阿难陀将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浮弥迦的此对话全部告诉给佛陀。

“很好，很好，阿难陀，舍利弗对其进行的解说是正确解说。阿难陀，我宣说乐和苦是缘生。缘什么？缘接触。如此说者是对我所说的阐述者，没有以不实诽谤我，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因此，阿难陀，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自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其也是缘接触。

“因此，阿难陀，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

自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乐和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之所以这样说，阿难陀，是因为于身体有身想时，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于语言有语想时，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于意识有意想时，乐和苦于内部生起。

“阿难陀，或自行身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他行身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有知行身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无知行身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

“阿难陀，或自行语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他行语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有知行语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无知行语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

“阿难陀，或自行意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他行意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有知行意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阿难陀，或无知行意行，因为此缘故，乐和苦于内部生起。

“阿难陀，无明于此等法上生起。然而，阿难陀，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其身就不会成为乐和苦于内部生起的缘。其语就不会成为乐和苦于内部生起的缘。其意就不会成为乐和苦于内部生起

的缘。土地就不会成为乐和苦于内部生起的缘。宅地就不会成为乐和苦于内部生起的缘。处所就不会成为乐和苦于内部生起的缘。作务就不会成为乐和苦于内部生起的缘。”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阿难陀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优婆跋纳经（Upavāṇasuttaṃ）

2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优婆跋纳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优婆跋纳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尊师，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尊师，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尊师，某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那么，在此，尊师，我们的世尊是何说者，是何论者？我们怎样才是对世尊所说的阐述者？是否没有以不实诽谤世尊？是否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是否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佛陀如下说道：“优婆跋纳，我宣说苦是缘生。缘什么？缘接触。如此说者是对我所说的阐述者，没有以不实诽谤我，是针对法进行了随法阐述，具法者的说和随说不存在应受到呵责之处。

“因此，优婆跋纳，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

其也是缘接触。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其也是缘接触。

“因此，优婆跋纳，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自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那些沙门、婆罗门是业论者，主张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实际上他们不接触而感知，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优婆跋纳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缘经（Paccayasuttaṃ）

2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何为老死？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衰老、老化、牙齿脱落、生白发、长皱纹、寿命缩短、诸根毁坏，此被称为老。

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死、死去、分解、破灭、死亡、逝去、命终、诸蕴瓦解、身体舍弃、命根断绝，此被称为死。以上所述，此即是老，此即是死。诸比丘，此即被称为老死。因为生生起，所以老死生起，因为生灭尽，所以老死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生？诸比丘，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生、出生、投胎、再生、诸蕴显现、诸处获得。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生。因为存在生起，所以生生起，因为存在灭尽，所以生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生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存在？诸比丘，有三种存在，即欲存在、色存在、无色存在。因为取著生起，所以存在生起，因为取著灭尽，所以存在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取著？诸比丘，有四种取著，即欲取著、见取著、戒禁取著、自语取著。因为渴爱生起，所以取著生起，因为渴爱灭尽，所以取著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渴爱？诸比丘，有此六渴爱身，即色渴爱、声渴爱、香渴爱、味渴爱、触渴爱、法渴爱。因为感受生起，所以渴爱生起，因为感受灭尽，所以渴爱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感受？诸比丘，有此六感受身，即眼触所生感受、

耳触所生感受、鼻触所生感受、舌触所生感受、身触所生感受、意触所生感受。因为接触生起，所以感受生起，因为接触灭尽，所以感受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接触？诸比丘，有此六接触身，即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因为六处生起，所以接触生起，因为六处灭尽，所以接触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六处？诸比丘，有六种处，即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因为名色生起，所以六处生起，因为名色灭尽，所以六处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名色？诸比丘，感受、思维、意愿、知觉、作意，诸比丘，此被称为名。四大要素以及四大要素所造色，诸比丘，此被称为色。以上所述，此即是名，此即是色。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名色。因为识生起，所以名色生起，因为识灭尽，所以名色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识？诸比丘，有此六识身，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因为诸行生起，所以识生起，因为诸行灭尽，所以识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识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诸行？诸比丘，有三行，即身行、语行、心行。因为无明生起，所以行生起，因为无明灭尽，所以行灭尽，此八正

道就是通向行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因此，诸比丘，当圣弟子如此深知缘，如此深知缘的生起，如此深知缘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缘灭尽的行道，此时，诸比丘，圣弟子亦被称为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所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此正法得达者，亦被称为见此正法，亦被称为学智具足者，亦被称为学明具足者，亦被称为入法流者，亦被称为圣抉择慧者，亦被称为破不死门而住立。”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比丘经（Bhikkhusuttaṃ）

2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在此，诸比丘，比丘深知老死，深知老死的生起，深知老死的灭尽，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深知生，深知生的生起，深知生的灭尽，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深知存在，深知存在的生起，深知存在的灭尽，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深知取著，深知取著的生起，深知取著的灭尽，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深知渴爱，深知渴爱的生起，深知渴爱的灭尽，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深知感受，深知感受的生起，深知感受的灭尽，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深知接触，深知接触的生起，深知接触的灭尽，

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深知六处，深知六处的生起，深知六处的灭尽，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深知名色，深知名色的生起，深知名色的灭尽，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深知识，深知识的生起，深知识的灭尽，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深知诸行，深知诸行的生起，深知诸行的灭尽，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

“诸比丘，何为老死？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衰老、老化、牙齿脱落、生白发、长皱纹、寿命缩短、诸根毁坏，此被称为老。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死、死去、分解、破灭、死亡、逝去、命终、诸蕴瓦解、身体舍弃、命根断绝，此被称为死。以上所述，此即是老，此即是死。诸比丘，此即被称为老死。因为生生起，所以老死生起，因为生灭尽，所以老死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生？诸比丘，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生、出生、投胎、再生、诸蕴显现、诸处获得。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生。因为存在生起，所以生生起，因为存在灭尽，所以生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生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存在？诸比丘，有三种存在，即欲存在、色存在、无色存在。因为取著生起，所以存在生起，因为取著灭尽，所以存在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取著？诸比丘，有四种取著，即欲取著、见取著、戒禁取著、自语取著。因为渴爱生起，所以取著生起，因为渴爱灭尽，

所以取著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渴爱？诸比丘，有此六渴爱身，即色渴爱、声渴爱、香渴爱、味渴爱、触渴爱、法渴爱。因为感受生起，所以渴爱生起，因为感受灭尽，所以渴爱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感受？诸比丘，有此六感受身，即眼触所生感受、耳触所生感受、鼻触所生感受、舌触所生感受、身触所生感受、意触所生感受。因为接触生起，所以感受生起，因为接触灭尽，所以感受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接触？诸比丘，有此六接触身，即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因为六处生起，所以接触生起，因为六处灭尽，所以接触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六处？诸比丘，有六种处，即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因为名色生起，所以六处生起，因为名色灭尽，所以六处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名色？诸比丘，感受、思维、意愿、知觉、作意，诸比丘，此被称为名。四大要素以及四大要素所造色，诸比丘，此被称为色。以上所述，此即是名，此即是色。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名色。因为识生起，所以名色生起，因为识灭尽，所以名色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

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识？诸比丘，有此六识身，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因为诸行生起，所以识生起，因为诸行灭尽，所以识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识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诸行？诸比丘，有三行，即身行、语行、心行。因为无明生起，所以行生起，因为无明灭尽，所以行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行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当比丘如此深知老死，如此深知老死的生起，如此深知老死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生，如此深知生的生起，如此深知生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存在，如此深知存在的生起，如此深知存在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取著，如此深知取著的生起，如此深知取著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渴爱，如此深知渴爱的生起，如此深知渴爱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感受，如此深知感受的生起，如此深知感受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接触，如此深知接触的生起，如此深知接触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六处，如此深知六处的生起，如此深知六处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名色，如此深知名色的生起，如此深知名色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识，如此深知识的生起，如此深知识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如此深知诸行，如此深知诸行的生起，如此深知诸行的

灭尽，如此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此时，诸比丘，此比丘亦被称为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所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此正法得达者，亦被称为见此正法，亦被称为学智具足者，亦被称为学明具足者，亦被称为入法流者，亦被称为圣抉择慧者，亦被称为破不死门而住立。”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沙门婆罗门经（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2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遍知老死，不遍知老死的生起，不遍知老死的灭尽，不遍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不遍知生，不遍知生的生起，不遍知生的灭尽，不遍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不遍知存在，不遍知存在的生起，不遍知存在的灭尽，不遍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不遍知取著，不遍知取著的生起，不遍知取著的灭尽，不遍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不遍知渴爱，不遍知渴爱的生起，不遍知渴爱的灭尽，不遍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不遍知感受，不遍知感受的生起，不遍知感受的灭尽，不遍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不遍知接触，不遍知接触的生起，不遍知接触的灭尽，不遍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不遍知六处，不遍知六处的生起，不遍知六处的灭尽，不遍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不遍知名色，不遍知名色的生起，不遍知名色的灭尽，不遍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

道；不遍知识，不遍知识的生起，不遍知识的灭尽，不遍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不遍知诸行，不遍知诸行的生起，不遍知诸行的灭尽，不遍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遍知老死，遍知老死的生起，遍知老死的灭尽，遍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遍知生，遍知生的生起，遍知生的灭尽，遍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遍知存在，遍知存在的生起，遍知存在的灭尽，遍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遍知取著，遍知取著的生起，遍知取著的灭尽，遍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遍知渴爱，遍知渴爱的生起，遍知渴爱的灭尽，遍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遍知感受，遍知感受的生起，遍知感受的灭尽，遍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遍知接触，遍知接触的生起，遍知接触的灭尽，遍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遍知六处，遍知六处的生起，遍知六处的灭尽，遍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遍知名色，遍知名色的生起，遍知名色的灭尽，遍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遍知识，遍知识的生起，遍知识的灭尽，遍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遍知诸行，遍知诸行的生起，遍知诸行的灭尽，遍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沙门婆罗门第二经（Dutiya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3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老死，不深知老死的生起，不深知老死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其超越老死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生，不深知生的生起，不深知生的灭尽，不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其超越生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存在，不深知存在的生起，不深知存在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存在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取著，不深知取著的生起，不深知取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取著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渴爱，不深知渴爱的生起，不深知渴爱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其超越渴爱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感受，不深知感受的生起，不深知感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其超越感受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接触，不深知接触的生起，不深知接触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其超越接触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六处，不深知六处的生起，不深知六处的灭尽，不深

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六处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名色，不深知名色的生起，不深知名色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名色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识，不深知识的生起，不深知识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其超越识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不深知诸行，不深知诸行的生起，不深知诸行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其超越诸行而住立，这样的道理不存在。

“然而，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深知老死，深知老死的生起，深知老死的灭尽，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其超越老死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生，深知生的生起，深知生的灭尽，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其超越生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存在，深知存在的生起，深知存在的灭尽，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存在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取著，深知取著的生起，深知取著的灭尽，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取著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渴爱，深知渴爱的生起，深知渴爱的灭尽，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其超越渴爱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感受，深知感受的生起，深知感受的灭尽，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其超越感受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接触，深知接触的生起，深知接触的灭尽，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其超越接触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六处，深知六处的生起，深知六处的灭尽，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六处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名色，深知名色的生起，深知名色的灭尽，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其超越名色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识，深知识的生起，深知识的灭尽，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其超越识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深知诸行，深知诸行的生起，深知诸行的灭尽，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其超越诸行而住立，这样的道理存在。”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十力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二十力和缘由经，外道和浮弥迦经；
优婆跋纳缘比丘，二沙门婆罗门经。

（四）卡洛罗品（Kaḷārakhattiyavaggo）

1. 有生经（Bhūtasuttaṃ）

3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尊者舍利弗说道："舍利弗，在至彼岸之无能胜问中有此言说：

> 此有法悟者，及众多有学，
> 我问慧者您，请说彼威仪。

舍利弗，能否详细阐述此简略阐述的含义？"

听闻此言，尊者舍利弗沉默不语。

第二次，佛陀对尊者舍利弗说道："舍利弗，在至彼岸之无能胜问中有此言说：

> 此有法悟者，及众多有学，
> 我问慧者您，请说彼威仪。

舍利弗，能否详细阐述此简略阐述的含义？"

听闻此言，尊者舍利弗第二次也沉默不语。

第三次，佛陀对尊者舍利弗说道："舍利弗，在至彼岸之无能胜问中有此言说：

此有法悟者，及众多有学，
我问慧者您，请说彼威仪。

舍利弗，能否详细阐述此简略阐述的含义？”

听闻此言，尊者舍利弗第三次还是沉默不语。

“舍利弗，你是否看到‘此是有生’？”

“尊师，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以后，为了有生的厌离、离贪、灭尽，彼成为行道者。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以后，为了食生起的厌离、离贪、灭尽，彼成为行道者。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以后，为了灭尽法的厌离、离贪、灭尽，彼成为行道者。像这样，尊师，彼成为有学。

“尊师，如何成为法悟者？尊师，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以后，为了有生的厌离、离贪、灭尽、无取著，彼成为解脱者。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以后，为了食生起的厌离、离贪、灭尽、无取著，彼成为解脱者。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以后，为了灭尽法的厌离、离贪、灭尽、无取著，彼成为解脱者。像这样，尊师，彼成为法悟者。

“尊师，以上就是针对彼至彼岸之无能胜问，即

此有法悟者，及众多有学，
慧者我问您，请说彼威仪。

尊师，对于此简略阐述的含义，我是如此详细了知含义。”

“很好，很好，舍利弗。舍利弗，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以后，为了有生的厌离、离贪、灭尽，彼成为行道者。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以后，为了食生起的厌离、离贪、灭尽，彼成为行道者。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以后，为了灭尽法的厌离、离贪、灭尽，彼成为行道者。像这样，舍利弗，彼成为有学。

“舍利弗，如何成为法悟者？舍利弗，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如实以正慧观‘此是有生’以后，为了有生的厌离、离贪、灭尽、无取著，彼成为解脱者。彼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如实以正慧观‘此是食生起’以后，为了食生起的厌离、离贪、灭尽、无取著，彼成为解脱者。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由于此食灭尽，彼如实以正慧观‘有有生，其是灭尽法’以后，为了灭尽法的厌离、离贪、灭尽、无取著，彼成为解脱者。像这样，舍利弗，成为法悟者。

“舍利弗，以上就是针对彼至彼岸之无能胜问，即

此有法悟者，及众多有学，
我问慧者您，请说彼威仪。

舍利弗，对于此简略阐述的含义，应该如此详细了知含义。”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舍利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卡洛罗经（Kaḷārasuttaṃ）

3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刹帝利出身的比丘卡洛罗接近尊者舍利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尊者舍利弗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在一旁的比丘卡洛罗对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舍利弗尊者，莫里亚布古纳比丘弃学还俗。或许是因为该尊者没有于此法和律获得依处。那么，舍利弗尊者是否于此法和律已经获得依处？"

"朋友，我不怀疑。"

"尊者，对于未来如何？"

"朋友，我不疑惑。"

于是，比丘卡洛罗从座位起身，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比丘卡洛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完全智已为舍利弗尊者所解答，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于是，佛陀对另一位比丘说道："比丘，你以我之言去对舍利弗说：'舍利弗尊者，导师找你。'"

"遵命，尊师。"该比丘应诺佛陀以后接近尊者舍利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舍利弗尊者，导师找你。"

"好，朋友。"尊者舍利弗应答该比丘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

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舍利弗，这是真的

吗？完全智已为你所解答，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尊师，我没有以那样的语句、那样的文句表达含义。”

“舍利弗，善家子以任何方式解答完全智，所作解答都会被视为解答。”

“尊师，即便如此，我也这样说：‘尊师，我没有以那样的语句、那样的文句表达含义。’”

“舍利弗，如果这样问你：‘舍利弗尊者，你是如何知者、如何见者，则完全智为你所解答，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对于这样的提问，舍利弗，你如何回答？”

“尊师，如果如此向我提问：‘舍利弗尊者，你是如何知者、如何见者，则完全智为你所解答，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对于这样的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生有因缘，因此因缘的灭尽而于所灭尽了知是灭尽。了知是灭尽，从而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师，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这样解答。”

“舍利弗，如果这样问你：‘舍利弗尊者，生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舍利弗，你如何回答？”

“尊师，如果如此向我提问：‘舍利弗尊者，生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生以存在为因缘、以存在为生起、以存在为起因、以存在为根源。’尊师，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这样解答。”

“舍利弗，如果这样问你：‘舍利弗尊者，存在以何为因缘、

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舍利弗，你如何回答？”

“尊师，如果如此向我提问：‘舍利弗尊者，存在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存在以取著为因缘、以取著为生起、以取著为起因、以取著为根源。’尊师，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这样解答。”

“舍利弗，如果这样问你：‘舍利弗尊者，取著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舍利弗，你如何回答？”

“尊师，如果如此向我提问：‘舍利弗尊者，取著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取著以渴爱为因缘、以渴爱为生起、以渴爱为起因、以渴爱为根源。’尊师，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这样解答。”

“舍利弗，如果这样问你：‘舍利弗尊者，渴爱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舍利弗，你如何回答？”

“尊师，如果如此向我提问：‘舍利弗尊者，渴爱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对于这样的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渴爱以感受为因缘、以感受为生起、以感受为起因、以感受为根源。’尊师，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这样解答。”

“舍利弗，如果这样问你：‘舍利弗尊者，你是如何知者、如何见者，于诸感受有喜，其不生起’？对于这样的提问，舍利弗，你如何回答？”

“尊师，如果如此向我提问：‘你是如何知者、如何见者，于

诸感受有喜，其不生起’？对于这样的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有此三种感受，哪三种？乐受、苦受、非苦非乐受。朋友，此三种感受乃无常。了知无常，其是苦，于诸感受有喜，其不生起。’尊师，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这样解答。”

“很好，很好，舍利弗。舍利弗，此方法亦是对此含义的简略解答，即‘任何感受，其均于苦上’。舍利弗，如果这样问你：‘舍利弗尊者，基于怎样的解脱，你解答完全智，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对于这样的提问，舍利弗，你如何回答？”

“尊师，如果如此向我提问：‘舍利弗尊者，基于怎样的解脱，你解答完全智，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对于这样的提问，尊师，我如下解答：‘朋友，我是内解脱，一切取著灭尽，如具念而住者，诸漏不随流，我是具念而住，我也不否定自己。’尊师，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这样解答。”

“很好，很好，舍利弗。舍利弗，此方法亦是对此含义的简略解答，即‘沙门所说诸漏，对于他们，我不怀疑。我不疑惑我已将其舍断’。”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从座位起身，进入精舍。

佛陀离开后不久，尊者舍利弗对比丘众说道：“诸朋友，以前，对于尚未知的我，世尊提出第一个问题，对于该问题，彼我愚钝。当世尊随喜我的第一问题，诸朋友，彼我如下思考：‘如果世尊白天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白天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夜晚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夜晚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

含义；如果世尊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二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二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三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三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四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四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五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五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六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六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七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七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

于是，比丘卡洛罗从座位起身，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比丘卡洛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舍利弗尊者做狮子吼，称‘诸朋友，以前，对于尚未知的我，世尊提出第一个问题，对于该问题，彼我愚钝。当世尊随喜我的第一问题，诸朋友，彼我如下思考：“如果世尊白天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白天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夜晚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夜晚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二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二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

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三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三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四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四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五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五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六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六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如果世尊七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我其含义，我则七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世尊解答其含义。”’”

“比丘，因为舍利弗已经善贯通该法界。因为善贯通该法界，所以，如果我白天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白天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如果我夜晚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夜晚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如果我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如果我二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二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如果我三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三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如果我四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四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如果我五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五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如果我六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六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

解答其含义；如果我七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询问舍利弗其含义，舍利弗则七昼夜采用递进语句、递进方式向我解答其含义。”

此为佛陀所说。比丘卡洛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智所依经（Ñāṇavatthusuttaṃ）

3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四十四智所依。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哪四十四智所依？老死智、老死生起智、老死灭尽智、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智；生智、生生起智、生灭尽智、通向生灭尽的行道智；存在智、存在生起智、存在灭尽智、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智；取著智、取著生起智、取著灭尽智、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智；渴爱智、渴爱生起智、渴爱灭尽智、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智；感受智、感受生起智、感受灭尽智、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智；接触智、接触生起智、接触灭尽智、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智；六处智、六处生起智、六处灭尽智、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智；名色智、名色生起智、名色灭尽智、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智；识智、识生起智、识灭尽智、通向识灭尽的行道智；诸行智、行生起智、行灭尽智、通向行灭尽的行道智；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四十四智所依。

“诸比丘，何为老死？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衰老、老化、牙齿脱落、生白发、长皱纹、寿命缩短、诸根毁坏，此被称为老。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死、死去、分解、破灭、死亡、逝去、命终、诸蕴瓦解、身体舍弃、命根断绝，此被称为死。以上所述，此即是老，此即是死。诸比丘，此即被称为老死。因为生生起，所以老死生起，因为生灭尽，所以老死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当圣弟子如此深知老死，如此深知老死的生起，如此深知老死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时，此是其法智。其以此所见、所知、随时、得达、深入、过去未来之法加以引导。

“过去的任何沙门、婆罗门证知老死，证知老死的生起，证知老死的灭尽，证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彼等皆已如此证知，如我现在；未来的任何沙门、婆罗门证知老死，证知老死的生起，证知老死的灭尽，证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彼等皆将如此证知，如我现在。此是其类比智。

“诸比丘，对于圣弟子，当此二智即法智和类比智遍净、净化时，诸比丘，此圣弟子被称为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所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此正法得达者，亦被称为见此正法，亦被称为学智具足者，亦被称为学明具足者，亦被称为入法流者，亦被称为圣抉择慧者，亦被称为破不死门而住立。

“诸比丘，何为生？诸比丘，诸有情于各自有情群类中的生、出生、投胎、再生、诸蕴显现、诸处获得。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生。因为存在生起，所以生生起，因为存在灭尽，所以生灭尽，此八正

道就是通向生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存在？诸比丘，有三种存在，即欲存在、色存在、无色存在。因为取著生起，所以存在生起，因为取著灭尽，所以存在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取著？诸比丘，有四种取著，即欲取著、见取著、戒禁取著、自语取著。因为渴爱生起，所以取著生起，因为渴爱灭尽，所以取著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渴爱？诸比丘，有此六渴爱身，即色渴爱、声渴爱、香渴爱、味渴爱、触渴爱、法渴爱。因为感受生起，所以渴爱生起，因为感受灭尽，所以渴爱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感受？诸比丘，有此六感受身，即眼触所生感受、耳触所生感受、鼻触所生感受、舌触所生感受、身触所生感受、意触所生感受。因为接触生起，所以感受生起，因为接触灭尽，所以感受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接触？诸比丘，有此六接触身，即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因为六处生起，所以接触生起，因为六处灭尽，所以接触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六处？诸比丘，有六种处，即眼处、耳处、鼻处、

舌处、身处、意处。因为名色生起，所以六处生起，因为名色灭尽，所以六处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名色？诸比丘，感受、思维、意愿、知觉、作意，诸朋友，此被称为名。四大要素以及四大要素所造色，诸比丘，此被称为色。以上所述，此即是名，此即是色。诸比丘，此即被称为名色。因为识生起，所以名色生起，因为识灭尽，所以名色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识？诸比丘，有此六识身，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因为诸行生起，所以识生起，因为诸行灭尽，所以识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识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何为诸行？诸比丘，有三行，即身行、语行、心行。因为无明生起，所以行生起，因为无明灭尽，所以行灭尽，此八正道就是通向行灭尽的行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当圣弟子如此深知诸行，如此深知诸行的生起，如此深知诸行的灭尽，如此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时，此是其法智。其以此所见、所知、随时、得达、深入、过去未来之法加以引导。

“过去的任何沙门、婆罗门证知诸行，证知诸行的生起，证知诸行的灭尽，证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彼等皆已如此证知，如我现在；未来的任何沙门、婆罗门证知诸行，证知诸行的生起，证知诸行的灭尽，证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彼等皆将如此证知，如我

现在。此是其类比智。

“诸比丘，对于圣弟子，当此二智即法智和类比智遍净、净化时，诸比丘，此圣弟子被称为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所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此正法得达者，亦被称为见此正法，亦被称为学智具足者，亦被称为学明具足者，亦被称为入法流者，亦被称为圣抉择慧者，亦被称为破不死门而住立。”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智所依第二经（Dutiyañāṇavatthusuttaṃ）

3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七十七智所依。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哪七十七智所依？诸比丘，缘生则有老死智，无有生则无有老死智；过去亦缘生则有老死智，无有生则无有老死智；未来亦缘生则有老死智，无有生则无有老死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存在则有生智，无有存在则无有生智；过去亦缘存在则有生智，无有存在则无有生智；未来亦缘存在则有生智，无有存在则无有生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

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取著则有存在智，无有取著则无有存在智；过去亦缘取著则有存在智，无有取著则无有存在智；未来亦缘取著则有存在智，无有取著则无有存在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渴爱则有取著智，无有渴爱则无有取著智；过去亦缘渴爱则有取著智，无有渴爱则无有取著智；未来亦缘渴爱则有取著智，无有渴爱则无有取著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感受则有渴爱智，无有感受则无有渴爱智；过去亦缘感受则有渴爱智，无有感受则无有渴爱智；未来亦缘感受则有渴爱智，无有感受则无有渴爱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接触则有感受智，无有接触则无有感受智；过去亦缘接触则有感受智，无有接触则无有感受智；未来亦缘接触则有感受智，无有接触则无有感受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六处则有接触智，无有六处则无有接触智；过去亦缘六处则有接触智，无有六处则无有接触智；未来亦缘六处则有接触智，无有六处则无有接触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名色则有六处智，无有名色则无有六处智；过去亦缘名色则有六处智，无有名色则无有六处智；未来亦缘名色则有六处智，无有名色则无有六处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

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识则有名色智，无有识则无有名色智；过去亦缘识则有名色智，无有识则无有名色智；未来亦缘识则有名色智，无有识则无有名色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诸行则有识智，无有诸行则无有识智；过去亦缘诸行则有识智，无有诸行则无有识智；未来亦缘诸行则有识智，无有诸行则无有识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

“诸比丘，缘无明则有诸行智，无有无明则无有诸行智；过去亦缘无明则有诸行智，无有无明则无有诸行智；未来亦缘无明则有诸行智，无有无明则无有诸行智，此为彼法住智，其就是灭尽法、衰灭法、离贪法、尽灭法之智。诸比丘，此即被称为七十七智所依。”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无明缘经（Avijjāpaccayasuttaṃ）

3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听闻此言，有位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老死？此是谁的老死？”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老死？此是谁的老死？’比丘，或称‘其是老死，此是其老死’，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生而老死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生？此是谁的生？”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生？此是谁的生？’比丘，或称‘其是生，此是其生’，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存在而生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存在？此是谁的存在？”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存在？此是谁的存在？’比丘，或称‘其是存在，此是其存在’，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取著而存在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取著？此是谁的取著？”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取著？此是谁的取著？’比丘，或称‘其是取著，此是其取著’，此二者意思相同、

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渴爱而取著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渴爱？此是谁的渴爱？”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渴爱？此是谁的渴爱？’比丘，或称‘其是渴爱，此是其渴爱’，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感受而渴爱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感受？此是谁的感受？”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感受？此是谁的感受？’比丘，或称‘其是感受，此是其感受’，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接触而感受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接触？此是谁的接触？”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接触？此是谁的接触？’比丘，或称‘其是接触，此是其接触’，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六处而接触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六处？此是谁的六处？"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六处？此是谁的六处？'比丘，或称'其是六处，此是其六处'，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名色而六处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名色？此是谁的名色？"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名色？此是谁的名色？'比丘，或称'其是名色，此是其名色'，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识而名色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识？此是谁的识？"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识？此是谁的识？'比丘，或称'其是识，此是其识'，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诸行而识生起。'"

于是，彼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诸行？此是谁的诸行？"

"提问不恰当。"佛陀说道。"比丘，或称'何为诸行？此是谁的诸行？'比丘，或称'其是诸行，此是其诸行'，此二者意思相同、

表述不同。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无明而诸行生起。’

“然而，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老死？此是谁的老死？’或称‘其是老死，此是其老死’，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生？此是谁的生？’或称‘其是生，此是其生’，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存在？此是谁的存在？’或称‘其是存在，此是其存在’，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取著？此是谁的取著？’或称‘其是取著，此是其取著’，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渴爱？此是谁的渴爱？’或称‘其是渴爱，此是其渴爱’，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

或称‘何为感受？此是谁的感受？’或称‘其是感受，此是其感受’，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接触？此是谁的接触？’或称‘其是接触，此是其接触’，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六处？此是谁的六处？’或称‘其是六处，此是其六处’，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名色？此是谁的名色？’或称‘其是名色，此是其名色’，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识？此是谁的识？’或称‘其是识，此是其识’，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诸行？此是谁的诸行？’或称‘其是诸行，此是其诸行’，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无明缘第二经
（Dutiyaavijjāpaccayasuttaṃ）

3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老死？此是谁的老死？'，或称'其是老死，此是其老死'，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生而老死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生？此是谁的生？'，或称'其是生，此是其生'，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存在而生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存在？此是谁的存在？'，或称'其是存在，此是其存在'，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

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取著而存在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取著？此是谁的取著？’，或称‘其是取著，此是其取著’，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渴爱而取著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渴爱？此是谁的渴爱？’，或称‘其是渴爱，此是其渴爱’，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感受而渴爱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感受？此是谁的感受？’，或称‘其是感受，此是其感受’，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接触而感受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接触？此是谁的接触？’，或称‘其是接触，此是其接触’，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六处而接触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六处？此是谁的六处？’，或称‘其是六处，此是其六处’，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

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名色而六处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名色？此是谁的名色？’丘，或称‘其是名色，此是其名色’，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识而名色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识？此是谁的识？’，或称‘其是识，此是其识’，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诸行而识生起。’

“诸比丘，或称‘何为诸行？此是谁的诸行？’，或称‘其是诸行，此是其诸行’，此二者意思相同、表述不同。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此见存在时，则无梵行住。诸比丘，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无明而诸行生起。’

“然而，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老死？此是谁的老死？’或称‘其是老死，此是其老死’，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生？此是谁的生？’或称‘其是生，此是其生’，或称‘灵

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存在？此是谁的存在？’或称‘其是存在，此是其存在’，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取著？此是谁的取著？’或称‘其是取著，此是其取著’，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渴爱？此是谁的渴爱？’或称‘其是渴爱，此是其渴爱’，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感受？此是谁的感受？’或称‘其是感受，此是其感受’，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接触？此是谁的接触？’或称‘其是接触，此是其接触’，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六处？此是谁的六处？’或称‘其是六处，此是其六处’，

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名色？此是谁的名色？’或称‘其是名色，此是其名色’，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识？此是谁的识？’或称‘其是识，此是其识’，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诸比丘，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各种曲说、相违、论争，或称‘何为诸行？此是谁的诸行？’或称‘其是诸行，此是其诸行’，或称‘灵魂与身体为一’，或称‘灵魂与身体为异’，所有这一切被舍弃，如被连根斩断的多罗树，无存、将来不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非属你经（Natumhasuttaṃ）

3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此身非属你，也非属他。诸比丘，此业是过去所造作、所思维、可经验、可看到。

“因此，诸比丘，博闻圣弟子如理善作意缘起：‘像这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缘无明而诸

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思考经（Cetanāsuttaṃ）

3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思考、分别、随眠，其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有所缘则有识的依处。识的此依处增长则将来有再有和再生。将来有再有和再生，则将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如果不思考、不分别而随眠时，其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有所缘则有识的依处。识的此依处增长则将来有再有和再生。将来有再有和再生，则将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当不思考、不分别、不随眠时，其不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无所缘则无识的依处。识的此非依处不增长则将来无再有和再生。将来无再有和再生，则将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思考第二经（Dutiyacetanāsuttaṃ）

3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思考、分别、随眠，其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有所缘则有识的依处。识的此依处增长则名色显现。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如果不思考、不分别而随眠，其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有所缘则有识的依处。识的此依处增长则名色显现。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当不思考、不分别、不随眠时，其不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无所缘则无识的依处。识的此非依处不增长则无名色的显现。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

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思考第三经（Tatiyacetanāsuttaṃ）

4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思考、分别、随眠，其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有所缘则有识的依处。识的此依处增长则有倾向。有倾向则有来去。有来去则有死生。有死生，则将来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如果不思考、不分别而随眠，其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有所缘则有识的依处。识的此依处增长则有倾向。有倾向则有来去。有来去则有死生。有死生，则将来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当不思考、不分别、不随眠时，其不成为识住立的所缘。无所缘则无识的依处。识的此非依处不增长则无倾向。无倾向则无来去。无来去则无死生。无死生，则老死、愁悲苦忧恼将来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卡洛罗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有生经卡洛罗经，和二部智所依经；

及二部无明缘经，非属你三思考经。

（五）居家者品（Gahapativaggo）

1. 五怖怨经（Pañcaverabhayasuttaṃ）

4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给孤独长者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给孤独长者如下说道："居家者，当圣弟子五怖怨寂静，四预流支则具足。其圣理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彼若希望，则自己预言自己：'我已尽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处恶趣堕落，我是预流者、不堕恶趣者、决定者、通向三菩提者。'

"是哪五怖怨寂静？居家者，杀生者因为杀生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杀生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居家者，不与取者因为不与取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不与取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居家者，邪淫者因为邪淫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邪淫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居家者，妄语者因为妄语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妄语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居家者，沉溺于米酒、果酒等放逸因酒类者因为沉溺于米酒、

果酒等放逸因酒类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沉溺于米酒、果酒等放逸因酒类者，这样的怖怨寂静。是此五怖怨寂静。

“是哪四预流支具足？在此，居家者，圣弟子于佛具足绝对净信：‘据闻，彼大德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

“于法具足绝对净信：‘法为佛陀所善说，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

“于僧具足绝对净信：‘佛陀的弟子僧众是善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正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正理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和敬行者，佛陀的此四双八辈弟子僧众是应被供食者，是应被供献者，是应被供养者，是应被合掌者，是世间的无上福田。’

“具足无缺、无暇、无斑点、无混杂、自由、为识者所称赞、无取著、令至三摩地的诸圣戒。是此四预流支具足者。

“什么是其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的圣理？在此，居家者，圣弟子如理善作意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

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此是其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的圣理。

“居家者，当圣弟子五怖怨寂静，四预流支则具足。其圣理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彼若希望，则自己预言自己：‘我已尽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处恶趣堕落，我是预流者、不堕恶趣者、决定者、通向三菩提者。’”

此为佛陀所说。彼给孤独长者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五怖怨第二经
（Dutiyapañcaverabhayasuttaṃ）

4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当圣弟子五怖怨寂静，四预流支则具足。其圣理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彼若希望，则自己预言自己：‘我已尽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处恶趣堕落，我是预流者、不堕恶趣者、决定者、通向三菩提者。’

“是哪五怖怨寂静？诸比丘，杀生者因为杀生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杀生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诸比丘，不与取者因为不与取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不与取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诸比丘，邪淫者因为邪淫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

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邪淫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诸比丘，妄语者因为妄语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妄语者，这样的怖怨寂静。

“诸比丘，沉溺于米酒、果酒等放逸因酒类者因为沉溺于米酒、果酒等放逸因酒类现世也生出怖怨，来世也生出怖怨，内心感受苦和忧。对于远离沉溺于米酒、果酒等放逸因酒类者，这样的怖怨寂静。是此五怖怨寂静。

“是哪四预流支具足？在此，诸比丘，圣弟子于佛具足绝对净信：‘据闻，彼大德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

“于法具足绝对净信：‘法为佛陀所善说，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

“于僧具足绝对净信：‘佛陀的弟子僧众是善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正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正理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和敬行者，佛陀的此四双八辈弟子僧众是应被供食者，是应被供献者，是应被供养者，是应被合掌者，是世间的无上福田。’

“具足无缺、无暇、无斑点、无混杂、自由、为识者所称赞、无取著、令至三摩地的诸圣戒。是此四预流支具足者。

“什么是其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的圣理？在此，诸比丘，圣弟子如理善作意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

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此是其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的圣理。

“诸比丘，当圣弟子五怖怨寂静，四预流支则具足。其圣理为慧所善见、所善贯通，彼若希望，则自己预言自己：‘我已尽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处恶趣堕落，我是预流者、不堕恶趣者、决定者、通向三菩提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苦经（Dukkhasuttaṃ）

4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苦的生起和终结。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何为苦的生起？缘于眼和色，眼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

诸比丘，此即苦的生起。

“缘于耳和声，耳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诸比丘，此即苦的生起。

“缘于鼻和香，鼻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诸比丘，此即苦的生起。

“缘于舌和味，舌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诸比丘，此即苦的生起。

“缘于身和触，身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诸比丘，此即苦的生起。

“缘于意和法，意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诸比丘，此即苦的生起。

“那么，诸比丘，何为苦的终结？缘于眼和色，眼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苦的终结。

“缘于耳和声，耳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苦的终结。

“缘于鼻和香，鼻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

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苦的终结。

“缘于舌和味，舌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苦的终结。

“缘于身和触，身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苦的终结。

“缘于意和法，意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苦的终结。”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世界经（Lokasuttaṃ）

4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世界的生起和终结。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何为世界的生起？缘于眼和色，眼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生起。

“缘于耳和声，耳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生起。

“缘于鼻和香，鼻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生起。

“缘于舌和味，舌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生起。

“缘于身和触，身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生起。

“缘于意和法，意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生起。

“那么，诸比丘，何为世界的终结？缘于眼和色，眼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终结。

“缘于耳和声，耳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终结。

“缘于鼻和香，鼻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终结。

“缘于舌和味，舌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终结。

“缘于身和触，身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终结。

“缘于意和法，意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诸比丘，此即世界的终结。”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那提迦经（Ñātikasuttaṃ）

4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那提迦城外的繁耆迦精舍。在此，佛陀在独坐禅思时讲述此法门：“缘于眼和色，眼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缘于耳和声，耳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缘于鼻和香，鼻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缘于舌和味，舌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缘于身和触，身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缘于意和法，意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缘于眼和色，眼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缘于耳和声，耳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缘于鼻和香，鼻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缘于舌和味，舌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缘于身和触，身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缘于意和法，意识生起，三者交集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由于对此渴爱的无余离贪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当时，有位比丘立于佛陀身侧聆听。佛陀看到该比丘立于身侧聆听。看到以后对该比丘如下说道：“比丘，你是否听到此法门？”

“听到，尊师。”

“比丘，你要掌握此法门。比丘，你要牢记此法门。比丘，你要受持此法门。比丘，此法门具有意义，是初梵行。”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某婆罗门经（Aññatarabrāhmaṇasuttaṃ）

4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在一旁的该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究竟是什么，彼造作，彼感受？"

"婆罗门，所谓'彼造作，彼感受'，此为一边。"

"那么，乔达摩尊者，究竟是什么，别造作，别感受？"

"婆罗门，所谓'别造作，别感受'，此为第二边。婆罗门，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听闻此言，该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

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7. 加努索尼经（Jāṇussoṇisuttaṃ）

4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加努索尼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在一旁的加努索尼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一切有，究竟是什么？”

“婆罗门，所谓‘一切有’，此为一边。”

“那么，乔达摩尊者，一切无，究竟是什么？”

“婆罗门，所谓‘一切无’，此为第二边。婆罗门，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听闻此言，加努索尼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8. 顺世论经（Lokāyatikasuttaṃ）

4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顺世论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在一旁的顺世论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一切有，究竟是什么？”

“婆罗门，所谓‘一切有’，此是第一顺世论。”

“那么，乔达摩尊者，一切无，究竟是什么？”

“婆罗门，所谓‘一切无’，此是第二顺世论。”

“那么，乔达摩尊者，一切一性，究竟是什么？”

“婆罗门，所谓‘一切一性’，此是第三顺世论。”

“那么，乔达摩尊者，一切别异，究竟是什么？”

“婆罗门，所谓‘一切别异’，此是第四顺世论。婆罗门，如来不接近此两边，以中道教示法：‘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

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听闻此言，顺世论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9. 圣弟子经（Ariyasāvakasuttaṃ）

4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这样思考：‘什么是什么存在而什么存在？什么生起故什么生起？什么存在故名色存在？什么存在故六处存在？什么存在故接触存在？什么存在故感受存在？什么存在故渴爱存在？什么存在故取著存在？什么存在故存在存在？什么存在故生存在？什么存在故老死存在？’

“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依其他，唯智于此生起：‘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识存在故名色存在；名色存在故六处存在；六处存在故接触存在；接触存在故感受存在；感受存在故渴爱存在；渴爱存在故取著存在；取著存在故存在存在；存在存在故生存在；生存在故老死存在。’其如此深知：‘像这样，此世界生起。’

“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这样思考：‘什么是什么不存在而什么不存在？什么灭尽故什么灭尽？什么不存在故名色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六处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接触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感受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渴爱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取著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存在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生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老死不存在？’

“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依其他，唯智于此生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识不存在故名色不存在；名色不存在故六处不存在；六处不存在故接触不存在；接触不存在故感受不存在；感受不存在故渴爱不存在；渴爱不存在故取著不存在；取著不存在故存在不存在；存在不存在故生不存在；生不存在故老死不存在。’其如此深知：‘像这样，此世界灭尽。’

“诸比丘，当圣弟子如此如实了知世界的生起和灭尽，诸比丘，此圣弟子亦被称为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所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此正法得达者，亦被称为见此正法，亦被称为学智具足者，亦被称为学明具足者，亦被称为入法流者，亦被称为圣抉择慧者，亦被称为破不死门而住立。”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圣弟子第二经
（Dutiyaariyasāvakasuttaṃ）

5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这样思考：'什么是什么存在而什么存在？什么生起故什么生起？什么存在故诸行存在？什么存在故识存在？什么存在故名色存在？什么存在故六处存在？什么存在故接触存在？什么存在故感受存在？什么存在故渴爱存在？什么存在故取著存在？什么存在故存在存在？什么存在故生存在？什么存在故老死存在？'

"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依其他，唯智于此生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存在故诸行存在；诸行存在故识存在；识存在故名色存在；名色存在故六处存在；六处存在故接触存在；接触存在故感受存在；感受存在故渴爱存在；渴爱存在故取著存在；取著存在故存在存在；存在存在故生存在；生存在故老死存在。'其如此深知：'像这样，此世界生起。'

"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这样思考：'什么是什么不存在而什么不存在？什么灭尽故什么灭尽？什么不存在而诸行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识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名色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六处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接触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感受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渴爱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取著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存在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生不存在？什么不存在故老死不存

在？’

“诸比丘，博闻圣弟子不依其他，唯智于此生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无明不存在故诸行不存在；诸行不存在故识不存在；识不存在故名色不存在；名色不存在故六处不存在；六处不存在故接触不存在；接触不存在故感受不存在；感受不存在故渴爱不存在；渴爱不存在故取著不存在；取著不存在故存在不存在；存在不存在故生不存在；生不存在故老死不存在。’其如此深知：‘像这样，此世界灭尽。’

“诸比丘，当圣弟子如此如实了知世界的生起和灭尽，诸比丘，此圣弟子亦被称为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所见成就者，亦被称为此正法得达者，亦被称为见此正法，亦被称为学智具足者，亦被称为学明具足者，亦被称为入法流者，亦被称为圣抉择慧者，亦被称为破不死门而住立。”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居家者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讲说二五怖怨经，苦经以及世界经；
那提迦某婆罗门，以及加努索尼经；
第八为顺世论经，亦有二圣弟子经。

（六）苦品（Dukkhavaggo）

1. 思量经（Parivīmaṃsanasuttaṃ）

5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比丘如何思量，是为了全部彻底灭尽苦而思量？"

"尊师，我们的法就是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指导者，以世尊为皈依处。尊师，请世尊为我们明示该所说之含义。听闻世尊的解说，比丘众将受持。"

"那么，诸比丘，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佛陀如下说道：

"在此，诸比丘，比丘思量时思量：'有各种各样的老死之苦于世间生起。此苦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老死存在？什么不存在故老死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有各种各样的老死之苦于世间生起。此苦以生为因缘、以生为生起、以生为起因、以生为根源。生存在故老死存在，生不存在故老死不存在。'

“其亦深知老死，亦深知老死的生起，亦深知老死的灭尽，亦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老死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生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生存在？什么不存在故生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生以存在为因缘、以存在为生起、以存在为起因、以存在为根源。存在存在故生存在，存在不存在故生不存在。’

“其亦深知生，亦深知生的生起，亦深知生的灭尽，亦深知通向生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生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存在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存在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存在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存在以取著为因缘、以取著为生起、以取著为起因、以取著为根源。取著存在故存在存在，取著不存在故存在不存在。’

“其亦深知存在，亦深知存在的生起，亦深知存在的灭尽，亦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存在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取著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取著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取著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取著以渴爱为因缘、以渴爱为生起、

以渴爱为起因、以渴爱为根源。渴爱存在故取著存在，渴爱不存在故取著不存在。’

“其亦深知取著，亦深知取著的生起，亦深知取著的灭尽，亦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取著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渴爱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渴爱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渴爱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渴爱以感受为因缘、以感受为生起、以感受为起因、以感受为根源。感受存在故渴爱存在，感受不存在故渴爱不存在。’

“其亦深知渴爱，亦深知渴爱的生起，亦深知渴爱的灭尽，亦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渴爱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感受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感受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感受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感受以接触为因缘、以接触为生起、以接触为起因、以接触为根源。接触存在故感受存在，接触不存在故感受不存在。’

“其亦深知感受，亦深知感受的生起，亦深知感受的灭尽，亦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感受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接触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接触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接触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接触以六处为因缘、以六处为生起、以六处为起因、以六处为根源。六处存在故接触存在，六处不存在故接触不存在。’

“其亦深知接触，亦深知接触的生起，亦深知接触的灭尽，亦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接触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六处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六处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六处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六处以名色为因缘、以名色为生起、以名色为起因、以名色为根源。名色存在故六处存在，名色不存在故六处不存在。’

“其亦深知六处，亦深知六处的生起，亦深知六处的灭尽，亦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六处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名色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名色存在？什么不存在故名色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名色以识为因缘、以识为生起、以识为起因、以识为根源，识存在故名色存在，识不存在故名色不存在。’

“其亦深知名色，亦深知名色的生起，亦深知名色的灭尽，亦

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名色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识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识存在？什么不存在故识不存在？’其思量，如下深知：‘识以诸行为因缘、以诸行为生起、以诸行为起因、以诸行为根源。诸行存在故识存在，诸行不存在故识不存在。’

“其亦深知识，亦深知识的生起，亦深知识的灭尽，亦深知通向识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识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量时进一步思量：‘此诸行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有诸行？什么不存在故无诸行？’其思量，如下深知：‘诸行以无明为因缘、以无明为生起、以无明为起因、以无明为根源。无明存在故诸行存在，无明不存在故诸行不存在。’

“其亦深知诸行，亦深知诸行的生起，亦深知诸行的灭尽，亦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诸行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诸比丘，无明之人若行利益行，识感受利益。若行非利益行，识感受非利益。若行不动行，识感受不动。诸比丘，当比丘的无明被舍弃，明生起时，因为远离无明，明生起，其既不行利益行，也不行非利益行，也不行不动行。不行、不思考者于世间不执取任何，

不执取则不烦恼，不烦恼则各自般涅槃。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其若感受乐受，深知其乃无常，深知其乃不坚固，深知其乃非欢喜；若感受苦受，深知其乃无常，深知其乃不坚固，深知其乃非欢喜；若感受非苦非乐受，深知其乃无常，深知其乃不坚固，深知其乃非欢喜。其若感受乐受，离缚感受之；其若感受苦受，离缚感受之；其若感受非苦非乐受，离缚感受之。

“其感受整个身体的感受时，深知‘我感受整个身体的感受’；其感受整个生命的感受时，深知‘我感受整个生命的感受’。深知‘当身体破灭以后，由于生命的灭尽，此时，不欢喜的感受均将冷静下来，骸骨将留下’。

“诸比丘，例如，有人从烧制瓶罐的窑中拿出热罐，均匀地放在地上。于是，其所具有的热就会变冷，只有罐留下来。正像这样，诸比丘，比丘感受整个身体的感受时，深知‘我感受整个身体的感受’；其感受整个生命的感受时，深知‘我感受整个生命的感受’。深知‘当身体破灭以后，由于生命的灭尽，此时，不欢喜的感受均将冷静下来，骸骨将留下’。

“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烦恼灭尽的比丘是否会行利益行，或行非利益行，或行不动行？”

“不会，尊师。”

“当一切诸行不存在，由于行的灭尽，是否还会有识？”

“不会，尊师。”

“当一切识不存在，由于识的灭尽，是否还会有名色？”

“不会，尊师。”

“当一切名色不存在，由于名色的灭尽，是否还会有六处？”

“不会，尊师。”

“当一切六处不存在，由于六处的灭尽，是否还会有接触？”

“不会，尊师。”

“当一切接触不存在，由于接触的灭尽，是否还会有感受？”

“不会，尊师。”

“当一切感受不存在，由于感受的灭尽，是否还会有渴爱？”

“不会，尊师。”

“当一切渴爱不存在，由于渴爱的灭尽，是否还会有取著？”

“不会，尊师。”

“当一切取著不存在，由于取著的灭尽，是否还会有存在？”

“不会，尊师。”

“当一切存在不存在，由于存在的灭尽，是否还会有生？”

“不会，尊师。”

“当一切生不存在，由于生的灭尽，是否还会有老死？”

“不会，尊师。”

“很好，很好，诸比丘。其就是这样，诸比丘，其不是别样。诸比丘，你们要对我有信，你们要信解，在此，你们要成为无疑无惑者。此就是苦的终结。”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取著经（Upādānasuttaṃ）

5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有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或二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或三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或四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大火燃起。于是，有人不时地投入干燥的草，或投入干燥的牛粪，或投入干燥的薪材。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燃料的彼大火将长久、长时间地燃烧。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诸比丘，例如，有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或二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或三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或四十辆装有木材的货车，大火燃起。于是，有人没有不时地投入干燥的草，或没有投入干燥的牛粪，或没有投入干燥的薪材。因为如此，诸比丘，由于前面的燃料灭尽，没有其他的补给，没有补给的彼大火将灭尽。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

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结缚经（Saṃyojanasuttaṃ）

5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依油、依灯芯而油灯燃烧。于是，有人不时地注入油、修剪灯芯。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燃料的彼油灯将长久、长时间地燃烧。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诸比丘，例如，依油、依灯芯而油灯燃烧。于是，有人没有不时地注入油、修剪灯芯。因为如此，诸比丘，由于前面的燃料灭尽，没有其他的补给，没有补给的彼油灯将灭尽。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

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结缚第二经（Dutiyasaṃyojanasuttaṃ）

5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依油、依灯芯而油灯燃烧。于是，有人不时地注入油、修剪灯芯。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燃料的彼油灯将长久、长时间地燃烧。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依油、依灯芯而油灯燃烧。于是，有人没有不时地注入油、修剪灯芯。因为如此，诸比丘，由于前面的燃料灭尽，没有其他的补给，没有补给的彼油灯将灭尽。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大树经（Mahārukkhasuttaṃ）

5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其很多根亦向下生长，亦向四边生长，其全部将养分向上输送。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能量的彼大树将长久、长时间地住立。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有人带着锄头和篮子到来。其于根部截断该树，截断根后挖，挖完以后拔出诸根乃至细小的根须。其将该树截成一块块的木片，截成一块块的木片以后劈开，劈开以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以后在阳光下晒干。晒干以后用火烧。用火烧以后做成灰。做成灰以后，或丢进大风里，或扔到湍急的河流中。因为如此，诸比丘，彼大树如同被从根部切断，失去根基的多罗树

已经不存在，将来不会再生。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大树第二经（Dutiyamahārukkhasuttaṃ）

5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其很多根亦向下生长，亦向四边生长，其全部将养分向上输送。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能量的彼大树将长久、长时间地住立。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有人带着锄头和篮子到来。其于根部截断该树，截断根后挖，挖完以后拔出诸根乃至细小的根须。其将该树截成一块块的木片，截成一块块的木片以后劈开，劈开以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以后在阳光下晒干。晒干以后用火烧。用火烧以后做成灰。做成灰以后，或丢进大风里，或扔到湍急的河流中。因为如此，诸比丘，彼大树如同被从根部切断，失去根基的多罗树已经不存在，将来不会再生。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

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小树经（Taruṇarukkhasuttaṃ）

5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小树。有人不时地对其根进行护养，不时地添加土壤，不时地浇水。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能量的彼小树将长高、长粗、长大。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小树。有人带着锄头和篮子到来。其于根部截断该树，截断根后挖，挖完以后拔出诸根乃至细小的根须。其将该树截成一块块的木片，截成一块块的木片以后劈开，劈开以

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以后在阳光下晒干。晒干以后用火烧。用火烧以后做成灰。做成灰以后，或丢进大风里，或扔到湍急的河流中。因为如此，诸比丘，彼小树如同被从根部切断，失去根基的多罗树已经不存在，将来不会再生。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名色经（Nāmarūpasuttaṃ）

5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乐味而住，故名色显现。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其很多根亦向下生长，亦向四边生长，其全部将养分向上输送。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能量的彼大树将长久、长时间地住立。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乐味而住，故名色显现。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

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过患而住，故无名色显现。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有人带着锄头和篮子到来。其于根部截断该树，截断根后挖，挖完以后拔出诸根乃至细小的根须。其将该树截成一块块的木片，截成一块块的木片以后劈开，劈开以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以后在阳光下晒干。晒干以后用火烧。用火烧以后做成灰。做成灰以后，或丢进大风里，或扔到湍急的河流中。因为如此，诸比丘，彼大树如同被从根部切断，失去根基的多罗树已经不存在，将来不会再生。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过患而住，故无名色显现。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识经（Viññāṇasuttaṃ）

5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乐味而住，故识显现。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其很多根亦向下生长，亦向四边生长，其全部将养分向上输送。因为如此，诸比丘，获得该供给、该能量的彼大树将长久、长时间地住立。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乐味而住，故识显现。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随观过患而住，故识不显现。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诸比丘，例如，有一棵大树。有人带着锄头和篮子到来。其于根部截断该树，截断根后挖，挖完以后拔出诸根乃至细小的根须。其将该树截成一块块的木片，截成一块块的木片以后劈开，劈开以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以后在阳光下晒干。晒干以后用火烧。用火烧以后做成灰。做成灰以后，或丢进大风里，或扔到湍急的河流中。因为如此，诸比丘，彼大树如同被从根部切断，失去根基的多罗树已经不存在，将来不会再生。正像这样，诸比丘，因为于诸结缚法

随观过患而住，故识不显现。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因经（Nidānasuttaṃ）

6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俱卢国一个叫做勘摩萨单摩的俱卢人的城市附近。当时，尊者阿难陀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阿难陀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真是稀有。尊师，真是未曾有。尊师，此缘起似乎甚深、甚深远，然而对于我来说却越来越明晰。”

“阿难陀，你不能那样说。阿难陀，你不能那样说。阿难陀，此缘起甚深、甚深远，由于对于此法的不了悟、不理解，人们如线纠缠，如网交错，如草堆积，无法摆脱苦处、恶趣、恶处的轮回。

“阿难陀，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 缘取著而存在生起; 缘存在而生生起; 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例如，阿难陀，有一棵大树。其很多根亦向下生长，亦向四边生长，其全部将养分向上输送。因为如此，阿难陀，获得该供给、该能量的彼大树将长久、长时间地住立。正像这样，阿难陀，因为

于诸取著法随观乐味而住，所以渴爱增大。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阿难陀，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例如，阿难陀，有一棵大树。有人带着锄头和篮子到来。其于根部截断该树，截断根后挖，挖完以后拔出诸根乃至细小的根须。其将该树截成一块块的木片，截成一块块的木片以后劈开，劈开以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以后在阳光下晒干。晒干以后用火烧。用火烧以后做成灰。做成灰以后，或丢进大风里，或扔到湍急的河流中。因为如此，阿难陀，彼大树如同被从根部切断，失去根基的多罗树已经不存在，将来不会再生。正像这样，阿难陀，因为于诸取著法随观过患而住，所以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阿难陀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苦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思量取著经，二部结缚经；
二部大树经，第七小树经；
名色和识经，第十是因经。

（七）大品（Mahāvaggo）

1. 无闻经（Assutavāsuttaṃ）

6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无闻凡夫于此四大所成的身体亦厌恶、亦离贪、亦解脱。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于此四大所成的身体看到亦积集、亦离散、亦取著、亦舍弃。因此，无闻凡夫于此四大所成的身体亦厌恶、亦离贪、亦解脱。

"诸比丘，此亦被称为心，亦被称为意，亦被称为识，无闻凡夫于此亦不完全厌恶，亦不完全离贪，亦不完全解脱。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此是无闻凡夫长期以来的固执、我所执、唯我执，即'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因此无闻凡夫于此亦不完全厌恶，亦不完全离贪，亦不完全解脱。

"诸比丘，无闻凡夫试图从我接近此四大所成的身体，而不是心。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此四大所成的身体被看成是住立一年，亦住立二年，亦住立三年，亦住立四年，亦住立五年，亦住立十年，亦住立二十年，亦住立三十年，亦住立四十年，亦住立五十年，亦住立百年，亦住立更长。

"诸比丘，此亦被称为心，亦被称为意，亦被称为识。其日夜

生灭，时时别异。诸比丘，例如，猿猴在森林或山林游荡，抓住一根树枝，将其放开又抓住其他。将其放开又抓住其他。正像这样，诸比丘，此亦被称为心，亦被称为意，亦被称为识。其日夜生灭，时时别异。

“在此，诸比丘，博闻圣弟子如理善作意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缘无明而诸行生起；缘诸行而识生起；缘识而名色生起；缘名色而六处生起；缘六处而接触生起；缘接触而感受生起；缘感受而渴爱生起；缘渴爱而取著生起；缘取著而存在生起；缘存在而生生起；缘生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然而，由于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尽而行灭尽；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诸比丘，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亦厌恶，于受亦厌恶，于想亦厌恶，于行亦厌恶，于识亦厌恶。厌恶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无闻第二经（Dutiyaassutavāsuttaṃ）

6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无闻凡夫于此四大所成的身体亦厌恶、亦离贪、亦解脱。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于此四大所成的身体看到亦积集、亦离散、亦取著、亦舍弃。因此，无闻凡夫于此四大所成的身体亦厌恶、亦离贪、亦解脱。

"诸比丘，此亦被称为心，亦被称为意，亦被称为识，无闻凡夫于此亦不完全厌恶，亦不完全离贪，亦不完全解脱。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此是无闻凡夫长期以来的固执、我所执、唯我执，即'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因此无闻凡夫于此亦不完全厌恶，亦不完全离贪，亦不完全解脱。

"诸比丘，无闻凡夫试图从我满足此四大所成的身体，而不是心。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此四大所成的身体被看成是住立一年，亦住立二年，亦住立三年，亦住立四年，亦住立五年，亦住立十年，亦住立二十年，亦住立三十年，亦住立四十年，亦住立五十年，亦住立百年，亦住立更长。诸比丘，此亦被称为心，亦被称为意，亦被称为识。其日夜生灭，时时别异。

"诸比丘，博闻圣弟子如理善作意缘起：'像这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诸比丘，因感受乐的接触而乐受生起，因感受乐的该接触的灭尽，与之相应的感受，即因感受乐的接触而生起的乐受，其灭尽，其寂灭；诸比丘，因感受苦的接触而苦受生起，因感受苦的该接触的灭尽，与之相应的感受，即因感受苦的接触而生起的苦受，其灭尽，其寂灭；诸比丘，因感受非苦非乐的接触而非苦非乐受生起，因感受非苦非乐的该接触的灭尽，与之相应的感受，即因感受非苦非乐的接触而生起的非苦非

乐受，其灭尽，其寂灭。

“诸比丘，例如，两块木片由于相互摩擦，热生起，火生起；将彼两块木片分离，与之相应的热，其灭尽，其寂灭。正像这样，诸比丘，因感受乐的接触而乐受生起，因感受乐的该接触的灭尽，与之相应的感受，即因感受乐的接触而生起的乐受，其灭尽，其寂灭；诸比丘，因感受苦的接触而苦受生起，因感受苦的该接触的灭尽，与之相应的感受，即因感受苦的接触而生起的苦受，其灭尽，其寂灭；诸比丘，因感受非苦非乐的接触而非苦非乐受生起，因感受非苦非乐的该接触的灭尽，与之相应的感受，即因感受非苦非乐的接触而生起的非苦非乐受，其灭尽，其寂灭。

“诸比丘，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接触亦厌恶，于受亦厌恶，于想亦厌恶，于行亦厌恶，于识亦厌恶。厌恶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子肉喻经（Puttamaṃsūpamasuttaṃ）

6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此四食是为了大种或有情的存活、为了求生者的摄护。哪四个？第一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第二触食、第三意思食、第四识食。诸比丘，这些就是为了大种或有情存活、为了求生者摄护的四食。

“诸比丘，应该如何看待物质食？诸比丘，例如，有一对夫妇携带着少量食物向荒漠行进。他们有一个可爱、可意的独子。诸比丘，行走于荒漠的彼夫妇二人所携带的少量食物，被吃完、被吃光，然而还没有穿过该荒漠。于是，彼夫妇二人如下思考：‘我们的少量食物已经被吃完、被吃光，然而，还未穿过此荒漠。我们将这个可爱、可意的独子杀死，做成肉干和胡椒肉干，吃着孩子肉，像这样，穿过此荒漠，如何？不要三个人都死。’于是，诸比丘，彼夫妇二人将其可爱、可意的独子杀死，做成肉干和胡椒肉干，吃着孩子肉，像这样，穿过该荒漠。他们吃了孩子肉，又顿足捶胸地说道：‘独子在哪？独子在哪？’

“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他们是否是为了嬉戏而进食，还是为了慢心而进食，还是为了装饰而进食，还是为了庄严而进食？”

“不是，尊师。”

“诸比丘，他们是否是为了穿过荒漠而进食？”

“是，尊师。”

“正像这样，诸比丘，我说应该这样看待物质食。诸比丘，遍知物质食时，则遍知五妙欲贪。遍知五妙欲贪时，绑缚圣弟子再返回此世的彼结缚则不存在。

“诸比丘，应该如何看待触食？诸比丘，例如，有一头无皮牛，其若倚墙壁而立，生于墙壁里的生物，它们就会咬它。若倚树而立，生于树里的生物，它们就会咬它。若倚水而立，生于水里的生物，它们就会咬它。若倚虚空而立，生于虚空里的生物，它们就会咬它。诸比丘，该无皮牛，无论倚什么而立，生于该中的生物，它们就会咬它。正像这样，诸比丘，我说应该这样看待触食。诸比丘，遍知

触食时，则遍知三受。遍知三受时，我说，对于圣弟子不存在任何进而应做之事。

“诸比丘，应该如何看待意思食？诸比丘，例如，有一个一人多深的充满无焰、无烟焦炭的炭火坑。来了一个想要活命、不想死、想要乐、厌恶苦的人。这时，有两个强有力之人分别抓住该人的手臂往炭火坑靠近。对于该人而言，诸比丘，此背离心愿、背离欲望、背离愿求。此为何故？这是因为，诸比丘，该人如下思考：‘我将要落入彼炭火坑中。因此缘故，我必将遭遇死亡或死亡般的痛苦。’正像这样，诸比丘，我说应该这样看待意思食。诸比丘，遍知意思食时，则遍知三渴爱。遍知三渴爱时，我说，对于圣弟子不存在任何进而应做之事。

“诸比丘，应该如何看待识食？诸比丘，例如，有人抓到恶行强盗后将其押送给国王看:‘陛下,这是恶行强盗。您如果希望,那么,请刑罚他。’

“于是，国王对该人如下命令：‘喂，你去，上午用剑刺此人一百剑。’于是，该人上午用剑刺那个人一百剑。

“中午时分，国王如下说道：‘喂，那个人怎么样了？’

“‘陛下，还活着。’

“于是，国王对该人如下命令：‘喂，你去，中午用剑刺此人一百剑。’于是，该人中午用剑刺那个人一百剑。

“傍晚时分，国王如下说道：‘喂，那个人怎么样了？’

“‘陛下，还活着。’

“于是，国王对该人如下命令：‘喂，你去，傍晚用剑刺此人一百剑。’于是，该人傍晚用剑刺那个人一百剑。

“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那个人被刺三百剑，是否为此感受到苦和忧？”

“尊师，即使是被刺一剑，那个人都会为此而感受到苦和忧，更不用说刺三百剑。”

“正像这样，诸比丘，我说应该这样看待识食。诸比丘，遍知识食时，则遍知名色。遍知名色时，我说，对于圣弟子不存在任何进而应做之事。”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有贪经（Atthirāgasuttaṃ）

6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此四食是为了大种或有情的存活、为了求生者的摄护。哪四个？第一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第二触食、第三意思食、第四识食。诸比丘，这些就是为了大种或有情存活、为了求生者摄护的四食。

“诸比丘，如果于物质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有恼。

“诸比丘，如果于触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

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有恼。

“诸比丘，如果于意思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有恼。

“诸比丘，如果于识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有恼。

“诸比丘，例如，染工或画师用染料或涂料，黄色或青色或红色，在磨光的木板或墙壁或白布上画出具足所有大小肢体的女人形象或男人形象。

“正像这样，诸比丘，如果于物质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有恼。诸比丘，如果于触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有恼。诸比丘，如果于意思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

有恼。诸比丘，如果于识食有贪、有喜、有渴爱，则识住立、增长。由于识住立、增长，则有名色显现。由于有名色显现，则有诸行繁荣。由于有诸行繁荣，则将来有后有、再生。由于将来有后有、再生，则将来有生老死。由于将来有生老死，则我说其有愁、有悲、有恼。

“诸比丘，如果于物质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

“诸比丘，如果于触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

“诸比丘，如果于意思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

“诸比丘，如果于识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

“诸比丘，例如，在重阁或重阁集会所，升起的太阳从北侧或南侧或东侧的窗户射入阳光，那么，光线停留在哪里？”

“尊师，其在西侧的墙壁。”

“如果没有西侧墙壁，那么，诸比丘，停留在哪里？”

“尊师，在地面。”

“如果没有地，那么，诸比丘，停留在哪里？”

“尊师，在水面。”

“如果没有水，那么，诸比丘，停留在哪里？”

“尊师，那么无停留。”

“正像这样，诸比丘，如果于物质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诸比丘，如果于触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诸比丘，如果于意思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诸比丘，如果于识食无贪、无喜、无渴爱，则识不住立、不增长。由于识不住立、不增长，则名色不显现。由于名色不显现，则诸行

不繁荣。由于诸行不繁荣，则将来无后有、无再生。由于将来无后有、无再生，则将来无生老死。由于将来无生老死，则我说其无愁、无悲、无恼。”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城经（Nagarasuttaṃ）

6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我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所遭遇的此世界实在是苦，生、老、死、殁、再生，且不了知还有对此老死苦的出离。究竟何时才能了知此老死苦的出离？’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老死？老死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生而有老死。老死缘于生。’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生？生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存在而有生。生缘于存在。’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存在？存在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取著而有存在。存在缘于取著。’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取著？取著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渴爱而有取著。

取著缘于渴爱。’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渴爱？渴爱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感受而有渴爱。渴爱缘于感受。’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感受？感受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接触而有感受。感受缘于接触。’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接触？接触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六处而有接触。接触缘于六处。’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六处？六处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六处。六处缘于名色。’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名色？名色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识而有名色。名色缘于识。’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有什么而有识？识缘于什么？’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有名色而有识。识缘于名色。’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此识返回名色，不到其他。正因如此而有生、老、死、殁、再生。缘名色而有识；缘识而有名色；缘名色而有六处；缘六处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有感受；缘感受而有渴爱；缘渴爱而有取著；缘取著而有存在；缘存在而有生；缘生而有老死、愁悲苦忧恼。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生起。生起。'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我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老死？由于什么灭尽而老死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生而没有老死。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由于什么灭尽而生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存在而没有生。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存在？由于什么灭尽而存在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取著而没有存在。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取著？由于什么灭尽而取著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渴爱而没有取著。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渴爱？由于什么灭尽而渴爱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感受而没有渴爱。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感受？由于什么灭尽而感受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接触而没有感受。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接触？由于什么灭尽而接触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六处而没有接触。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六处？由于

什么灭尽而六处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名色而没有六处。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名色？由于什么灭尽而名色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因为没有识而没有名色。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因为没有什么而没有识？由于什么灭尽而识灭尽？’于是，诸比丘，彼我如理作意，以慧现观：‘无有名色，则无有识。名色灭，则识灭。’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我已觉证此正觉道，即由于名色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灭尽。灭尽。’诸比丘，于前所未闻的诸法上，我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生起。

“诸比丘，例如，有人行走在阿兰若树林，看到古人走过的古路、古径。其沿该路行走。沿该路行走时，看到了古人居住过的快乐古城、古都，拥有庭园，拥有树林，拥有莲池，拥有城墙。于是，诸比丘，该人向国王或大臣禀报：‘大人，请您知晓。我行走在阿兰若树林，看到古人走过的古路、古径。沿该路行走时，看到了古人居住过的快乐古城、古都，拥有庭园，拥有树林，拥有莲池，拥有城墙。尊者，请您修建该城。’于是，该国王或大臣修建该城。此后，该城富有、繁荣、人口众多、人声鼎沸、物阜民丰。正像这样，诸比丘，我发

现了古正等觉者走过的古路、古径。

“那么，诸比丘，古正等觉者走过的彼古路、古径是什么？其就是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诸比丘，此是古正等觉者走过的彼古路、古径。沿该路行走。沿该路行走时，就可深知老死，深知老死的生起，深知老死的灭尽，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深知生，深知生的生起，深知生的灭尽，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存在，深知存在的生起，深知存在的灭尽，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取著，深知取著的生起，深知取著的灭尽，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渴爱，深知渴爱的生起，深知渴爱的灭尽，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感受，深知感受的生起，深知感受的灭尽，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接触，深知接触的生起，深知接触的灭尽，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六处，深知六处的生起，深知六处的灭尽，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名色，深知名色的生起，深知名色的灭尽，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识，深知识的生起，深知识的灭尽，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沿该路行走时，就可了知诸行，深知诸行的生起，深知诸行的灭尽，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诸比丘，我对其了知后，告知比丘众、比丘尼众、优波塞众、优波夷众。从而，诸比丘，此梵行富有、繁荣、广博、多众、广大、为天和人所显明。”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思维经（Sammasasuttaṃ）

6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俱卢国一个叫做劫摩萨单摩的俱卢人的城市附近。在此，佛陀对彼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把握内思维？"

听闻此言，有位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把握内思维。"

"那么，比丘，你如何把握内思维？"

于是，该比丘加以说明。尽管该比丘如实说明，但是该比丘未达佛陀之意。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陀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请世尊为我们讲说内思维。听闻世尊所言，比丘众将加以忆持。"

"那么，阿难陀，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佛陀如下说道：

"在此，诸比丘，比丘思维时把握内思维：'有各种各样的老死之苦于世间生起。此苦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老死存在？什么不存在故老死不存在？'其思维时如下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老死之苦于世间生起。此苦以所依为因缘、以所依为生起、以所依为起因、以所依为根源。所依存在故老死存在，所依不存在故老死不存在。'其亦深知老死，亦深知老死的生起，亦深知老死的灭尽，亦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彼行

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老死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维时进一步把握内思维：‘此所依以何为因缘、以何为生起、以何为起因、以何为根源？什么存在故所依存在？什么不存在故所依不存在？’其思维时如下知道：‘所依以渴爱为因缘、以渴爱为生起、以渴爱为起因、以渴爱为根源。渴爱存在故所依存在，渴爱不存在故所依不存在。’其亦深知所依，亦深知所依的生起，亦深知所依的灭尽，亦深知通向所依灭尽的彼行道，成为如此向道者、随法行者。诸比丘，此比丘被称为以所依灭尽为目的、以全部彻底灭尽苦为目的的向道者。

“思维时进一步把握内思维：‘此渴爱生起时于何处生起，执著时于何处执著？’其思维时如下知道：‘有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彼渴爱生起时于此生起，执著时于此执著。

“那么，何为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眼是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此渴爱生起时于此生起，执著时于此执著。耳是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此渴爱生起时于此生起，执著时于此执著。鼻是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此渴爱生起时于此生起，执著时于此执著。舌是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此渴爱生起时于此生起，执著时于此执著。身是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此渴爱生起时于此生起，执著时于此执著。意是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此渴爱生起时于此生起，执著时于此执著。

“诸比丘，过去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常的角度看，从乐的角度看，从我的角度看，从无病的角度看，从安稳的角度看。彼等令渴爱增大。渴爱增大者，其令所依增大。

所依增大者，其令苦增大。苦增大者，其不能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没有从苦解脱。

“诸比丘，未来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常的角度看，从乐的角度看，从我的角度看，从无病的角度看，从安稳的角度看。彼等令渴爱增大。渴爱增大者，其令所依增大。所依增大者，其令苦增大。苦增大者，其不能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将不会从苦解脱。

“诸比丘，现在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常的角度看，从乐的角度看，从我的角度看，从无病的角度看，从安稳的角度看。彼等令渴爱增大。渴爱增大者，其令所依增大。所依增大者，其令苦增大。苦增大者，其不能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不从苦解脱。

“诸比丘，例如，有一铜杯里装着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的饮品。其被混入了毒药。这时来了一位为炎热所困、为炎热所恼、疲惫、脱水、干渴之人。有人对他如下说道：‘喂，此是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的饮品。其被混入了毒药。你如果愿意，那么请喝。饮用者会因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而欢喜，然而饮用以后将会遭受到死亡或接近死亡的痛苦。’该人没有思考而饮用该饮品，没有丢弃。因为此原因，其遭受到死亡或接近死亡的痛苦。

“正像这样，诸比丘，过去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常的角度看，从乐的角度看，从我的角度看，从无病的角度看，从安稳的角度看。彼等令渴爱增大。渴爱增大者，其令所依增大。所依增大者，其令苦增大。苦增大者，其不能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没有从苦解脱。未来的任何沙门、

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常的角度看，从乐的角度看，从我的角度看，从无病的角度看，从安稳的角度看。彼等令渴爱增大。渴爱增大者，其令所依增大。所依增大者，其令苦增大。苦增大者，其不能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将不会从苦解脱。现在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常的角度看，从乐的角度看，从我的角度看，从无病的角度看，从安稳的角度看。彼等令渴爱增大。渴爱增大者，其令所依增大。所依增大者，其令苦增大。苦增大者，其不能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不从苦解脱。

“然而，诸比丘，过去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无常的角度看，从苦的角度看，从无我的角度看，从病的角度看，从恐怖的角度看。彼等舍弃渴爱。舍弃渴爱者，其舍弃所依。舍弃所依者，其舍弃苦。舍弃苦者，其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已经从苦解脱。

“诸比丘，未来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无常的角度看，从苦的角度看，从无我的角度看，从病的角度看，从恐怖的角度看。彼等舍弃渴爱。舍弃渴爱者，其舍弃所依。舍弃所依者，其舍弃苦。舍弃苦者，其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将从苦解脱。

“诸比丘，现在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无常的角度看，从苦的角度看，从无我的角度看，从病的角度看，从恐怖的角度看。彼等舍弃渴爱。舍弃渴爱者，其舍弃所依。舍弃所依者，其舍弃苦。舍弃苦者，其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从苦解脱。

“诸比丘，例如，有一铜杯里装着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的饮品。其被混入了毒药。这时来了一位为炎热所困、为炎热所恼、疲惫、脱水、干渴之人。有人对他如下说道：‘喂，此是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的饮品。其被混入了毒药。你如果愿意，那么请喝。饮用者会因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而欢喜，然而饮用以后将会遭受到死亡或接近死亡的痛苦。’于是，诸比丘，该人如下思考：‘此混合饮品或调兑了水、或调兑了乳酪醍醐、或调兑了盐末、或调兑了盐粥，尽管如此，为了我长久的利益和快乐，我不能喝它。’该人思考该饮品以后，没有饮用，而是丢弃。为此，其没有遭受到死亡或接近死亡的痛苦。

“正像这样，诸比丘，过去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无常的角度看，从苦的角度看，从无我的角度看，从病的角度看，从恐怖的角度看。彼等舍弃渴爱。舍弃渴爱者，其舍弃所依。舍弃所依者，其舍弃苦。舍弃苦者，其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已经从苦解脱。未来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无常的角度看，从苦的角度看，从无我的角度看，从病的角度看，从恐怖的角度看。彼等舍弃渴爱。舍弃渴爱者，其舍弃所依。舍弃所依者，其舍弃苦。舍弃苦者，其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将从苦解脱。现在的任何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的可爱色、可意色，对其从无常的角度看，从苦的角度看，从无我的角度看，从病的角度看，从恐怖的角度看。彼等舍弃渴爱。舍弃渴爱者，其舍弃所依。舍弃所依者，其舍弃苦。舍弃苦者，其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其从苦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芦苇经（Naḷakalāpīsuttaṃ）

67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舍利弗和尊者摩诃俱絺罗住在波罗奈外仙人堕处的鹿野苑。

傍晚，尊者摩诃俱絺罗从禅坐中出定，接近尊者舍利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尊者舍利弗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摩诃俱絺罗对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舍利弗尊者，究竟老死为自造，还是老死为他造，还是老死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老死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老死不是自造，老死也不是他造，老死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老死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生而有老死。"

"舍利弗尊者，究竟生为自造，还是生为他造，还是生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生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生不是自造，生也不是他造，生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生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存在而有生。"

"舍利弗尊者，究竟存在为自造，还是存在为他造，还是存在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存在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存在不是自造，存在也不是他造，存在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存在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取著而有存在。"

“舍利弗尊者，究竟取著为自造，还是取著为他造，还是取著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取著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取著不是自造，取著也不是他造，取著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取著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渴爱而有取著。”

“舍利弗尊者，究竟渴爱为自造，还是渴爱为他造，还是渴爱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渴爱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渴爱不是自造，渴爱也不是他造，渴爱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渴爱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感受而有渴爱。”

“舍利弗尊者，究竟感受为自造，还是感受为他造，还是感受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感受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感受不是自造，感受也不是他造，感受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感受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接触而有感受。”

“舍利弗尊者，究竟接触为自造，还是接触为他造，还是接触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接触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接触不是自造，接触也不是他造，接触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接触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六处而有接触。”

“舍利弗尊者，究竟六处为自造，还是六处为他造，还是六处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六处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六处不是自造，六处也不是他造，六处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六处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

而是缘名色而有六处。”

“舍利弗尊者，究竟名色为自造，还是名色为他造，还是名色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名色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名色不是自造，名色也不是他造，名色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名色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识而有名色。”

“舍利弗尊者，究竟识为自造，还是识为他造，还是识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还是识亦非自造亦非他造，是无因生起？”

“俱絺罗尊者，识不是自造，识也不是他造，识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识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名色而有识。”

“在此，我们这样理解舍利弗尊者之所说：‘俱絺罗尊者，名色不是自造，名色也不是他造，名色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名色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识而有名色。’在此，我们这样理解舍利弗尊者之所说：‘俱絺罗尊者，识不是自造，识也不是他造，识也不是亦为自造亦为他造，识也不是亦非自造亦非他造，不是无因生起，而是缘名色而有识。’那么，舍利弗尊者，究竟如何理解此言说的含义？”

“那么，尊者，我为你作譬喻。智慧之人通过譬喻把握所言说的含义。例如，尊者，两根芦苇相依而立。正像这样，尊者，缘名色而有识；缘识而有名色；缘名色而有六处；缘六处而有接触；缘接触而有感受；缘感受而有渴爱；缘渴爱而有取著；缘取著而有存在；缘存在而有生；缘生而有老死、愁悲苦忧恼，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生起。

“尊者，如果从彼芦苇中抽掉一根，那么另一根就会倒掉。如果抽掉另一根，那么这一根就会倒掉。正像这样，尊者，由于名色灭尽而识灭尽；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由于生灭尽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尽。像这样而有所有这些苦蕴的灭尽。”

“舍利弗尊者，实在是稀有！舍利弗尊者，实在是未曾有！此正如舍利弗尊者所善加表述。进而，在此，我们以三十六事随喜舍利弗尊者所说。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老死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老死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老死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生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生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生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存在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存在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存在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

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取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取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取著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渴爱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渴爱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渴爱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感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感受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感受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接触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接触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接触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六处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六处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

丘从六处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名色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名色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名色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识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识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识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诸行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诸行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诸行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无明的厌离、离贪、灭尽而说示法，则应该称比丘是法说者；尊者，如果比丘为了无明的厌离、离贪、灭尽而成为行道者，则应该称比丘是法随法的向道者；尊者，如果比丘从无明的厌离、离贪、灭尽、无执著解脱，则应该称比丘是已到达现世涅槃者。”

实际上，彼二大龙象相互善说、善言，互为欢喜。

8. 憍赏弥经（Kosambisuttaṃ）

68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茂师罗、尊者萨比吒、尊者那罗陀和尊者阿难陀住在憍赏弥城外的高希达精舍。当时，尊者萨比吒对尊者茂师罗如下说道："朋友茂师罗，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茂师罗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缘生而有老死'？"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缘生而有老死'。"

"朋友茂师罗，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茂师罗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缘存在而有生'或'缘取著而有存在'或'缘渴爱而有取著'或'缘感受而有渴爱'或'缘接触而有感受'或'缘六处而有接触'或'缘名色而有六处'或'缘识而有名色'或'缘行而有识'或'缘无明而有行'？"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缘存在而有生'或'缘取著而有存在'或'缘渴爱而有取著'或'缘感受而有渴爱'或'缘接触而有感受'或'缘六处而有接触'或'缘名色而有六处'或'缘识而有名色'或'缘行而有识'或'缘无明而有行'。"

"朋友茂师罗，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茂师罗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

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朋友茂师罗，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茂师罗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或‘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或‘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或‘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或‘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或‘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或‘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或‘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或‘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或‘由于无明灭尽而行灭尽’？”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或‘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或‘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或‘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或‘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或‘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或‘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或‘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或‘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或‘由于无明灭尽而行灭尽’。”

“朋友茂师罗，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茂师罗尊者是否自我了知：‘存在灭尽是涅槃’？”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存在灭尽是涅槃’。”

“那么，茂师罗尊者是否是漏尽阿罗汉？”

听闻此言，尊者茂师罗沉默不语。

于是，尊者那罗陀对尊者萨比吒如下说道：“朋友萨比吒，我能否获得该提问？请向我询问该问题。我可以为你解答该问题。”

“那罗陀尊者获得该提问。我向那罗陀尊者询问该问题。请那

罗陀尊者为我解答该问题。朋友那罗陀，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那罗陀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缘生而有老死’？”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缘生而有老死’。”

“朋友那罗陀，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那罗陀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缘存在而有生’或‘缘取著而有存在’或‘缘渴爱而有取著’或‘缘感受而有渴爱’或‘缘接触而有感受’或‘缘六处而有接触’或‘缘名色而有六处’或‘缘识而有名色’或‘缘行而有识’或‘缘无明而有行’？”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缘存在而有生’或‘缘取著而有存在’或‘缘渴爱而有取著’或‘缘感受而有渴爱’或‘缘接触而有感受’或‘缘六处而有接触’或‘缘名色而有六处’或‘缘识而有名色’或‘缘行而有识’或‘缘无明而有行’。”

“朋友那罗陀，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那罗陀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朋友那罗陀，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那罗陀尊者是否自我了知：‘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或‘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或‘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或‘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或‘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或

‘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或‘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或‘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或‘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或‘由于无明灭尽而行灭尽’？”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或‘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或‘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或‘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或‘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或‘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或‘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或‘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或‘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或‘由于无明灭尽而行灭尽’。”

“朋友那罗陀，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那罗陀尊者是否自我了知：‘存在灭尽是涅槃’？”

“朋友萨比吒，除了信，除了喜，除了随闻，除了行相遍寻，除了见审堪忍，我知之，我见之，即‘存在灭尽是涅槃’。”

“那么，那罗陀尊者是否是漏尽阿罗汉？”

“朋友，我以正慧如实善见：‘存在灭尽是涅槃’，虽然我不是漏尽阿罗汉。例如，朋友，旷野中有一口水井。其既没有井绳，也没有水桶。这时来了一位为炎热所困、为炎热所恼、疲惫、脱水、干渴之人，其看到了该水井。其了知‘是水’，虽然没有以身体触摸。正像这样，朋友，我以正慧如实善见：‘存在灭尽是涅槃’，虽然我不是漏尽阿罗汉。”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陀对尊者萨比吒如下说道：“朋友萨比吒，你如此言说，是要对那罗陀尊者说什么？”

“阿难陀尊者，我如此言说，除了善巧，除了善，对那罗陀尊

者没有什么可说。”

9. 接近经（Upayantisuttaṃ）

6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渐盈的大海令诸大河流渐盈；渐盈的大河流令诸小河流渐盈；渐盈的小河流令诸大湖泊渐盈；渐盈的大湖泊令诸小湖泊渐盈。正像这样，诸比丘，渐盈的无明令诸行渐盈；渐盈的诸行令识渐盈；渐盈的识令名色渐盈；渐盈的名色令六处渐盈；渐盈的六处令接触渐盈；渐盈的接触令感受渐盈；渐盈的感受令渴爱渐盈；渐盈的渴爱令取著渐盈；渐盈的取著令存在渐盈；渐盈的存在令生渐盈；渐盈的生令老死渐盈。

“诸比丘，渐退的大海令诸大河流渐退；渐退的大河流令诸小河流渐退；渐退的小河流令诸大湖泊渐退；渐退的大湖泊令诸小湖泊渐退。正像这样，诸比丘，渐退的无明令诸行渐退；渐退的诸行令识渐退；渐退的识令名色渐退；渐退的名色令六处渐退；渐退的六处令接触渐退；渐退的接触令感受渐退；渐退的感受令渴爱渐退；渐退的渴爱令取著渐退；渐退的取著令存在渐退；渐退的存在令生渐退；渐退的生令老死渐退。”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须尸摩经（Susimasuttaṃ）

7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佛陀受到尊敬、受到尊重、受到敬仰、受到供养、受到崇拜，是衣、食、卧具、医药等资具的利得者。比丘僧团亦受到尊敬、受到尊重、受到敬仰、受到供养、受到崇拜，是衣、食、卧具、医药等资具的利得者。然而，诸外道的遍历行者却没有受到尊敬、没有受到尊重、没有受到敬仰、没有受到供养、没有受到崇拜，不是衣、食、卧具、医药等资具的利得者。

当时，遍历行者须尸摩与遍历行者大众一起止住在王舍城。于是，遍历行者须尸摩的遍历行者大众对遍历行者须尸摩如下说道："须尸摩尊者，你去到沙门乔达摩那里行梵行。你背诵其法，然后教授给我们。我们背诵该法，然后对在家人说。于是，我们也受到尊敬、受到尊重、受到敬仰、受到供养、受到崇拜，是衣、食、卧具、医药等资具的利得者。"

"好，诸位。"遍历行者须尸摩应答自己的大众以后接近尊者阿难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尊者阿难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遍历行者须尸摩对尊者阿难陀如下说道："阿难陀尊者，我想在此法和律下修行梵行。"

于是，尊者阿难陀带着遍历行者须尸摩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阿难陀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此须尸摩遍历行者这样说道：'阿难陀尊者，

我想在此法和律下修行梵行。’”

“那么，阿难陀，让须尸摩出家。”于是，遍历行者须尸摩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当时有众多比丘在佛陀面前解答完全智，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须尸摩听到：“实际上有众多比丘在佛陀面前解答完全智，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于是，尊者须尸摩接近彼比丘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彼比丘众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须尸摩对彼比丘众如下说道：“诸位尊者在佛陀面前解答完全智，称‘我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是真的吗？”

“是的，朋友。”

“那么，诸位尊者，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们是否体验着各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也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

“不是，朋友。”

“那么，诸位尊者，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们是否以清净、非凡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

“不是，朋友。”

“那么，诸位尊者，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们是否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

则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

“不是，朋友。”

“那么，诸位尊者，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们是否随念着多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这里。’像这样，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

“不是，朋友。”

“那么，诸位尊者，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们是否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不诽谤圣人，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

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

“不是，朋友。”

“那么，诸位尊者，有寂静、解脱、超越色的无色，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们，是否以身体接触这些而住？”

“不是，朋友。”

“现在，在此，诸位尊者做了此回答，也没有达到此等法，那么，诸位尊者，此该如何理解？”

“朋友须尸摩，我们是慧解脱。”

“对于诸位尊者的简略说明，我没有详细理解其含义。诸位尊者如果能将诸位尊者进行的此简略说明为我加以详细阐述，将不胜欢喜。”

“朋友须尸摩，无论你理解或不理解，我们是慧解脱。”

于是，尊者须尸摩从座位起身，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须尸摩将与彼比丘众之间的交谈内容全部讲述给了佛陀。佛陀说道：“须尸摩，先是法住智，后是涅槃智。”

“尊师，对于世尊的简略说明，我没有详细理解其含义。尊师，世尊如果能将世尊进行的此简略说明为我加以详细阐述，将不胜欢喜。”

“须尸摩，无论你理解或不理解，先是法住智，后是涅槃智。须尸摩，对此如何思考？色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须尸摩，对此如何思考？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须尸摩，对此如何思考？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须尸摩，对此如何思考？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须尸摩，对此如何思考？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因此，须尸摩，我说，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色，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色‘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受，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受‘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想，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想‘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行，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行‘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识，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识‘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

“须尸摩，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亦厌离，于受亦厌离，于想亦厌离，于行亦厌离，于识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

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佛陀进而说道：“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生而老死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存在而生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取著而存在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渴爱而取著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感受而渴爱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接触而感受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六处而接触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名色而六处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识而名色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诸行而识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缘无明而诸行生起’？”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生灭尽而老死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存在灭尽而生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取著灭尽而存在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渴爱灭尽而取著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感受灭尽而渴爱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接触灭尽而感受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六处灭尽而接触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名色灭尽而六处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识灭尽而名色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行灭尽而识灭尽’？”

“是，尊师。”

“须尸摩，你是否照见‘由于无明灭尽而行灭尽’？”

“是，尊师。”

“那么，须尸摩，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是否体验着各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

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也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

“不是，尊师。”

“那么，须尸摩，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是否以清净、非凡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

“不是，尊师。”

“那么，须尸摩，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是否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则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

“不是，尊师。”

“那么，须尸摩，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是否随念着多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

再生到这里。’像这样，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

“不是，尊师。”

“那么，须尸摩，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是否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不诽谤圣人，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

“不是，尊师。”

“那么，须尸摩，有寂静、解脱、超越色的无色，如此知者、如此见者的你，是否以身体接触这些而住？”

“不是，尊师。”

“现在，在此，须尸摩，你做了此回答，也没有达到此等法，那么，须尸摩，此该如何理解？”

于是，尊者须尸摩以头顶礼佛陀双足，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是如此愚痴、如此昏昧、如此不善，我犯了罪。我是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的盗法者。尊师，为了防护未来，请世尊接纳我所犯此罪。”

“须尸摩，你的确犯了罪。你是如此愚痴、如此昏昧、如此不善。你是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的盗法者。例如，须尸摩，人们抓

到恶行强盗后押送给国王看：‘陛下，这是恶行强盗，您如果希望，那么，请刑罚他。’国王对他们如下说道：‘那么，诸位，把这个人用结实的绳索，反绑双手，结实地捆绑，然后剃掉头发，大声地敲打小鼓，从车道到车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游行，然后穿过南门，在城市南面斩首。’于是人们将这个人用结实的绳索，反绑双手，结实地捆绑，然后剃掉头发，大声地敲打小鼓，从车道到车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游行，然后穿过南门，在城市南面斩首。须尸摩，对此如何思考？该人是否因此感受苦和忧？”

“是，尊师。”

“须尸摩，该人因此感受苦和忧。须尸摩，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的盗法者，其果更苦、更涩，甚至再生于恶处。须尸摩，既然你知道犯了罪，如法忏悔，那么，我们对你加以接纳。须尸摩，知道犯了罪，如法忏悔，获得了对未来的防护，此是圣人律上的增上。”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须尸摩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大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讲述两部无闻经，其后是子肉喻经；
有贪经以及城经，思维以及芦苇经；
憍赏弥经接近经，第十为须尸摩经。

（八）沙门婆罗门品
（Samaṇabrāhmaṇavaggo）

1. 老死经（Jarāmaraṇasuttaṃ）

7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老死，不深知老死的生起，不深知老死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深知老死，深知老死的生起，深知老死的灭尽，深知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11. 生经等十部经（Jātisuttādidasakaṃ）

7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生，不深知生的生起，不深知生的灭尽，不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生，亦深知生的生起，亦深知生的灭尽，亦深知通向生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二）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存在，不深知存在的生起，不深知存在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存在，亦深知存在的生起，亦深知存在的灭尽，亦深知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三）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取著，不深知取著的生起，不深知取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取著，亦深知取著的生起，亦深知取著的灭尽，亦深知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四）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渴爱，不深知渴爱的生起，不深知渴爱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渴爱，亦深知渴爱的生起，亦深知渴爱的灭尽，亦深知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五）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感受，不深知感受的生起，不深知感受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

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感受，亦深知感受的生起，亦深知感受的灭尽，亦深知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六）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接触，不深知接触的生起，不深知接触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接触，亦深知接触的生起，亦深知接触的灭尽，亦深知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七）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六处，不深知六处的生起，不深知六处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六处，亦深知六处的生起，亦深知六处的灭尽，亦深知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

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八）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名色，不深知名色的生起，不深知名色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名色，亦深知名色的生起，亦深知名色的灭尽，亦深知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九）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识，不深知识的生起，不深知识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识，亦深知识的生起，亦深知识的灭尽，亦深知通向识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十）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不深知诸行，不深知诸行的生起，不深知诸行的灭尽，不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

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亦深知诸行，亦深知诸行的生起，亦深知诸行的灭尽，亦深知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那么，诸比丘，在我看来，彼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第十一）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沙门婆罗门品完 此品共十一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讲述十一缘，详述四圣谛；
沙门婆罗门，第八品因缘。

以上相应摄颂如下：

佛品食品十力，以及卡洛罗品；
居家者苦大品，八沙门婆罗门。

（九）中略（Antarapeyyālaṃ）

1. 师经（Satthusuttaṃ）

7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老死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老死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老死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老死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老死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11. 第二师经等十部经（Dutiyasatthusuttādidasakaṃ）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生未如实知见，为了于生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生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生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生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生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生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生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

二）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存在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存在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存在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存在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存在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存在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存在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三）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取著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取著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取著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取著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取著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取著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取著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四）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渴爱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渴爱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渴爱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渴爱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渴爱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渴爱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渴爱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五）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感受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感受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感受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感受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感受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感受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感受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

应遍求导师。”（第六）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接触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接触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接触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接触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接触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接触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接触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七）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六处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六处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六处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六处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六处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六处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六处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八）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名色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名色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名色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名色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名色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名色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名色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九）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识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识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识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识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识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识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识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识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

十）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诸行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诸行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诸行的生起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诸行的生起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诸行的灭尽未如实知见，为了于诸行的灭尽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由于对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于通向诸行灭尽的行道如实了知，应遍求导师。"（第十一）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12. 学经等略十一经（Sikkhāsuttādipeyyālaekādasakaṃ）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学戒。"（第二）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冥想。"（第三）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意欲。"（第四）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勤勇。"（第五）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不退转。"（第六）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勇猛。"（第七）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精进。"（第八）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坚忍。"（第九）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正念。"（第十）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正知。"（第十一）

佛陀进而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由于对老死、对老死的生起、对老死的灭尽、对通向老死灭尽的行道未如实知见，为了如实了知，应作不放逸。"（第十二）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中略品完　此品共二十二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师学及冥想，意欲和勤勇；
不退转勇猛，精进和坚忍；
正念和正知，第十不放逸。

彼等有十二，另百卅二经；
依四谛阐述，彼等皆中略。

（第一之因缘相应完）

第二、现观相应
（Abhisamayasaṃyuttaṃ）

本相应共包含十一部经。

1. 指尖经（Nakhasikhāsuttaṃ）

7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在指尖上放了一点点灰尘，然后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多？是放在我指尖上的此一点点灰尘，还是此大地？"

"尊师，是此大地多。放在世尊指尖上的一点点灰尘微乎其微。与大地相比，世尊放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灰尘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莲池经（Pokkharaṇīsuttaṃ）

7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有一个莲池，长五十由旬、宽五十由旬、深五十由旬，水充满，水面与河岸齐平，乌鸦都可以喝到。有人用草尖从那里取出水。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多？是草

尖取出的水，还是莲池的水？”

“尊师，是此莲池的水多。草尖取出的水微乎其微。与莲池的水相比，草尖取出的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水合流经（Sambhejjaudakasuttaṃ）

7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罗筏底河、萨罗浮河、摩醯河，此诸大河汇合、合流，有人从中取出二、三滴水。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多？是被取出的二、三滴水，还是合流的水？”

“尊师，是此合流的水多。被取出的二、三滴水微乎其微。与合流的水相比，被取出的二、三滴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

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水合流第二经（Dutiyasambhejjaudakasuttaṃ）

7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罗筏底河、萨罗浮河、摩醯河，此诸大河汇合、合流，其水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除了二、三滴水。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多？是剩下的二、三滴水，还是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水？”

“尊师，是此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水多。剩下的二、三滴水微乎其微。与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水相比，剩下的二、三滴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大地经（Pathavīsuttaṃ）

7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有人在身边的地上放置了七个枣核大小的球。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大？是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枣核大小的球，还是此大地？"

"尊师，是此大地大。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枣核大小的球微乎其微。与大地相比，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枣核大小的球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大地第二经（Dutiyapathavīsuttaṃ）

7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此大地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除了七个枣核大小的球。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大？是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大地，还是剩下的七个枣核大小的球？"

"尊师，是此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大地大。剩下的七个枣核大小的球微乎其微。与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大地相比，剩下的七个枣核大小的球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

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海洋经（Samuddasuttaṃ）

8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有人从大海中取出二、三滴水。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多？是被从大海中取出的二、三滴水，还是大海的水？”

“尊师，是此大海的水才多。被从大海中取出的二、三滴水微乎其微。与大海的水相比，被从大海中取出的二、三滴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海洋第二经（Dutiyasamuddasuttaṃ）

8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此大海的水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剩下二、三滴水。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多？是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大海的水，还是剩下的二、三滴水？"

"尊师，是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此大海的水多。剩下的二、三滴水微乎其微。与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大海的水相比，剩下的二、三滴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山岳经（Pabbatasuttaṃ）

8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有人将喜马拉雅山王的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放在身边。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大？是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还是喜马拉雅山王？"

"尊师，是此喜马拉雅山王大。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微乎其微。与喜马拉雅山王相比，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山岳第二经（Dutiyapabbatasuttaṃ）

8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此喜马拉雅山王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剩下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大？是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喜马拉雅山王，还是剩下的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

“尊师，是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此喜马拉雅山王大。剩下的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微乎其微。与被彻底灭尽、被彻底除去的喜马拉雅山王相比，七个芥子大小的小石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圣弟子中见具足、正现观的人已经消尽、灭尽的这个苦更多，所剩者微乎其微。与前面已经消尽、灭尽的苦蕴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此即为极七返生。像这样，诸比丘，法现观利益巨大。像这样，诸比丘，法眼获得利益巨大。”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1. 山岳第三经（Tatiyapabbatasuttaṃ）

8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例如，有人将须弥山王的七个绿豆大小的小石头放在身边。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大？是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绿豆大小的小石头，还是须弥山王？"

"尊师，是此须弥山王大。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绿豆大小的小石头微乎其微。与须弥山王相比，被放置在身边的七个绿豆大小的小石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的确如此，诸比丘，与圣弟子中见具足者的证得相比，外道的沙门、婆罗门、遍历行者的证得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像这样，诸比丘，见具足者是大证得，像这样，是大证知。"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二之现观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一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相应摄颂如下：

指尖经莲池经，两个水合流经；
二大地海洋经，以及三山岳经。

（第二之现观相应完）



第三、界相应
（Dhātu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四品构成，共包含四十九部经。

（一）种种品（Nānattavaggo）

1. 界种种经（Dhātunānattasuttaṃ）

8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界种种。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接触种种经（Phassanānattasuttaṃ）

8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接触种种。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眼界眼触生起；缘耳界耳触生起；缘鼻界鼻触生起；缘舌界舌触生起；缘身界身触生起；缘意界意触生起，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非接触种种经（Nophassanānattasuttaṃ）

8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界种种生起。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界种种生起？诸比丘，缘眼界眼触生起，非缘眼触眼界生起；缘耳界耳触生起，非缘耳触耳界生起；缘鼻界鼻触生起，非缘鼻触鼻界生起；

缘舌界舌触生起，非缘舌触舌界生起；缘身界身触生起，非缘身触身界生起；缘意界意触生起，非缘意触意界生起。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界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感受种种经（Vedanānānattasuttaṃ）

8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诸比丘，缘眼界眼触生起，缘眼触眼触所生感受生起；缘耳界耳触生起，缘耳触耳触所生感受生起；缘鼻界鼻触生起，缘鼻触鼻触所生感受生起；缘舌界舌触生起，缘舌触舌触所生感受生起；缘身界身触生起，缘身触身触所生感受生起；缘意界意触生起，缘意触意触所生感受生起。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感受种种第二经（Dutiyavedanānānattasuttaṃ）

8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非缘感受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界种种生起。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非缘感受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界种种生起？

"诸比丘，缘眼界眼触生起，缘眼触眼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眼触所生感受眼触生起，非缘眼触眼界生起；

"缘耳界耳触生起，缘耳触耳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耳触所生感受耳触生起，非缘耳触耳界生起；

"缘鼻界鼻触生起，缘鼻触鼻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鼻触所生感受鼻触生起，非缘鼻触鼻界生起；

"缘舌界舌触生起，缘舌触舌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舌触所生感受舌触生起，非缘舌触舌界生起；

"缘身界身触生起，缘身触身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身触所生感受身触生起，非缘身触身界生起；

"缘意界意触生起，缘意触意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意触所生感受意触生起，非缘意触意界生起。

“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非缘感受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界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外界种种经（Bāhiradhātunānattasuttaṃ）

9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你们说示界种种。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佛陀如下说道：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想种种经（Saññānānattasuttaṃ）

9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

"诸比丘，缘色界色想生起，缘色想色思生起，缘色思色望生起，缘色望色恼生起，缘色恼色求生起。

"诸比丘，缘声界声想生起，缘声想声思生起，缘声思声望生起，缘声望声恼生起，缘声恼声求生起。

"诸比丘，缘香界香想生起，缘香想香思生起，缘香思香望生起，缘香望香恼生起，缘香恼香求生起。

"诸比丘，缘味界味想生起，缘味想味思生起，缘味思味望生起，缘味望味恼生起，缘味恼味求生起。

"诸比丘，缘触界触想生起，缘触想触思生起，缘触思触望生起，缘触望触恼生起，缘触恼触求生起。

"诸比丘，缘法界法想生起，缘法想法思生起，缘法思法望生起，缘法望法恼生起，缘法恼法求生起。

"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非求种种经
（Nopariyesanānānattasuttaṃ）

9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非缘求种种恼种种生起，非缘恼种种望种种生起，非缘望种种思种种生起，非缘思种种想种种生起，非缘想种种界种种生起。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非缘求种种恼种种生起，非缘恼种种望种种生起，非缘望种种思种种生起，非缘思种种想种种生起，非缘想种种界种种生起？

“诸比丘，缘色界色想生起，缘色想色思生起，缘色思色望生起，缘色望色恼生起，缘色恼色求生起，非缘色求色恼生起，非缘色恼色望生起，非缘色望色思生起，非缘色思色想生起，非缘色想色界生起。

“诸比丘，缘声界声想生起，缘声想声思生起，缘声思声望生起，

缘声望声恼生起，缘声恼声求生起，非缘声求声恼生起，非缘声恼声望生起，非缘声望声思生起，非缘声思声想生起，非缘声想声界生起。

“诸比丘，缘香界香想生起，缘香想香思生起，缘香思香望生起，缘香望香恼生起，缘香恼香求生起，非缘香求香恼生起，非缘香恼香望生起，非缘香望香思生起，非缘香思香想生起，非缘香想香界生起。

“诸比丘，缘味界味想生起，缘味想味思生起，缘味思味望生起，缘味望味恼生起，缘味恼味求生起，非缘味求味恼生起，非缘味恼味望生起，非缘味望味思生起，非缘味思味想生起，非缘味想味界生起。

“诸比丘，缘触界触想生起，缘触想触思生起，缘触思触望生起，缘触望触恼生起，缘触恼触求生起，非缘触求触恼生起，非缘触恼触望生起，非缘触望触思生起，非缘触思触想生起，非缘触想触界生起。

“诸比丘，缘法界法想生起，缘法想法思生起，缘法思法望生起，缘法望法恼生起，缘法恼法求生起，非缘法求法恼生起，非缘法恼法望生起，非缘法望法思生起，非缘法思法想生起，非缘法想法界生起。

“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非缘求种种恼种种生起，非缘恼种种望种种生起，非缘望种种思种种生起，非缘思种种想种种生起，非缘想种种界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外接触种种经
（Bāhiraphassanānattasuttaṃ）

9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缘感受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缘求种种得种种生起。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缘感受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缘求种种得种种生起？

"诸比丘，缘色界色想生起，缘色想色思生起，缘色思色接触生起，缘色接触色触所生感受生起，缘色触所生感受色望生起，缘色望色恼生起，缘色恼色求生起，缘色求色得生起。

"诸比丘，缘声界声想生起，缘声想声思生起，缘声思声接触生起，缘声接触声触所生感受生起，缘声触所生感受声望生起，缘声望声恼生起，缘声恼声求生起，缘声求声得生起。

“诸比丘，缘香界香想生起，缘香想香思生起，缘香思香接触生起，缘香接触香触所生感受生起，缘香触所生感受香望生起，缘香望香恼生起，缘香恼香求生起，缘香求香得生起。

“诸比丘，缘味界味想生起，缘味想味思生起，缘味思味接触生起，缘味接触味触所生感受生起，缘味触所生感受味望生起，缘味望味恼生起，缘味恼味求生起，缘味求味得生起。

“诸比丘，缘触界触想生起，缘触想触思生起，缘触思触接触生起，缘触接触触触所生感受生起，缘触触所生感受触望生起，缘触望触恼生起，缘触恼触求生起，缘触求触得生起。

“诸比丘，缘法界法想生起，缘法想法思生起，缘法思法接触生起，缘法接触法触所生感受生起，缘法触所生感受法望生起，缘法望法恼生起，缘法恼法求生起，缘法求法得生起。

“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缘感受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缘求种种得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外接触种种第二经（Dutiyabāhiraphassanānattasuttaṃ）

9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缘感受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缘求种种得种种生起，非缘得种种求种种生起，非缘求种种恼种种生起，非缘恼种种望种种生起，非缘望种种感受种种生起，非缘感受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思种种生起，非缘思种种想种种生起，非缘想种种界种种生起。

“诸比丘，是哪些界种种？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诸比丘，此即被称为界种种。

“诸比丘，如何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缘感受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缘求种种得种种生起，非缘得种种求种种生起，非缘求种种恼种种生起，非缘恼种种望种种生起，非缘望种种感受种种生起，非缘感受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思种种生起，非缘思种种想种种生起，非缘想种种界种种生起？

“诸比丘，缘色界色想生起，缘色想色思生起，缘色思色接触生起，缘色接触色触所生感受生起，缘色触所生感受色望生起，缘色望色恼生起，缘色恼色求生起，缘色求色得生起，非缘色得色求生起，非缘色求色恼生起，非缘色恼色望生起，非缘色望色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色触所生感受色接触生起，非缘色接触色思生起，非缘色思色想生起，非缘色想色界生起。

“诸比丘，缘声界声想生起，缘声想声思生起，缘声思声接触

生起，缘声接触声触所生感受生起，缘声触所生感受声望生起，缘声望声恼生起，缘声恼声求生起，缘声求声得生起，非缘声得声求生起，非缘声求声恼生起，非缘声恼声望生起，非缘声望声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声触所生感受声接触生起，非缘声接触声思生起，非缘声思声想生起，非缘声想声界生起。

“诸比丘，缘香界香想生起，缘香想香思生起，缘香思香接触生起，缘香接触香触所生感受生起，缘香触所生感受香望生起，缘香望香恼生起，缘香恼香求生起，缘香求香得生起，非缘香得香求生起，非缘香求香恼生起，非缘香恼香望生起，非缘香望香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香触所生感受香接触生起，非缘香接触香思生起，非缘香思香想生起，非缘香想香界生起。

“诸比丘，缘味界味想生起，缘味想味思生起，缘味思味接触生起，缘味接触味触所生感受生起，缘味触所生感受味望生起，缘味望味恼生起，缘味恼味求生起，缘味求味得生起，非缘味得味求生起，非缘味求味恼生起，非缘味恼味望生起，非缘味望味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味触所生感受味接触生起，非缘味接触味思生起，非缘味思味想生起，非缘味想味界生起。

“诸比丘，缘触界触想生起，缘触想触思生起，缘触思触接触生起，缘触接触触触所生感受生起，缘触触所生感受触望生起，缘触望触恼生起，缘触恼触求生起，缘触求触得生起，非缘触得触求生起，非缘触求触恼生起，非缘触恼触望生起，非缘触望触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触触所生感受触接触生起，非缘触接触触思生起，非缘触思触想生起，非缘触想触界生起。

“诸比丘，缘法界法想生起，缘法想法思生起，缘法思法接触

生起，缘法接触法触所生感受生起，缘法触所生感受法望生起，缘法望法恼生起，缘法恼法求生起，缘法求法得生起，非缘法得法求生起，非缘法求法恼生起，非缘法恼法望生起，非缘法望法触所生感受生起，非缘法触所生感受法接触生起，非缘法接触法思生起，非缘法思法想生起，非缘法想法界生起。

“像这样，诸比丘，缘界种种想种种生起，缘想种种思种种生起，缘思种种接触种种生起，缘接触种种感受种种生起，缘感受种种望种种生起，缘望种种恼种种生起，缘恼种种求种种生起，缘求种种得种种生起，非缘得种种求种种生起，非缘求种种恼种种生起，非缘恼种种望种种生起，非缘望种种感受种种生起，非缘感受种种接触种种生起，非缘接触种种思种种生起，非缘思种种想种种生起，非缘想种种界种种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种种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界接触非接触，其后为二感受；
此五经属内部，界及想和非求；
其后为二接触，此五经属外部。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七界经（Sattadhātusuttaṃ）

9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有七个界。诸比丘，是哪七个？光界、净界、空无边处界、识无边处界、无所有处界、非想非非想处界、想受灭界，诸比丘，这些就是七界。

听闻此言，有位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有此光界，有此净界，有此空无边处界，有此识无边处界，有此无所有处界，有此非想非非想处界，有此想受灭界，尊师，这些界缘什么可知？"

佛陀说道："比丘，有此光界，此界缘黑暗可知；比丘，有此净界，此界缘不净可知；比丘，有此空无边处界，此界缘色可知；比丘，有此识无边处界，此界缘空无边处可知；比丘，有此无所有处界，此界缘识无边处可知；比丘，有此非想非非想处界，此界缘无所有处可知；比丘，有此想受灭界，此界缘灭尽可知。"

于是，该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有此光界，有此净界，有此空无边处界，有此识无边处界，有此无所有处界，有此非想非

非想处界，有此想受灭界，尊师，这些界如何等至获得？”

佛陀说道：“比丘，有此光界，有此净界，有此空无边处界，有此识无边处界，有此无所有处界，这些界是想等至获得。比丘，有此非想非非想处界，此界是余行等至获得。比丘，有此想受灭界，此界是灭尽等至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有因经（Sanidānasuttaṃ）

9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有因，欲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恚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害浅观生起，非无因。诸比丘，如何有因，欲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恚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害浅观生起，非无因？

“诸比丘，缘欲界欲想生起，缘欲想欲思生起，缘欲思欲望生起，缘欲望欲恼生起，缘欲恼欲求生起，遍求欲求的无闻凡夫依身、语、意三种方式行邪行。

“诸比丘，缘恚界恚想生起，缘恚想恚思生起，缘恚思恚望生起，缘恚望恚恼生起，缘恚恼恚求生起，遍求恚求的无闻凡夫依身、语、意三种方式行邪行。

“诸比丘，缘害界害想生起，缘害想害思生起，缘害思害望生起，

缘害望害恼生起，缘害恼害求生起，遍求害求的无闻凡夫依身、语、意三种方式行邪行。

“诸比丘，例如，有人将燃烧的草炬丢在干燥的草原上，没有迅速用手、脚灭火，像这样，诸比丘，有生长在草木中的生物，他们就会遭遇不幸和灾难。正像这样，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没有迅速地丢弃、除遣、熄灭已生起的非正想，没有令其不再生，其现世住于苦，有困扰、有苦恼、有焦灼，身体破灭，死后，就会再生于恶趣。

“诸比丘，有因，离欲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无恚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无害浅观生起，非无因。诸比丘，如何有因，离欲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无恚浅观生起，非无因；有因，无害浅观生起，非无因？

“诸比丘，缘离欲界离欲想生起，缘离欲想离欲思生起，缘离欲思离欲望生起，缘离欲望离欲恼生起，缘离欲恼离欲求生起，遍求离欲求的博闻圣弟子依身、语、意三种方式行正行。

“诸比丘，缘无恚界无恚想生起，缘无恚想无恚思生起，缘无恚思无恚望生起，缘无恚望无恚恼生起，缘无恚恼无恚求生起，遍求无恚求的博闻圣弟子依身、语、意三种方式行正行。

“诸比丘，缘无害界无害想生起，缘无害想无害思生起，缘无害思无害望生起，缘无害望无害恼生起，缘无害恼无害求生起，遍求无害求的博闻圣弟子依身、语、意三种方式行正行。

“诸比丘，例如，有人将燃烧的草炬丢在干燥的草原上，当即迅速用手、脚灭火，像这样，诸比丘，有生长在草木中的生物，他们就不会遭遇不幸和灾难。正像这样，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

迅速地丢弃、除遣、熄灭已生起的非正想，令其不再生，其现世住于乐，无困扰、无苦恼、无焦灼，身体破灭，死后，就会再生于善趣。”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繁耆迦精舍经（Giñjakāvasathasuttaṃ）

9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那提迦城外的繁耆迦精舍。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缘界想生起、见生起、浅观生起。”

听闻此言，尊者迦旃延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有此见：‘于非正等觉者，是正等觉者。’尊师，此见缘什么可知？”

佛陀说道：“迦旃延，此界大，此即是无明界。迦旃延，缘下劣界下劣想、下劣见、下劣浅观、下劣思、下劣希望、下劣志愿、下劣人、下劣语言生起，宣说、教示、告知、施设、阐明、解释、阐释下劣，我说其再生下劣。

“迦旃延，缘中等界中等想、中等见、中等浅观、中等思、中等希望、中等志愿、中等人、中等语言生起，宣说、教示、告知、施设、阐明、解释、阐释中等，我说其再生中等。

“迦旃延，缘殊胜界殊胜想、殊胜见、殊胜浅观、殊胜思、殊胜希望、殊胜志愿、殊胜人、殊胜语言生起，宣说、教示、告知、施设、阐明、解释、阐释殊胜，我说其再生殊胜。”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迦旃延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劣信解经（Hīnādhimuttikasuttaṃ）

9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现在，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经行经（Caṅkamasuttaṃ）

9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

当时，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在佛陀不远处经行；尊者大目犍连也与众多比丘在佛陀不远处经行；尊者摩诃迦叶也与众多比丘在

佛陀不远处经行；尊者阿那律也与众多比丘在佛陀不远处经行；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也与众多比丘在佛陀不远处经行；尊者优波离也与众多比丘在佛陀不远处经行；尊者阿难陀也与众多比丘在佛陀不远处经行；提婆达多也与众多比丘在佛陀不远处经行。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舍利弗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大慧者。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目犍连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大神通者。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迦叶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头陀行者。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阿那律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天眼通者。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说法者。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优波离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持律者。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阿难陀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多闻者。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在经行？”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众全部为恶欲者。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现在，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有偈经（Sagāthāsuttaṃ）

10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现在，

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

“诸比丘，例如，粪与粪交流、交际；尿与尿交流、交际；唾液与唾液交流、交际；脓与脓交流、交际；血与血交流、交际。正像这样，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现在，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劣信解者与劣信解者交流、交际。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现在，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

“诸比丘，例如，乳与乳交流、交际；油与油交流、交际；酥与酥交流、交际；蜜与蜜交流、交际；糖与糖交流、交际。正像这样，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现在，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善信解者与善信解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交际爱欲生，不交则斩断；
似登小木板，沉没于大海。

如此行懈怠，净命亦沉没；
懈怠懒惰者，对其应回避。
应以圣远离，自勉和禅定；
常行勤精进，贤者与共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无信集经（Assaddhasaṃsandanasuttaṃ）

10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

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也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无信根经（Assaddhamūlakasuttaṃ）

10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一）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

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二）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

信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三）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四）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

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五）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无惭根经（Ahirikamūlakasuttaṃ）

10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

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一）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

惭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二）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三）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

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四）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无愧根经（Anottappamūlakasuttaṃ）

10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

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一）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

愧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二）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三）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1. 寡闻根经（Appassutamūlakasuttaṃ）

10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一）

"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

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寡闻者与寡闻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多闻者与多闻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第二）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2. 懈怠根经（Kusītamūlakasuttaṃ）

10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

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过去，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未来，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现在，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懈怠者与懈怠者交流、交际；失念者与失念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勤精进者与勤精进者交流、交际；念现前者与念现前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二品完 此品共二十二经 比丘尼慧音译）

此品摄颂如下：

七界经有因经，繁耆迦精舍经；
劣信解经行经，有偈无信第七。
五个无信为根，四个无惭为根；
三个无愧为根，两个寡闻为根。
一个懈怠为根，经有三和十五；
共有二十二类，此二品所讲述。

（三）业路品（Kammapathavaggo）

1. 无定经（Asamāhitasuttaṃ）

10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无定者与无定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

"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有定者与有定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恶戒经（Dussīlasuttaṃ）

10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无信者与无信者交流、交际；无惭者与无惭者交流、交际；无愧者与无愧者交流、交际；恶戒者与恶戒者交流、交际；恶慧者与恶慧者交流、交际。

"有信者与有信者交流、交际；有惭者与有惭者交流、交际；有愧者与有愧者交流、交际；具戒者与具戒者交流、交际；具慧者与具慧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五学处经（Pañcasikkhāpadasuttaṃ）

10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杀生者与杀生者交流、交际；不与取者与不与取者交流、交际；邪淫者与邪淫者交流、交际；妄语者与妄语者交流、交际；沉溺谷果酒类等放逸因者与沉溺谷果酒类等放逸因者交流、交际。

"回避杀生者与回避杀生者交流、交际；回避不与取者与回避不与取者交流、交际；回避邪淫者与回避邪淫者交流、交际；回避妄语者与回避妄语者交流、交际；回避谷果酒类等放逸因者与回避

谷果酒类等放逸因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七业路经（Sattakammapathasuttaṃ）

11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杀生者与杀生者交流、交际；不与取者与不与取者交流、交际；邪淫者与邪淫者交流、交际；妄语者与妄语者交流、交际；离间语者与离间语者交流、交际；粗恶语者与粗恶语者交流、交际；杂秽语者与杂秽语者交流、交际。

“回避杀生者与回避杀生者交流、交际；回避不与取者与回避不与取者交流、交际；回避邪淫者与回避邪淫者交流、交际；回避妄语者与回避妄语者交流、交际；回避离间语者与回避离间语者交流、交际；回避粗恶语者与回避粗恶语者交流、交际；回避杂秽语者与回避杂秽语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十业路经（Dasakammapathasuttaṃ）

11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杀生者与杀生者交流、交际；不与取者与不与取者交流、交际；邪淫者与邪淫者交流、交际；妄语者与妄语者交流、交际；离间语者与离间语者交流、交际；粗恶语者与粗恶语者交流、交际；杂秽语者与杂秽语者交流、交际；有贪者与有贪者交流、交际；恚心者与恚心者交流、交际；邪见者与邪见者交流、交际。

“回避杀生者与回避杀生者交流、交际；回避不与取者与回避不与取者交流、交际；回避邪淫者与回避邪淫者交流、交际；回避妄语者与回避妄语者交流、交际；回避离间语者与回避离间语者交流、交际；回避粗恶语者与回避粗恶语者交流、交际；回避杂秽语者与回避杂秽语者交流、交际；无贪者与无贪者交流、交际；无恚心者与无恚心者交流、交际；正见者与正见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八支经（Aṭṭhaṅgikasuttaṃ）

11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邪

见者与邪见者交流、交际；邪思者与邪思者交流、交际；邪语者与邪语者交流、交际；邪业者与邪业者交流、交际；邪命者与邪命者交流、交际；邪精进者与邪精进者交流、交际；邪念者与邪念者交流、交际；邪定者与邪定者交流、交际。

“正见者与正见者交流、交际；正思者与正思者交流、交际；正语者与正语者交流、交际；正业者与正业者交流、交际；正命者与正命者交流、交际；正精进者与正精进者交流、交际；正念者与正念者交流、交际；正定者与正定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十支经（Dasaṅgasuttaṃ）

11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诸有情就是于界上交流、交际。邪见者与邪见者交流、交际；邪思者与邪思者交流、交际；邪语者与邪语者交流、交际；邪业者与邪业者交流、交际；邪命者与邪命者交流、交际；邪精进者与邪精进者交流、交际；邪念者与邪念者交流、交际；邪定者与邪定者交流、交际；邪智者与邪智者交流、交际；邪解脱者与邪解脱者交流、交际。

“正见者与正见者交流、交际；正思者与正思者交流、交际；正语者与正语者交流、交际；正业者与正业者交流、交际；正命者

与正命者交流、交际；正精进者与正精进者交流、交际；正念者与正念者交流、交际；正定者与正定者交流、交际；正智者与正智者交流、交际；正解脱者与正解脱者交流、交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业路品完 此品共七经 比丘尼慧音译）

此品摄颂如下：

无定经恶戒经，以及五学处经；
七业路得阐述，亦通过十业路；
第六是以八支，第七通过十支。

（四）第四品（Catutthavaggo）

1. 四界经（Catudhātusuttaṃ）

11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有此四界。哪四个？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诸比丘，此就是四界。"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正等觉前经（Pubbesambodhasuttaṃ）

11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在正等觉之前，还是尚未现等觉的菩萨时心中生起如下思考：'何为地界的乐味？何为地界的过患？何为地界的出离？何为水界的乐味？何为水界的过患？何为水界的

出离？何为火界的乐味？何为火界的过患？何为火界的出离？何为风界的乐味？何为风界的过患？何为风界的出离？’

“诸比丘，彼我如下思考：‘缘地界而乐和喜生起，此就是地界的乐味；地界无常、苦、必然变异，此就是地界的过患；于地界调伏欲贪、舍离欲贪，此就是地界的出离。缘水界而乐和喜生起，此就是水界的乐味；水界无常、苦、必然变异，此就是水界的过患；于水界调伏欲贪、舍离欲贪，此就是水界的出离。缘火界而乐和喜生起，此就是火界的乐味；火界无常、苦、必然变异，此就是火界的过患；于火界调伏欲贪、舍离欲贪，此就是火界的出离。缘风界而乐和喜生起，此就是风界的乐味；风界无常、苦、必然变异，此就是风界的过患；于风界调伏欲贪、舍离欲贪，此就是风界的出离。’

“诸比丘，对于此四界，当我还没有像这样从乐味对乐味、从过患对过患、从出离对出离证知时，诸比丘，在包含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人天众在内的此世界里，我没有宣称我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诸比丘，对于此四界，当我已经像这样从乐味对乐味、从过患对过患、从出离对出离证知时，诸比丘，在包含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人天众在内的此世界里，我宣称我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进而，我的智和见生起：‘我的解脱不动。此是最后生。现在无有再有。’”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行经（Acariṃsuttaṃ）

11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为遍求地界乐味而行，到达彼地界乐味，尽地界乐味，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地界过患而行，到达彼地界过患，尽地界过患，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地界出离而行，到达彼地界出离，尽地界出离，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

"诸比丘，我为遍求水界乐味而行，到达彼水界乐味，尽水界乐味，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水界过患而行，到达彼水界过患，尽水界过患，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水界出离而行，到达彼水界出离，尽水界出离，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

"诸比丘，我为遍求火界乐味而行，到达彼火界乐味，尽火界乐味，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火界过患而行，到达彼火界过患，尽火界过患，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火界出离而行，到达彼火界出离，尽火界出离，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

"诸比丘，我为遍求风界乐味而行，到达彼风界乐味，尽风界乐味，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风界过患而行，到

达彼风界过患，尽风界过患，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诸比丘，我为遍求风界出离而行，到达彼风界出离，尽风界出离，其为我以正慧所善见。

“诸比丘，对于此四界，当我还没有像这样从乐味对乐味、从过患对过患、从出离对出离证知时，诸比丘，在包含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人天众在内的此世界里，我没有宣称我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诸比丘，对于此四界，当我已经像这样从乐味对乐味、从过患对过患、从出离对出离证知时，诸比丘，在包含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人天众在内的此世界里，我宣称我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进而，我的智和见生起：‘我的解脱不动。此是最后生。现在无有再有。’”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若无此经（Nocedaṃsuttaṃ）

11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地界的乐味，则有情不会对地界贪著。然而，诸比丘，存在此地界的乐味，因此有情对地界贪著。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地界的过患，则有情不会对地界厌嫌。然而，诸比丘，存在此地界的过患，因此有情对地界厌嫌。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地界的出离，则有情不能从地界出离。然而，

诸比丘，存在此地界的出离，因此有情从地界出离。

“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水界的乐味，则有情不会对水界贪著。然而，诸比丘，存在此水界的乐味，因此有情对水界贪著。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水界的过患，则有情不会对水界厌嫌。然而，诸比丘，存在此水界的过患，因此有情对水界厌嫌。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水界的出离，则有情不能从水界出离。然而，诸比丘，存在此水界的出离，因此有情从水界出离。

“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火界的乐味，则有情不会对火界贪著。然而，诸比丘，存在此火界的乐味，因此有情对火界贪著。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火界的过患，则有情不会对火界厌嫌。然而，诸比丘，存在此火界的过患，因此有情对火界厌嫌。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火界的出离，则有情不能从火界出离。然而，诸比丘，存在此火界的出离，因此有情从火界出离。

“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风界的乐味，则有情不会对风界贪著。然而，诸比丘，存在此风界的乐味，因此有情对风界贪著。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风界的过患，则有情不会对风界厌嫌。然而，诸比丘，存在此风界的过患，因此有情对风界厌嫌。诸比丘，如果不存在此风界的出离，则有情不能从风界出离。然而，诸比丘，存在此风界的出离，因此有情从风界出离。

“诸比丘，对于此四界，当有情没有从乐味对乐味、从过患对过患、从出离对出离证知时，诸比丘，在包含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人天众在内的此世界里，有情没有出离、离缚、自在、以无缚之心而住。诸比丘，对于此四界，只有当有情从乐味对乐味、从过患对过患、从出离对出离证知时，诸比丘，在包含天、魔、梵、

沙门、婆罗门、人天众在内的此世界里，有情乃出离、离缚、自在、以无缚之心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唯苦经（Ekantadukkhasuttaṃ）

11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如果此地界唯苦、苦随行、苦显现、乐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地界贪著。然而，诸比丘，地界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因此有情对地界贪著。

“诸比丘，如果此水界唯苦、苦随行、苦显现、乐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水界贪著。然而，诸比丘，水界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因此有情对水界贪著。

“诸比丘，如果此火界唯苦、苦随行、苦显现、乐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火界贪著。然而，诸比丘，火界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因此有情对火界贪著。

“诸比丘，如果此风界唯苦、苦随行、苦显现、乐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风界贪著。然而，诸比丘，风界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因此有情对风界贪著。

“诸比丘，如果此地界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地界厌嫌。然而，诸比丘，地界是苦、苦随行、苦显现、

乐不显现，因此有情对地界厌嫌。

“诸比丘，如果此水界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水界厌嫌。然而，诸比丘，水界是苦、苦随行、苦显现、乐不显现，因此有情对水界厌嫌。

“诸比丘，如果此火界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火界厌嫌。然而，诸比丘，火界是苦、苦随行、苦显现、乐不显现，因此有情对火界厌嫌。

“诸比丘，如果此风界唯乐、乐随行、乐显现、苦不显现，则有情不会对风界厌嫌。然而，诸比丘，风界是苦、苦随行、苦显现、乐不显现，因此有情对风界厌嫌。”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欢喜经（Abhinandasuttaṃ）

11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欢喜地界者，其欢喜苦。欢喜苦者，我说其未从苦解脱。诸比丘，欢喜水界者，其欢喜苦。欢喜苦者，我说其未从苦解脱。诸比丘，欢喜火界者，其欢喜苦。欢喜苦者，我说其未从苦解脱。诸比丘，欢喜风界者，其欢喜苦。欢喜苦者，我说其未从苦解脱。

“诸比丘，不欢喜地界者，其不欢喜苦。不欢喜苦者，我说其

从苦解脱。诸比丘，不欢喜水界者，其不欢喜苦。不欢喜苦者，我说其从苦解脱。诸比丘，不欢喜火界者，其不欢喜苦。不欢喜苦者，我说其从苦解脱。诸比丘，不欢喜风界者，其不欢喜苦。不欢喜苦者，我说其从苦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生起经（Uppādasuttaṃ）

12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地界的生起、住立、转生、显现，其是苦的生起、诸病的住立、老死的显现。诸比丘，水界的生起、住立、转生、显现，其是苦的生起、诸病的住立、老死的显现。诸比丘，火界的生起、住立、转生、显现，其是苦的生起、诸病的住立、老死的显现。诸比丘，风界的生起、住立、转生、显现，其是苦的生起、诸病的住立、老死的显现。

“诸比丘，地界灭尽、寂止、终结，其是苦的灭尽、诸病的寂止、老死的终结。诸比丘，水界灭尽、寂止、终结，其是苦的灭尽、诸病的寂止、老死的终结。诸比丘，火界灭尽、寂止、终结，其是苦的灭尽、诸病的寂止、老死的终结。诸比丘，风界灭尽、寂止、终结，其是苦的灭尽、诸病的寂止、老死的终结。”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沙门婆罗门经（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2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有此四界。哪四个？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不如实了知此四界的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然而，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实了知此四界的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沙门婆罗门第二经（Dutiya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2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有此四界。哪四个？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不如实了知此四界的生起、终结、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然而，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实了知此四界的生起、终结、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沙门婆罗门第三经
（Tatiya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2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不深知地界、不深知地界的生起，不深知地界的灭尽，不深知通向地界灭尽的行道；不深知水界、不深知水界的生起，不深知水界的灭尽，不深知通向水界灭尽的行道；不深知火界、不深知火界的生起，不深知火界的

灭尽，不深知通向火界灭尽的行道；不深知风界、不深知风界的生起，不深知风界的灭尽，不深知通向风界灭尽的行道，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然而，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深知地界、深知地界的生起，深知地界的灭尽，深知通向地界灭尽的行道；深知水界、深知水界的生起，深知水界的灭尽，深知通向水界灭尽的行道；深知火界、深知火界的生起，深知火界的灭尽，深知通向火界灭尽的行道；深知风界、深知风界的生起，深知风界的灭尽，深知通向风界灭尽的行道，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四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此品摄颂如下：

四界经正等觉前，行经及若无此经；
唯苦经欢喜生起，三沙门婆罗门经。

（第三之界相应完）



第四、无始相应
（Anamatagg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二品构成，共包含二十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草薪经（Tiṇakaṭṭhasuttaṃ）

12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此阎浮提的草、木、枝、叶，假如有人将其砍下，堆在一个地方，作成四指长的小棍，放在那里，称：'此是我的母亲，此是我母亲的母亲。'诸比丘，此阎浮提的草、木、枝、叶已经遍尽、灭尽，该人的母亲的母亲尚未遍尽。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地经（Pathavīsuttaṃ）

12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假如有人将此大地做成枣核大小的泥球，放在那里，称：‘此是我的父亲，此是我父亲的父亲。’诸比丘，此大地已经遍尽、灭尽，该人的父亲的父亲尚未遍尽。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泪经（Assusuttaṃ）

12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与四大海的水相比，哪个更多？”

“尊师，如我们对世尊所教之法的理解，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我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的确，诸比丘，的确。诸比丘，你们如此正确理解我所教之法。诸比丘，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母亲的死亡。对于经历母亲死亡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父亲的死亡。对于经历父亲死亡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兄弟的死亡。对于经历兄弟死亡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姊妹的死亡。对于经历姊妹死亡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

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儿子的死亡。对于经历儿子死亡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女儿的死亡。对于经历女儿死亡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亲戚的减损。对于经历亲戚减损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财富的减损。对于经历财富减损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疾病的不幸。对于经历疾病不幸的你们，因为与不可意相连结、与可意不相连结而悲泣、哭泣所流出、流下的泪水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乳经（Khīrasuttaṃ）

12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你们所饮用的母乳，与四大海的水相比，哪个更多？"

"尊师，如我们对世尊所教之法的理解，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我们所饮用的母乳，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的确，诸比丘，的确。诸比丘，你们如此正确理解我所教之法。诸比丘，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你们所饮用的母乳，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山岳经（Pabbatasuttaṃ）

12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有位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该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劫有多长？"

"比丘，劫很长。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

"那么，尊师，能否做个比喻？"

"可以，比丘。"佛陀回答道。"比丘，例如，有一座大山，长一由旬、宽一由旬、高一由旬，没有断裂，没有洞穴，非常坚固。于是，有人每过一百年用迦尸产的布擦拭一次。比丘，通过这样的行动，该大山更快地走向遍尽、灭尽，而不是劫。正像这样，比丘，劫很长。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此为何故？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比丘，长久以来，你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芥子经（Sāsapasuttaṃ）

12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有位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该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劫有多长？"

"比丘，劫很长。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

"那么，尊师，能否做个比喻？"

"可以，比丘。"佛陀回答道。"比丘，例如，有一座铁制的城市，长一由旬、宽一由旬、高一由旬，为芥子粒所充满。于是，有人每过一百年取走一粒芥子。比丘，通过这样的行动，该大堆芥子更快地走向遍尽、灭尽，而不是劫。正像这样，比丘，劫很长。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此为何故？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比丘，长久以来，你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弟子经（Sāvakasuttaṃ）

13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很多比丘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已经度过、逝去的劫究竟是多少？"

“诸比丘，已经度过、逝去的劫更多。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

“那么，尊师，能否做个比喻？”

“可以，诸比丘。”佛陀回答道。“诸比丘，例如，在此有四位弟子，还有百岁寿命、还可活百年。他们每天各随念百千劫。还有百岁寿命、还可活百年的四位弟子过了百年以后死去，还有未为彼等随念的劫。正像这样，诸比丘，劫很长。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恒河经（Gaṅgāsuttaṃ）

13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有位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已经度过、逝去的劫究竟是多少？”

“婆罗门，已经度过、逝去的劫很多。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

“那么，乔达摩尊者，能否做个比喻？”

“可以，婆罗门。”佛陀回答道。“婆罗门，例如，此恒河从出生的地方开始向大海所在的地方流淌，此中间的沙子，其不可数，不能够说是这么多沙子，或这么多百沙子，或这么多千沙子，或这么多百千沙子。与之相比，婆罗门，已经度过、逝去的劫更多。其很难以这么多年、或这么多百年、或这么多千年、或这么多百千年计数。此为何故？婆罗门，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婆罗门，长久以来，你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婆罗门，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听闻此言，彼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此为佛陀所说。彼婆罗门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木杖经（Daṇḍasuttaṃ）

13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

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例如，被抛向上空的木杖有时是根部落地，有时是中间落地，有时是顶端落地。正像这样，诸比丘，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有时是从此世去到彼世，有时是从彼世来到此世。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人经（Puggalasuttaṃ）

13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例如，一劫中一个人的轮转、轮回，存有如此大的骨锁、骨堆、骨山，如同此毗富罗山，如果想收集起来，也聚拢不完。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

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一劫之中一个人，堆积一起之遗骨；
宛若一座大山峰，此为大仙之所说。
进而此为其告知，毗富罗山般高大；
胜过灵鹫之山峰，摩揭陀国山围外。
但当对于诸圣谛，通过正慧以观察；
即苦和苦之生起，以及对于苦超越；
并有八支圣人道，可令达至苦止息。
其人最多有七次，极七返生来轮回；
成为苦之中断者，一切结缚灭尽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一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草薪地经和泪经，乳经山岳芥子经；
弟子经和恒河经，木杖经以及人经。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贫穷经（Duggatasuttaṃ）

13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你们看到有人贫穷、寒酸相时，对此，应得出结论：'长期以来我们也如此经历过。'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幸福经（Sukhitasuttaṃ）

13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你们看到有人幸福、富贵相时，对此，应得出结论：‘长期以来我们也如此经历过。’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三十经（Tiṃsamattasuttaṃ）

13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有三十位跋威雅嘉族比丘，全部为阿兰若住者，全部为常乞食者，全部为粪扫衣者，全部为但三衣者，全部为有结者，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这时，佛陀如下思考：“此三十位跋威雅嘉族比丘，全部为阿兰若住者，全部为常乞食者，全部为粪扫衣者，全部为但三衣者，全部为有结者。我为他们说示如此法，他们于此座则将无取著，心从诸漏解脱。”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与四大海的水相比，哪个更多？”

“尊师，如我们对世尊所教之法的理解，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我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的确，诸比丘，的确。诸比丘，你们如此正确理解我所教之法。诸比丘，长久以来轮转、轮回中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生为牛、处于牛状态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生为水牛、处于水牛状态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生为羊、处于羊状态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生为山羊、处于山羊状态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生为鹿、处于鹿状态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生为鸡、处于鸡状态的你们，因为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生为猪、处于猪状态的你们，因为被切掉

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因为作为强盗，当作强盗被逮捕，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因为作为盗匪，当作盗匪被逮捕，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因为作为淫贼，作为淫贼被逮捕，被切掉头颅而流出的血，这个才更多，而不是四大海的水。

“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就在此解说被阐述时，三十位跋威雅嘉族比丘无取著，心从诸漏解脱。

4. 母亲经（Mātusuttaṃ）

13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在长久的时间里，彼有情很难获得不为母亲的状态。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

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父亲经（Pitusuttaṃ）

13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在长久的时间里，彼有情很难获得不为父亲的状态。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兄弟经（Bhātusuttaṃ）

13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在长久的时间里，彼有情很难获得不为兄弟的状态。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姊妹经（Bhaginisuttaṃ）

14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在长久的时间里，彼有情很难获得不为姊妹的状态。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

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儿子经（Puttasuttaṃ）

14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在长久的时间里，彼有情很难获得不为儿子的状态。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女儿经（Dhītusuttaṃ）

14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诸比丘，在长久的时间里，彼有情很难获得不为女儿的状态。此为何故？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像这样，诸比丘，长久以来，你们经历痛苦、经历辛苦、经历灾厄，墓地增大。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毗富罗山经（Vepullapabbatasuttaṃ）

14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轮回无始无终。对于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结、轮转中、轮回中的诸有情，最先的开始不为所知。

“诸比丘，过去，此座大山名为‘东竹’。诸比丘，当时的人叫做‘提跋罗’。诸比丘，提跋罗人的寿命四万岁。诸比丘，提跋罗人用四天登上东竹山，用四天下山。诸比丘，当时，拘留孙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生于世。诸比丘，拘留孙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以名为比杜拉和散吉跋两位弟子为二贤首。诸比丘，看，此座山的那个名字已经消失，那些人已经死亡，彼世尊已经般涅槃。像这样，

诸比丘，诸行无常；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定；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息。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诸比丘，过去，此座大山名为‘跋卡卡’。诸比丘，当时的人叫做‘劳希达’。诸比丘，劳希达人的寿命三万岁。诸比丘，劳希达人三天登上跋卡卡山，三天下山。诸比丘，当时，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生于世。诸比丘，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以名为比耀萨和优塔拉两位弟子为二贤首。诸比丘，看，此座山的那个名字已经消失，那些人已经死亡，彼世尊已经般涅槃。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常；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定；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息。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诸比丘，过去，此座大山名为‘素帕塞’。诸比丘，当时的人叫做‘须辟亚’。诸比丘，须辟亚人的寿命二万岁。诸比丘，须辟亚人用两天登上素帕塞山，用两天下山。诸比丘，当时，迦叶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生于世。诸比丘，迦叶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以名为提萨和巴罗德瓦迦两位弟子为二贤首。诸比丘，看，此座山的那个名字已经消失，那些人已经死亡，彼世尊已经般涅槃。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常；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定；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息。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诸比丘，现在，此座大山名为‘毗富罗’。诸比丘，现在的人叫做‘摩揭陀’。诸比丘，摩揭陀人的寿命很短、很少、转瞬即逝，寿命百岁左右。诸比丘，摩揭陀人须臾间登上毗富罗山，须臾间下山。诸比丘，现在，阿罗汉、正等觉者的我生于世。诸比丘，阿罗汉、正等觉者的我以名为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弟子为二贤首。诸比丘，

将有彼时，此座山的这个名字将消失，这些人将死亡，我将般涅槃。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常；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定；像这样，诸比丘，诸行无息。既然如此，诸比丘，于一切行上应厌离、应离贪、应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东竹和提跋罗，跋卡卡劳希达；
须辟亚素帕塞，摩揭陀毗富罗。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二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贫穷和幸福经，三十和母父经；
兄弟姊妹儿子，女儿毗富罗山。

（第四之无始相应完）

第五、迦叶相应

（Kassapasaṃyuttaṃ）

本相应包含十三部经。

1. 知足经（Santuṭṭhasuttaṃ）

14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迦叶是对所有法衣都知足者，是对所有法衣知足的称赞者，也没有因为法衣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法衣也不苦恼，得到法衣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

"诸比丘，此迦叶是对所有托钵食都知足者，是对所有托钵食知足的称赞者，也没有因为托钵食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托钵食也不苦恼，得到托钵食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

"诸比丘，此迦叶是对所有坐卧处都知足者，是对所有坐卧处知足的称赞者，也没有因为坐卧处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坐卧处也不苦恼，得到坐卧处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

"诸比丘，此迦叶是对所有医药等资具都知足者，是对所有医药等资具知足的称赞者，也没有因为医药等资具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医药等资具也不苦恼，得到医药等资具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

"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习：'我们也是对所有法衣

都知足者，是对所有法衣知足的称赞者，也不因为法衣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法衣也不苦恼，得到法衣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我们也是对所有托钵食都知足者，是对所有托钵食知足的称赞者，也不因为托钵食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托钵食也不苦恼，得到托钵食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我们也是对所有坐卧处都知足者，是对所有坐卧处知足的称赞者，也不因为坐卧处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坐卧处也不苦恼，得到坐卧处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我们也是对所有医药等资具都知足者，是对所有医药等资具知足的称赞者，也不因为医药等资具而陷入邪求、不恰当，没有得到医药等资具也不苦恼，得到医药等资具也不执着、不痴迷、无罪过、见过患，具出离慧而受用。'

"像这样，诸比丘，我以迦叶或等同于迦叶者教诫你们，你们得到教诫以后，应如法行动。"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无愧经（Anottappīsuttaṃ）

145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摩诃迦叶和尊者舍利弗住在波罗奈外仙人堕处的鹿野苑。傍晚，尊者舍利弗从禅坐中出定，接近尊者摩诃迦叶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尊者摩诃迦叶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舍利弗对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朋友迦叶，在此，所谓不勇猛者、无愧者不可能正等觉、不可能

涅槃、不可能到达无上的瑜伽安稳。然而，勇猛者、有愧者能够正等觉、能够涅槃、能够到达无上的瑜伽安稳。那么，朋友，究竟从哪一点上称不勇猛者、无愧者不可能正等觉、不可能涅槃、不可能到达无上的瑜伽安稳？朋友，究竟从哪一点上称勇猛者、有愧者能够正等觉、能够涅槃、能够到达无上的瑜伽安稳？”

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在此，朋友，比丘知道‘于我未曾生起的邪不善法，现起时会导致非利益’，却不发起勇猛。知道‘于我已生起的邪不善法，未被舍弃时会导致非利益’，却不发起勇猛。知道‘于我未生起的善法，未生起时会导致非利益’，却不发起勇猛。知道‘于我已生起的善法，现灭时会导致非利益’，不发起勇猛。像这样，朋友，就是不勇猛者。

“那么，朋友，如何是无愧者？在此，朋友，比丘知道‘于我未曾生起的邪不善法，现起时会导致非利益’，却没有愧。知道‘于我已生起的邪不善法，未被舍弃时会导致非利益’，却没有愧。知道‘于我未生起的善法，未生起时会导致非利益’，却没有愧。知道‘于我已生起的善法，现灭时会导致非利益’，没有愧。像这样，朋友，就是无愧者。像这样，朋友，不勇猛者、无愧者不可能正等觉、不可能涅槃、不可能到达无上的瑜伽安稳。

“那么，朋友，如何是勇猛者？比丘知道‘于我未曾生起的邪不善法，现起时会导致非利益’，便发起勇猛。知道‘于我已生起的邪不善法，未被舍弃时会导致非利益’，便发起勇猛。知道‘于我未生起的善法，未生起时会导致非利益’，便发起勇猛。知道‘于我已生起的善法，现灭时会导致非利益’，发起勇猛。像这样，朋友，就是勇猛者。

“那么，朋友，如何是有愧者？在此，朋友，比丘知道‘于我未曾生起的邪不善法，现起时会导致非利益’，便有愧。知道‘于我已生起的邪不善法，未被舍弃时会导致非利益’，便有愧。知道‘于我未生起的善法，未生起时会导致非利益’，便有愧。知道‘于我已生起的善法，现灭时会导致非利益’，有愧。像这样，朋友，就是有愧者。像这样，朋友，勇猛者、有愧者能够正等觉、能够涅槃、能够到达无上的瑜伽安稳。”

此为尊者摩诃迦叶所说，尊者舍利弗内心喜悦，欢喜尊者摩诃迦叶所说。

3. 如月经（Candūpamasuttaṃ）

14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你们应如月般接近诸善人家，舍弃身、舍弃心，于诸善人家行常新法、不傲慢。诸比丘，例如，人眺望枯井、或山崖、或深渊，舍弃身、舍弃心。像这样，诸比丘，你们应如月般接近诸善人家，舍弃身、舍弃心，于诸善人家行常新法、不傲慢。诸比丘，迦叶如月般接近诸善人家，舍弃身、舍弃心，于诸善人家行常新法、不傲慢。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什么样的比丘堪能接近诸善人家？”

“尊师，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指导，以世尊为所依。

尊师，请世尊解释此言说的含义。听闻世尊的解释，比丘众将加以忆持。”

于是，佛陀在空中挥动拳头，说道：“诸比丘，例如，此拳于虚空无执着、无捕捉、无捆缚，像这样，诸比丘，任何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心于诸善人家无执着、无捕捉、无捆缚：‘欲获得利益者当获得，欲获得功德者当做功德。’自己获得后感到满意、生起善意，像这样，他人获得后同样感到满意、生起善意。诸比丘，这样的比丘堪能接近诸善人家。

“诸比丘，迦叶接近诸善人家，心于诸善人家无执着、无捕捉、无捆缚：‘欲获得利益者当获得，欲获得功德者当做功德。’自己获得后感到满意、生起善意，像这样，他人获得后同样感到满意、生起善意。

“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什么样的比丘的说法是非清净？什么样的比丘的说法是清净？”

“尊师，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指导，以世尊为所依。尊师，请世尊解释此言说的含义。听闻世尊的解释，比丘众将加以忆持。”

“既然如此，那么，诸比丘，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任何具有如此心的比丘对他人说法：‘来，听我说法，听后进而信法，具有净信者应对我做净行相。’诸比丘，这样的比丘的说法是非清净。

“诸比丘，任何具有如此心的比丘对他人说法：‘法是为佛陀所善说，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来，

听我说法，听后进而了知法，深知以后进而如法行动。’像这样，以法的善法性为他人说法，依悲悯、依怜悯，以慈悲为他人说法。诸比丘，这样的比丘的说法是清净。

“诸比丘，迦叶就是以如此心对他人说法：‘法是为佛陀所善说，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来，听我说法，听后进而了知法，了知以后进而如法行动。’像这样，以法的善法性为他人说法，依悲悯、依怜悯，以慈悲为他人说法。

“像这样，诸比丘，我以迦叶或等同于迦叶者教诫你们，你们得到教诫以后，应如法行动。”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檀越经（Kulūpakasuttaṃ）

14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若如下说道：“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什么样的比丘堪能成为檀越？什么样的比丘不堪成为檀越？”

“尊师，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指导，以世尊为所依。尊师，请世尊解释此言说的含义。听闻世尊的解释，比丘众将加以忆持。”

“既然如此，那么，诸比丘，请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任何比丘接近诸善人家，称：'为我布施，不是不布施；为我布施多，不是少；为我布施殊胜，不是粗劣；为我布施迅速，不是迟缓；为我恭敬布施，不是不恭敬。'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不布施，比丘因此而生气，其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

"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少，不是多，比丘因此而生气，其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粗劣，不是殊胜，比丘因此而生气，其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迟缓，不是迅速，比丘因此而生气，其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不恭敬，不是恭敬，比丘因此而生气，其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这样的比丘不堪成为檀越。

"诸比丘，任何比丘接近诸善人家，称：'在此可以获得于其他家一样的获得。为我布施，不是不布施；为我布施多，不是少；为我布施殊胜，不是粗劣；为我布施迅速，不是迟缓；为我恭敬布施，不是不恭敬。'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不布施，比丘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

"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少，不是多，比丘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粗劣，不是殊胜，比丘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迟缓，不是迅速，比丘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如果

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比丘布施不恭敬，不是恭敬，比丘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诸比丘，这样的比丘堪能成为檀越。

“诸比丘，迦叶是如此心接近诸善人家，称：‘在此可以获得于其他家一样的获得。为我布施，不是不布施；为我布施多，不是少；为我布施殊胜，不是粗劣；为我布施迅速，不是迟缓；为我恭敬布施，不是不恭敬。’诸比丘，如果对以如此之心接近诸善人家的彼迦叶不布施，迦叶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布施少，不是多，迦叶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布施粗劣，不是殊胜，迦叶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布施迟缓，不是迅速，迦叶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布施不恭敬，不是恭敬，迦叶不因此而生气，其不因为此缘故而感受痛苦、忧伤。

“像这样，诸比丘，我以迦叶或等同于迦叶者教诫你们，你们得到教诫以后，应如法行动。”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老朽经（Jiṇṇasuttaṃ）

14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尊者摩诃迦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迦叶，现在你已年老，你的此粗麻布粪扫衣沉重，应舍弃。因此，迦叶，你亦当受持居家者的衣，

亦当受用招待食，亦当住在我身边。”

“尊师，长久以来我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

“那么，迦叶，你现观到什么利益，长久以来你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

“尊师，我现观到两个利益，即现观自己的现法乐住和怜悯后世的人众，长久以来我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即‘后世的人众定会得出论断：“有彼佛陀和追随佛陀的弟子，他们长久以来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

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他们如法行动，对于他们，此将成为长久的利益和安乐。

“尊师，我看到此两个利益，长久以来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

佛陀说道：“很好，很好，迦叶。迦叶，实际上你是向道者，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为了更多人的安乐，为了对世间的怜悯，为了人天的利益、利得、安乐。为此，迦叶，你当受持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当游化托钵，当住于阿兰若。”

6. 教诫经（Ovādasuttaṃ）

14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尊者摩诃迦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迦叶，教诫比丘众。迦叶，为比丘众说法。迦叶，我或你应教诫比丘众，我或你应为比丘众说法。”

“尊师，现在比丘众恶口，为恶言法所充满，不堪忍，对于教导的把握不善巧。尊师，在此，我看到阿难陀的弟子般度比丘和阿那律的弟子阿比季卡比丘以所闻相互说服：‘来，比丘，谁说的更多？谁说的更殊胜？谁说的更长久？’”

于是，佛陀对某位比丘说道："比丘，你以我之言去对阿难陀的弟子般度比丘和阿那律的弟子阿比季卡比丘说：'导师有话对尊者们说。'"

"好，尊师。"该比丘应诺佛陀以后向彼等比丘所在的地方接近，靠近以后，对彼等比丘如下说道："导师有话对尊者们说。"

"好，朋友。"彼等比丘应答该比丘以后向佛陀所在的地方接近，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彼等比丘如下说道："诸比丘，这是真的吗？听说你们以所闻相互说服：'来，比丘，谁说的更多？谁说的更殊胜？谁说的更长久？'"

"是，尊师。"

"诸比丘，难道你们是这样了知我所教示的法吗？即'来，诸比丘，你们以所闻相互说服："来，比丘，谁说的更多？谁说的更殊胜？谁说的更长久？"'"

"不是，尊师。"

"诸比丘，如果你们不是这样了知我所教示的法，那么，愚蠢之人，你们在做什么？作为知何者、见何者，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却以所闻相互说服：'来，比丘，谁说的更多？谁说的更殊胜？谁说的更长久？'"

于是，彼等比丘以头顶礼佛陀双足，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们犯了罪，我们是如此愚痴、如此昏昧、如此不善，我们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却以所闻相互说服：'来，比丘，谁说的更多？谁说的更殊胜？谁说的更长久？'尊师，为了防护未来，请世尊接纳我们所犯此罪。"

"诸比丘，你们的确犯了罪，你们是如此愚痴、如此昏昧、如

此不善，你们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却以所闻相互说服：‘来，比丘，谁说的更多？谁说的更殊胜？谁说的更长久？’诸比丘，既然你们知道犯了罪，如法忏悔，那么，我们对你们加以接受。诸比丘，知道犯了罪，如法忏悔，获得了对未来的防护，此是圣人律上的增上。”

7. 教诫第二经（Dutiyaovādasuttaṃ）

15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尊者摩诃迦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迦叶，教诫比丘众。迦叶，为比丘众说法。迦叶，我或你应教诫比丘众，我或你应为比丘众说法。”

“尊师，现在比丘众恶口，为恶言法所充满，不堪忍，对于教导的把握不善巧。尊师，任何人于诸善法无信、于诸善法无惭、于诸善法无愧、于诸善法无精进、于诸善法无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衰退可待，而不是增大。

“尊师，例如，对于黑分的月亮，当夜晚或白昼来临，颜色衰退，圆度衰退，光亮衰退，高宽衰退。正像这样，尊师，任何人于诸善法无信、于诸善法无惭、于诸善法无愧、于诸善法无精进、于诸善法无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衰退可待，而不是增大。

“‘人无信’，尊师，此为衰退；‘人无惭’，尊师，此为衰退；‘人无愧’，尊师，此为衰退；‘人懈怠’，尊师，此为衰退；

‘人恶慧’，尊师，此为衰退；‘人易怒’，尊师，此为衰退；‘人有怨恨’，尊师，此为衰退；‘没有教诫的比丘’，尊师，此为衰退。

“尊师，任何人于诸善法有信、于诸善法有惭、于诸善法有愧、于诸善法勤精进、于诸善法有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增大可待，而不是衰退。

“尊师，例如，对于白分的月亮，当夜晚或白昼来临，颜色增大，圆度增大，光亮增大，高宽增大。正像这样，尊师，任何人于诸善法有信、于诸善法有惭、于诸善法有愧、于诸善法勤精进、于诸善法有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增大可待，而不是衰退。

“‘人有信’，尊师，此为非衰退；‘人有惭’，尊师，此为非衰退；‘人有愧’，尊师，此为非衰退；‘人勤精进’，尊师，此为非衰退；‘人有慧’，尊师，此为非衰退；‘人无怒’，尊师，此为非衰退；‘人无怨恨’，尊师，此为非衰退；‘有教诫的比丘’，尊师，此为非衰退。”

佛陀说道：“很好，很好，迦叶。迦叶，任何人于诸善法无信、于诸善法无惭、于诸善法无愧、于诸善法无精进、于诸善法无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衰退可待，而不是增大。

“例如，迦叶，对于黑分的月亮，当夜晚或白昼来临，颜色衰退，圆度衰退，光亮衰退，高宽衰退。正像这样，迦叶，任何人于诸善法无信、于诸善法无惭、于诸善法无愧、于诸善法无精进、于诸善法无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衰退可待，而不是增大。

“‘人无信’，迦叶，此为衰退；‘人无惭’，迦叶，此为衰

退；‘人无愧’，迦叶，此为衰退；‘人懈怠’，迦叶，此为衰退；‘人恶慧’，迦叶，此为衰退；‘人易怒’，迦叶，此为衰退；‘人有怨恨’，迦叶，此为衰退；‘没有教诫的比丘’，迦叶，此为衰退。

“迦叶，任何人于诸善法有信、于诸善法有惭、于诸善法有愧、于诸善法勤精进、于诸善法有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增大可待，而不是衰退。

“例如，迦叶，对于白分的月亮，当夜晚或白昼来临，颜色增大，圆度增大，光亮增大，高宽增大。正像这样，迦叶，任何人于诸善法有信、于诸善法有惭、于诸善法有愧、于诸善法勤精进、于诸善法有慧，当夜晚或白昼来临，对于该人，于诸善法唯增大可待，而不是衰退。

“‘人有信’，迦叶，此为非衰退；‘人有惭’，迦叶，此为非衰退；‘人有愧’，迦叶，此为非衰退；‘人勤精进’，迦叶，此为非衰退；‘人有慧’，迦叶，此为非衰退；‘人无怒’，迦叶，此为非衰退；‘人无怨恨’，迦叶，此为非衰退；‘有教诫的比丘’，迦叶，此为非衰退。”

8. 教诫第三经（Tatiyaovādasuttaṃ）

15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尊者摩诃迦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迦叶，教诫比丘众。迦叶，为比丘众说法。迦叶，我或你应教诫比丘众，我或你应为比丘众说法。”

“尊师，现在比丘众恶口，为恶言法所充满，不堪忍，对于教导的把握不善巧。”

“迦叶，过去的长老比丘众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

“在此，有比丘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长老比丘众以坐具招待他：‘来，比丘，此比丘如何称呼？此比丘的确吉祥，此比丘的确是求学者。来，比丘，请于此坐具就座。’

“于是，迦叶，新参比丘众如下思考：‘彼比丘是阿兰若住者，也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是常乞食者，也是常乞食的称赞者；是粪扫衣者，也是粪扫衣的称赞者；是但三衣者，也是但三衣的称赞者；是少欲者，也是少欲的称赞者；是知足者，也是知足的称赞者；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是不交往者，也是不交往的称赞者；是勤精进者，也是勤精进的称赞者。长老比丘众以坐具招待他：“来，比丘，此比丘如何称呼？此比丘的确吉祥，此比丘的确是求学者。来，比丘，请于此坐具就座。”’他们如是行动。对于他们，此成为长久的利益和安乐。

“然而，现在的长老比丘众不是阿兰若住者，也不是阿兰若住的称赞者；不是常乞食者，也不是常乞食的称赞者；不是粪扫衣者，也不是粪扫衣的称赞者；不是但三衣者，也不是但三衣的称赞者；不是少欲者，也不是少欲的称赞者；不是知足者，也不是知足的称赞者；不是独住者，也不是独住的称赞者；不是不交往者，也不是不交往的称赞者；不是勤精进者，也不是勤精进的称赞者。

“在此，有比丘有名、有名声，是衣、托钵食、坐卧处、医药等资具的利得者，长老比丘众以坐具招待他：‘来，比丘，此比丘如何称呼？此比丘的确吉祥，此比丘的确是想要同梵行者。来，比丘，请于此坐具就座。’

“于是，迦叶，新参比丘众如下思考：‘此比丘有名、有名声，是衣、托钵食、坐卧处、医药等资具的利得者，长老比丘众以坐具招待他：“来，比丘，此比丘如何称呼？此比丘的确吉祥，此比丘的确是想要同梵行者。来，比丘，请于此坐具就座。”’他们如是行动。对于他们，此成为长久的非利益和痛苦。

“迦叶，对其正说者如果说：‘梵行者苦恼是因为梵行的苦恼，梵行者希求是因为梵行的希求。’那么，迦叶，现在，对其正说者应说：‘梵行者苦恼是因为梵行的苦恼，梵行者希求是因为梵行的希求。’”

9. 禅证知经（Jhānābhiññasuttaṃ）

15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离开诸欲，离开诸不善法，到达并住立于有浅观、有深观、因远离而生喜和乐的初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由于离开诸欲，离开诸不善法，到达并住立于有浅观、有深观、因远离而生喜和乐的初禅。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离开喜，住于舍，具念，具正知，以身体感知乐，到达并住立于圣者所称的‘有舍、具念、住于乐’的第三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离开喜，住于舍，具念，具正知，以身体感知乐，到达并住立于圣者所称的‘有舍、具念、住于乐’的第三禅。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舍弃乐，舍弃苦，以前早已熄灭喜和忧，到达并住立于非苦非乐、舍念遍净的第四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舍弃乐，舍弃苦，以前早已熄灭喜和忧，到达并住立于非苦非乐、舍念遍净的第四禅。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色想，有对想灭尽，不作意种种想，到达并住立于‘虚空乃无边’的空无边处。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色想，有对想灭尽，不作意种种想，到达并住立于‘虚空乃无边’的空无边处。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识

乃无边’的识无边处。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识乃无边’的识无边处。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乃无所有’的无所有处。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乃无所有’的无所有处。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到达并住立于非想非非想处。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到达并住立于非想非非想处。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到达并住立于想受灭而住。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到达并住立于想受灭。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体验种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体验种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清净、非凡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以清净、非凡

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则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则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随念种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这里。’像这样，

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随念种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这里。'像这样，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是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不诽谤圣人，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是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不诽谤圣人，

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

“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诸烦恼的灭尽而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由于诸烦恼的灭尽而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住房经（Upassayasuttaṃ）

15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阿难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摩诃迦叶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迦叶尊者，我们去接近某某比丘尼僧舍。”

“朋友阿难陀，你去，你有应作的要务。”

第二次，尊者阿难陀对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迦叶尊者，我们去接近某某比丘尼僧舍。”

“朋友阿难陀，你去，你有应作的要务。”

第三次，尊者阿难陀对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迦叶尊者，我们去接近某某比丘尼僧舍。”

于是，尊者摩诃迦叶于上午，着衣，持衣钵，以尊者阿难陀为随侍沙门，接近某某比丘尼僧舍，接近以后坐在备好的座位上。众

多比丘尼接近尊者摩诃迦叶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尊者摩诃迦叶，然后坐于一旁。尊者摩诃迦叶以法语对坐于一旁的彼比丘尼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以法语对坐于一旁的彼比丘尼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后，尊者摩诃迦叶从座位起身，离开。

不满的偷罗低舍比丘尼发出不满之言："摩诃迦叶大德怎么竟然想在博学圣人阿难陀大德面前说法？恰似卖针人想在制针人的面前卖针，正是像这样，摩诃迦叶大德竟然想在博学圣人阿难陀大德面前说法。"

尊者摩诃迦叶听到偷罗低舍比丘尼所说的此言。于是，尊者摩诃迦叶对尊者阿难陀如下说道："朋友阿难陀，是我是卖针人，你是制针人，还是我是制针人，你是卖针人？"

"迦叶尊者，请原谅，女人愚蠢。"

"朋友阿难陀，你且住，你的僧众不要再细究。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离开诸欲，离开诸不善法，到达并住立于有浅观、有深观、因远离而生喜和乐的初禅。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由于离开诸欲，离开诸不善法，到达并住立于有浅观、有深观、因远离而生喜和乐的初禅'？"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离开诸欲，离开诸不善法，到达并住立于有浅观、有深观、因远离而生喜和乐的初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由于离开诸欲，离开诸不善法，到达并住立于有浅观、有深观、因

远离而生喜和乐的初禅。'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离开喜，住于舍，具念，具正知，以身体感知乐，到达圣者所称的"有舍、具念、住于乐"的第三禅而住。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离开喜，住于舍，具念，具正知，以身体感知乐，到达圣者所称的"有舍、具念、住于乐"的第三禅'？"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离开喜，住于舍，具念，具正知，以身体感知乐，到达并住立于圣者所称的"有舍、具念、住于乐"的第三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离开喜，住于舍，具念，具正知，以身体感知乐，

到达并住立于圣者所称的“有舍、具念、住于乐”的第三禅。’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舍弃乐，舍弃苦，以前早已熄灭喜和忧，到达并住立于非苦非乐、舍念遍净的第四禅。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舍弃乐，舍弃苦，以前早已熄灭喜和忧，到达并住立于非苦非乐、舍念遍净的第四禅’？”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舍弃乐，舍弃苦，以前早已熄灭喜和忧，到达并住立于非苦非乐、舍念遍净的第四禅。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舍弃乐，舍弃苦，以前早已熄灭喜和忧，到达并住立于非苦非乐、舍念遍净的第四禅。’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色想，有对想灭尽，不作意种种想，到达并住立于“虚空乃无边”的空无边处。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色想，有对想灭尽，不作意种种想，到达并住立于“虚空乃无边”的空无边处。’？”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色想，有对想灭尽，不作意种种想，到达并住立于“虚空乃无边”的空无边处。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色想，有对想灭尽，不作意种种想，到达并住立于“虚空乃无边”的空无边处。’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

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识乃无边”的识无边处。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识乃无边”的识无边处。’？”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识乃无边”的识无边处。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识乃无边”的识无边处。’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乃无所有”的无所有处。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乃无所有”的无所有处’？”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乃无所有”的无所有处。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乃无所有”的无所有处。’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到达并住立于非想非非想处。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到达并住立于非想非非想处’？”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到达并住立于非想非非想处。诸比丘，

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到达并住立于非想非非想处。’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到达并住立于想受灭。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到达并住立于想受灭’？”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到达想受灭而住。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到达想受灭。’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体验种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体验种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

要希望，则体验种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体验种种神通，变成一、变成多，变成多、变成一，无障碍地出现、隐藏、穿墙、穿越城墙、穿越山脉，恰似在虚空中。于地面上下沉浮，恰似在水里。在水中不沉没，恰似在地上。在空中结跏趺而行，恰似有翅膀的飞鸟。即使是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也可以用手摩触，还可以用身体在梵天界行使自在力。'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清净、非凡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以清净、非凡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清净、非凡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以清净、非凡的天耳听到天和人的两种声音，或远或近。'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则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

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则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则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以心熟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有贪之心则知是有贪之心，离贪之心则

知是离贪之心；有嗔之心则知是有嗔之心，离嗔之心则知是离嗔之心；有痴之心则知是有痴之心，离痴之心则知是离痴之心；统一之心则知是统一之心，散乱之心则知是散乱之心；大心则知是大心，非大心则知是非大心；有上心则知是有上心，无上心则知是无上心；已入定之心则知是已入定之心，尚未入定之心则知是尚未入定之心；解脱之心则知是解脱之心，尚未解脱之心则知是尚未解脱之心。’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随念种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这里。”像这样，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随念种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这里。”像这样，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随念种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这里。”像这样，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随念种种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个坏劫生、多个成劫生、多个坏成劫生。“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那里。在那里，我具有这样的名、这样的姓、这样的种姓、这样的食物，感受这样的乐和苦，具有这样的寿命。在那里死去，再生到这里。”像这样，随念着具有行相、具有境况的多种宿住。’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是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

不诽谤圣人，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是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不诽谤圣人，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是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不诽谤圣人，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诸比丘，迦叶

只要希望，则亦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事实上，这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恶业，具足语恶业，具足意恶业，诽谤圣人，是邪见者，是邪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苦处、难处、地狱的恶趣。然而，那些受人尊敬的有情因为具足身善业，具足语善业，具足意善业，不诽谤圣人，是正见者，是正见业的受持者。他们的身体破灭，死后将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像这样，以清净、非凡的天眼观察卑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贫穷的众有情的死亡、再生，深知众有情随业而行。’

“朋友阿难陀，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诸烦恼的灭尽而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诸比丘，阿难陀只要希望，则亦由于诸烦恼的灭尽而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

“不是，尊者。”

“朋友，我在世尊面前于比丘僧中得到指定：‘诸比丘，我只要希望，则由于诸烦恼的灭尽而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诸比丘，迦叶只要希望，则亦由于诸烦恼的灭尽而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

“朋友，想覆盖我的六神通者，恰似想以多罗树叶覆盖七肘或七肘半高的大象。”

后来，偷罗低舍比丘尼从梵行断离。

11. 法衣经（Cīvarasuttaṃ）

154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摩诃迦叶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阿难陀与大比丘僧众一起在南山游化。

当时，尊者阿难陀的三十位共住比丘，大多很年轻，却弃学还俗。尊者阿难陀在南山随意游化，向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向尊者摩诃迦叶所在的地方接近，靠近以后顶礼尊者摩诃迦叶，然后坐于一旁。尊者摩诃迦叶对坐于一旁的尊者阿难陀如下说道："朋友阿难陀，依于多少利益，世尊允许在善人家三人共食？"

"迦叶尊者，依于三种利益，世尊允许在善人家三人共食：为了折伏恶作者，为了温和比丘的安住；为了僧团不为恶欲宗徒所破坏；为了怜悯在家众。迦叶尊者，依于此三种利益，世尊允许在善人家三人共食。"

"朋友阿难陀，那么，为何你与这些不守护诸根门、饮食不知量、不精勤警寤的新参比丘一起游化？我认为你这是在破坏谷物而游化。我认为你这是在令善人家恼害而游化。朋友阿难陀，你的人众破坏。你的众新少年遭到破坏。这个少年不知量。"

"迦叶尊者，我的头上都长出了白发。尽管如此，我现在也没有脱离迦叶尊者的'少年'一词。"

"尽管如此，朋友阿难陀，你与这些不守护诸根门、饮食不知量、不精勤警寤的新参比丘一起游化。我认为你这是在破坏谷物而游化。我认为你这是在令善人家恼害而游化。朋友阿难陀，你的人众破坏。你的众新少年遭到破坏。这个少年不知量。"

偷罗难陀比丘尼听到“实际上，阿难陀大德被摩诃迦叶大德以‘少年’一词斥责。”

于是，不满的偷罗难陀比丘尼发出不满之言：“曾经是外道沙门的摩诃迦叶大德竟然想以‘少年’一词斥责博学圣人阿难陀大德？”尊者摩诃迦叶听到偷罗难陀比丘尼所说的此言。

于是，尊者摩诃迦叶对尊者阿难陀如下说道：“朋友阿难陀，偷罗难陀比丘尼真是信口雌黄。朋友，我自剃除须发，披上僧衣，舍家出家以来，没有指定其他导师，除了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朋友，曾经，我还是在家状态时，如下思考：‘家庭生活障碍重重，如同泥泞土路，出家则似空旷露地。居家生活很难像贝磨珍珠般进行完全圆满、完全遍净的梵行。我剃除须发，披上僧衣，舍家出家如何？’朋友，后来，彼我制作杂布大衣，世上有诸阿罗汉，我指定他们，剃除须发，披上僧衣，舍家出家。

“如此出家以后，在道路上行走之时，其看到世尊在王舍城与那烂陀中间的多子塔院安坐。看到以后，我如下思考：‘实际上我想见导师，我就要见世尊；实际上我想见善逝，我就要见世尊；实际上我想见正等觉者，我就要见世尊。’朋友，彼我当场扑倒在世尊脚下，对世尊如下说道：‘尊师，世尊是我的老师，我是弟子。尊师，世尊是我的老师，我是弟子。’听闻此言，朋友，世尊对我如下说道：‘迦叶，对于如此一切心具足的弟子，若对不知者告知‘我知’，若对不见者告知‘我见’，则其头破裂。迦叶，我对知者告知‘我知’，对见者告知‘我见’。

“‘因此，迦叶，你应该这样学：“在长老、新参、中坚中我将生起深深惭愧。”迦叶，你应该像这样学。’

“‘因此，迦叶，你应该这样学：“我将听闻任何具善之法，对于这一切，我将抓住核心，作意思维，全神贯注，倾听闻法。”迦叶，你应该像这样学。’

“‘因此，迦叶，你应该这样学：“具悦的身至念不为我舍弃。”迦叶，你应该像这样学。’

“像这样，朋友，世尊教诫我以后从座位起身离开。朋友，在七天里，我作为有诤者在王国内乞食，在第八天，智生起。

“朋友，世尊离开道路接近一棵树下。于是，朋友，我将大衣四折，铺好以后对世尊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坐在这里，其会成为我长久的利益和安乐。’朋友，世尊坐在铺好的座位上。就座以后，朋友，世尊对我如下说道：‘迦叶，你的这件杂布大衣很柔软。’‘尊师，请世尊以慈悯为我接受杂布大衣。’‘那么，迦叶，你受持我舍弃的麻布粪扫衣。’‘尊师，我将受持世尊舍弃的麻布粪扫衣。’朋友，彼我将杂布大衣供养世尊，我受持世尊舍弃的麻布粪扫衣。

“朋友，对其正说者如果说：‘由于受持舍弃的麻布粪扫衣，是佛陀子、是嗣子、是从口生、是法化作、是法继承者。’那么，其正是对我正说：‘由于受持舍弃的麻布粪扫衣，是佛陀子、是嗣子、是从口生、是法化作、是法继承者。’

“朋友，我只要希望，则由于离开诸欲，离开诸不善法，到达并住立于有浅观、有深观、因远离而生喜和乐的初禅。朋友，我只要希望，则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朋友，我只要希望，则离开喜，住于舍，具念，具正知，以身体感知乐，到

达并住立于圣者所称的‘有舍、具念、住于乐’的第三禅。朋友，我只要希望，则舍弃乐，舍弃苦，以前早已熄灭喜和忧，到达并住立于非苦非乐、舍念遍净的第四禅。朋友，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色想，有对想灭尽，不作意种种想，到达并住立于‘虚空乃无边’的空无边处。朋友，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识乃无边’的识无边处。朋友，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到达并住立于‘乃无所有’的无所有处。朋友，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到达并住立于非想非非想处。朋友，我只要希望，则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到达并住立于想受灭。朋友，我只要希望，则由于诸烦恼的灭尽而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

“朋友，想覆盖我的六神通者，恰似想以多罗树叶覆盖七肘或七肘半高的大象。”

后来，偷罗难陀比丘尼从梵行断离。

12. 死后经（Paraṃmaraṇasuttaṃ）

155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摩诃迦叶和尊者舍利弗住在波罗奈外仙人堕处的鹿野苑。

傍晚，尊者舍利弗从禅坐中出定，接近尊者摩诃迦叶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尊者摩诃迦叶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舍利弗对尊者摩诃迦叶如下说道：“朋友迦叶，如来死后是否存在？”

尊者摩诃迦叶说道："朋友，世尊对此无解答，所谓'如来死后存在'。"

"那么，朋友，如来死后是否不存在？"

尊者摩诃迦叶说道："朋友，世尊对此无解答，所谓'如来死后不存在'。"

"那么，朋友，如来死后是否既存在又不存在？"

尊者摩诃迦叶说道："朋友，世尊对此无解答，所谓'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

"那么，朋友，如来死后是否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

尊者摩诃迦叶说道："朋友，世尊对此无解答，所谓'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

"朋友，世尊为何对此无解答？"

"朋友，因为此不具有意义，不是初梵行，不是为了厌离，不是为了离贪，不是为了灭尽，不是为了寂灭，不是为了证智，不是为了正觉，不是为了涅槃而转起。因此世尊对此无解答。"

"朋友，世尊对于什么解答？"

尊者摩诃迦叶说道："朋友，世尊对于'此是苦'解答，世尊对于'此是苦的生起'解答，世尊对于'此是苦的灭尽'解答，世尊对于'此是通向苦灭尽的行道'解答。"

"朋友，世尊为何对此解答？"

"朋友，因为此具有意义，是初梵行，是为了厌离，是为了离贪，是为了灭尽，是为了寂灭，是为了证智，是为了正觉，是为了涅槃而转起。因此世尊对此解答。"

此为尊者摩诃迦叶所说。尊者舍利弗内心喜悦，欢喜尊者摩诃

迦叶所说。

13. 相似正法经
（Saddhammappatirūpakasuttaṃ）

15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摩诃迦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摩诃迦叶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是何因、何缘，往昔学处很少，很多比丘证知而定立？然而，尊师，是何因、何缘，现在学处很多，很少比丘证知而定立？"

"迦叶，这是因为正在消失的正法于七个方面隐没，所以学处很多，很少比丘证知而定立。迦叶，并不是在相似正法于世上生起前正法隐没，而是因为相似正法于世上生起，所以正法隐没。

"例如，迦叶，并不是在似金于世上生起前真金消亡，而是因为似金于世上生起，所以真金消亡。像这样，迦叶，并不是在相似正法于世上生起前正法隐没，而是因为相似正法于世上生起，所以正法隐没。

"迦叶，不是地界令正法隐没，不是水界令正法隐没，不是火界令正法隐没，不是风界令正法隐没，是彼愚人生起，令此正法隐没。例如，迦叶，船因为超载而沉没。迦叶，事实上，正法隐没并非如此。

"迦叶，此五衰退法为了正法的错乱、隐没而转起。哪五个？在此，迦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导师无尊重、无依从而住；于法不尊重、不依从而住；于僧无尊重、无依从而住；于

学无尊重、无依从而住；于定无尊重、无依从而住。迦叶，此五衰退法为了正法的错乱、隐没而转起。

“迦叶，此五法为了正法的住立、不错乱、不隐没而转起。哪五个？在此，迦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导师有尊重、有依从而住；于法有尊重、有依从而住；于僧有尊重、有依从而住；于学有尊重、有依从而住；于定有尊重、有依从而住。迦叶，此五法为了正法的住立、不错乱、不隐没而转起。”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摩诃迦叶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五之迦叶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三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相应摄颂如下：

知足无愧经，如月檀越经；
老朽教诫三，禅证知住房；
法衣死后经，相似正法经。

（第五之迦叶相应完）

第六、利得恭敬相应
（Lābhasakkār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四品构成，共包含四十三部经。其中，第一品和第三品分别包含十部经，第二品的169包含八部经，第四品的187包含六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巨恐经（Dāruṇasuttaṃ）

15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鱼钩经（Baḷisasuttaṃ）

15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

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例如，渔夫将带有食饵的鱼钩投入甚深湖中。某条看到食饵的鱼将其吞食。于是，诸比丘，吞下鱼钩的该鱼因为渔夫而遭遇不幸，遭遇灾难，成为渔夫的囊中物。

"诸比丘，所谓渔夫，其就是魔罗帕皮魔的同义语。所谓鱼钩，其就是利得、恭敬、名声的同义语。诸比丘，任何品味、希求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之比丘，诸比丘，该比丘被称为是因为魔罗帕皮魔而遭遇不幸，遭遇灾难，成为魔罗帕皮魔的囊中物。

"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龟经（Kummasuttaṃ）

15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往昔，在一个湖里长久居住着一大户乌龟。诸比丘，一只大乌龟对一只小乌龟如下说道：'小龟，你不要去这个领域。'

"然而，诸比丘，小乌龟去了那个领域，渔夫立即用带钩将其

射中。于是，诸比丘，小乌龟接近大乌龟所在的地方。诸比丘，大乌龟看到小乌龟从远处过来。看到以后，对小乌龟如下说道：‘小龟，你没有去那个领域吧？’

‘大龟，我去了那个领域。’

‘小龟，你是否没有受伤、受害？’

‘大龟，我没有受伤、受害，但是此条绳从我的后面一直绑缚着。’

‘小龟，你的确受伤、的确受害。因为那些父辈、祖辈因为该条绳而遭遇不幸，遭遇灾难。小龟，你去，你现在不属于我们。’

“诸比丘，所谓渔夫，其就是魔罗帕皮魔的同义语。所谓带钩，其就是利得、恭敬、名声的同义语。所谓绳，其就是喜贪的同义语。诸比丘，任何品味、希求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之比丘，诸比丘，该比丘被称为是因为魔罗帕皮魔而遭遇不幸，遭遇灾难，成为魔罗帕皮魔的囊中物。

“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长毛经（Dīghalomikasuttaṃ）

16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例如，长毛山羊进入荆棘丛。其处处踯躅、处处取著、处处被束缚、处处遭遇不幸与灾难。正像这样，诸比丘，在此，有些比丘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村庄或城镇托钵乞食。其处处踯躅、处处取著、处处被束缚、处处遭遇不幸与灾难。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粪虫经（Mīḷhakasuttaṃ）

16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例如，有一个粪虫以大粪为上等食，满腹大粪、满身大粪，在其面前大粪堆积如山。据此其蔑视其他粪虫：‘我以大粪为上等食，满腹大粪、满身大粪，

在我的面前此大粪堆积如山。’正像这样，诸比丘，在此，有些比丘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村庄或城镇托钵乞食。他在那里尽情饮食，还接受了第二天的招待，其托钵食亦充满。其去到园林，在比丘众中炫耀：‘我是尽情饮食，还接受了第二天的招待，我的此托钵食亦充满，我是衣、食、卧具、医药等资具的利得者，然而其他比丘功德少、能力弱，是衣、食、卧具、医药等资具的非利得者。’其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轻视其他温和比丘。诸比丘，对于该愚蠢之人，此成为长久的非利益和痛苦。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雷电经（Asanisuttaṃ）

16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雷电落到谁那里？利得、恭敬、名声到达而意未到达的有学人那里。

“诸比丘，所谓雷电，其就是利得、恭敬、名声的同义语。像这样，

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涂毒经（Diddhasuttaṃ）

16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何人为涂了毒液的箭所射中？利得、恭敬、名声到达而意未到达的有学人那里。

“诸比丘，所谓箭，其就是利得、恭敬、名声的同义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豺狼经（Siṅgālasuttaṃ）

16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你们是否在夜晚的黎明时分听到老狼的嚎叫？"

"听到，尊师。"

"诸比丘，该老狼患有名为疥疮的病，不乐意去洞穴，也不乐意去树下，也不乐意去露地，无论在什么地方行、在什么地方立、在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卧，在任何地方都遭遇不幸与灾难。正像这样，诸比丘，在此，有些比丘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不乐意去空弃房屋，也不乐意去树下，也不乐意去露地，无论在什么地方行、在什么地方立、在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卧，在任何地方都遭遇不幸与灾难。

"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毗岚婆经（Verambhasuttaṃ）

16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在上空吹起名为毗岚婆的大风。飞到那里的鸟被毗岚婆风吹散。被毗岚婆风吹散的鸟，脚去到那里，翅膀去到那里，头去到那里，身体去到那里。正像这样，诸比丘，在此，有些比丘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村庄或城镇托钵乞食。不护身、不护语、不护心、念不现前、不护诸根。于是，其看到衣着暴露或衣着不整的女性。看到彼衣着暴露或衣着不整的女性后，贪令心堕落。由于贪令心堕落，其弃学还俗。他人夺其衣，他人夺其钵，他人夺其坐具，他人夺其针筒，如同被毗岚婆风吹散的鸟。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有偈经（Sagāthakasuttaṃ）

16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看到某人为恭敬所征服，心被占领，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苦处、恶处、难处的地狱。在此，诸比丘，我看到某人为不恭敬所征服，心被占领，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苦处、恶处、难处的地狱。在此，诸比丘，我看到某人为恭敬和不恭敬双方所征服，心被占领，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苦处、恶处、难处的地狱。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恭敬不恭敬，对于彼二者；
等持不动摇，住于无量定。
恒常静虑者，微细观见者；
欢喜执取灭，称彼为善人。"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一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巨恐鱼钩龟经，长毛经粪虫经；
雷电涂毒豺狼，毗岚婆有偈经。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金钵经（Suvaṇṇapātisuttaṃ）

16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装满银的金钵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银钵经（Rūpiyapātisuttaṃ）

16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装满金的银钵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10. 金币经等八经（Suvaṇṇanikkhasuttādiaṭṭhakaṃ）

16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金币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

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三）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百枚金币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四）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钝金币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五）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百枚钝金币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

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六）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遍满黄金的土地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七）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些许财物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八）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活命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

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九）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绝色佳丽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十）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本品摄颂如下：

二钵二黄金，后有二钝金；
大地些许财，活命绝佳人。

（第二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三）第三品（Tatiyavaggo）

1. 妇女经（Mātugāmasuttaṃ）

17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对于某人，一妇女不会占领其心而立，但是对于该人，利得、恭敬、名声占领其心而立。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美人经（Kalyāṇīsuttaṃ）

17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对于某人，一绝色佳丽不会占领其心而立，但是对于该人，利得、恭敬、名声占领其心而立。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独子经（Ekaputtakasuttaṃ）

17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具信优婆夷对可爱、可意独子正祈愿时如下祈愿：‘孩子，愿你如此，如质多居家者和哈达迦林住者！’诸比丘，对于我的优婆塞弟子众，其是标杆，其是标准，即质多居家者和哈达迦林住者。‘孩子，如果你舍家出家，那么，愿你如此，如舍利弗和目犍连！’诸比丘，对于我的比丘弟子众，其是标杆，其是标准，即舍利弗和目犍连。‘孩子，愿利得、

恭敬、名声不到达有学、未达意的你！’诸比丘，如果利得、恭敬、名声到达有学、未达意的比丘，其则构成他的障碍。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独女经（Ekadhītusuttaṃ）

17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具信优婆夷对可爱、可意独女正祈愿时如下祈愿：‘孩子，愿你如此，如拘双多罗优婆夷和难陀母亲鞭卢堪达奇！’诸比丘，对于我的优婆夷弟子众，其是标杆，其是标准，即拘双多罗优婆夷和难陀母亲鞭卢堪达奇。‘孩子，如果你舍家出家，那么，愿你如此，如差摩比丘尼和莲花色比丘尼！’诸比丘，对于我的比丘尼弟子众，其是标杆，其是标准，即差摩比丘尼和莲花色比丘尼。‘孩子，利得、恭敬、名声不到达有学、未达意的你！’诸比丘，如果利得、恭敬、名声到达有学、未达意的比丘尼，其则构成她的障碍。像这样，诸比丘，利得、

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沙门婆罗门经（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7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不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进而，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而住。

“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进而，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沙门婆罗门第二经
（Dutiya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7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不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生起、终结、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进而，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生起、终结、乐味、过患、出离，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进而，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沙门婆罗门第三经
（Tatiyasamaṇabrāhmaṇasuttaṃ）

17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

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不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不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生起，不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灭尽，不如实了知通向利得、恭敬、名声灭尽的行道，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不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不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不能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诸比丘，任何沙门、婆罗门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生起，如实了知利得、恭敬、名声的灭尽，如实了知通向利得、恭敬、名声灭尽的行道，诸比丘，在我看来，彼诸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中被尊为沙门、于婆罗门中被尊为婆罗门，而且，彼诸尊者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沙门义或婆罗门义而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表皮经（Chavisuttaṃ）

17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

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切开表皮，切开表皮以后切开真皮，切开真皮以后切开肉，切开肉以后切开筋，切开筋以后切开骨，切开骨以后深入骨髓而立。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绳子经（Rajjusuttaṃ）

17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切开表皮，切开表皮以后切开真皮，切开真皮以后切开肉，切开肉以后切开筋，切开筋以后切开骨，切开骨以后深入骨髓而立。

"诸比丘，例如，有力之人以结实马尾绳捆住腿摩擦。其绳切开表皮，切开表皮以后切开真皮，切开真皮以后切开肉，切开肉以后切开筋，切开筋以后切开骨，切开骨以后深入骨髓而立。正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切开表皮，切开表皮以后切开真皮，切开真皮以后切开肉，切开肉以后切开筋，切开筋以后切开骨，切

开骨以后深入骨髓而立。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比丘经（Bhikkhusuttaṃ）

17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彼比丘是漏尽阿罗汉，对于其，我也说利得、恭敬、名声是障碍。”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陀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为何对于漏尽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障碍？”

“阿难陀，有彼不动的心解脱者，对于其，我不说利得、恭敬、名声是障碍。阿难陀，对于彼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者，有诸现法乐住的证得，对于这些，我说利得、恭敬、名声是障碍。像这样，阿难陀，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阿难陀，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阿难陀，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阿难陀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三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妇女经和美女经，儿子经和独女经；
三沙门婆罗门经，表皮绳子和比丘。

（四）第四品（Catutthavaggo）

1. 破坏经（Bhindisuttaṃ）

18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提婆达多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破坏僧团。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善根经（Kusalamūlasuttaṃ）

18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提婆达多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对于他，善根已经断绝。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善法经（Kusaladhammasuttaṃ）

18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提婆达多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对于他，善法已经断绝。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白法经（Sukkadhammasuttaṃ）

18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诸比丘，提婆达多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对于他，白法已经断绝。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离去不久经（Acirapakkantasuttaṃ）

18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当时，提婆达多刚离开不久。于是，佛陀针对提婆达多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提婆达多因为自毁，利得、恭敬、名声生起。提婆达多因为损他，利得、恭敬、名声生起。

“诸比丘，例如，芭蕉因为自毁获得果实，因为损他获得果实。正像这样，诸比丘，提婆达多因为自毁，利得、恭敬、名声生起。提婆达多因为损他，利得、恭敬、名声生起。

“诸比丘，例如，竹子因为自毁获得果实，因为损他获得果实。正像这样，诸比丘，提婆达多因为自毁，利得、恭敬、名声生起。提婆达多因为损他，利得、恭敬、名声生起。

“诸比丘，例如，芦苇因为自毁获得果实，因为损他获得果实。正像这样，诸比丘，提婆达多因为自毁，利得、恭敬、名声生起。提婆达多因为损他，利得、恭敬、名声生起。

“诸比丘，例如，驴马因为自毁获得胎儿，因为损他获得胎儿。正像这样，诸比丘，提婆达多因为自毁，利得、恭敬、名声生起。提婆达多因为损他，利得、恭敬、名声生起。”

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恰似果实毁芭蕉，竹子芦苇亦如是；
恭敬毁灭邪恶人，犹如胎儿对驴马。”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五百车经（Pañcarathasatasuttaṃ）

18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少年阿阇世早晚为提婆达多做五百车供养，亦运送五百份乳粥做食物供养。于是，众多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

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少年阿阇世早晚为提婆达多做五百车供养，亦运送五百份乳粥做食物供养。"

"诸比丘，不要羡慕提婆达多的利得、恭敬、名声。诸比丘，只要少年阿阇世早晚为提婆达多做五百车供养，亦运送五百份乳粥做食物供养，诸比丘，对于提婆达多，于诸善法可期待的唯是减损，不是增大。

"诸比丘，例如，在凶犬的鼻子上弄破胆囊，像这样，诸比丘，该犬将会更加凶暴，正像这样，诸比丘，只要少年阿阇世早晚为提婆达多做五百车供养，亦运送五百份乳粥做食物供养，诸比丘，对于提婆达多，于诸善法可期待的唯是减损，不是增大。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母亲经（Mātusuttaṃ）

18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

‘此尊者即使为了母亲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13. 父亲等六经（Pitusuttādichakkaṃ）

18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父亲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八）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

‘此尊者即使为了兄弟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九）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姊妹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十）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儿子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十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

‘此尊者即使为了女儿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十二）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在此，诸比丘，我以心熟知某人之心：‘此尊者即使为了造物主也不会说故意的妄语。’我看到其后来为利得、恭敬、名声所征服，心被占领，说故意的妄语。像这样，诸比丘，利得、恭敬、名声是巨恐、苦涩、粗暴，是无上瑜伽安稳获得的障碍。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舍弃已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令于我们生起的利得、恭敬、名声不占领心而立。’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第十三）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四品完　此品共十三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破坏根和二法，离去车和母亲；
父亲兄弟姊妹，儿女和造物主。

（第六之利得恭敬相应完）



第七、罗睺罗相应

（Anamatagg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二品构成，共包含二十二部经。其中，第一品包含十部经，第二品的 199 包含九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眼经（Cakkhusuttaṃ）

18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鼻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身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意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亦厌离，于耳亦厌离，于鼻亦厌离，于舌亦厌离，于身亦厌离，于意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色经（Rūpasuttaṃ）

18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声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香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法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亦厌离，于声亦厌离，于香亦厌离，于味亦厌离，于触亦厌离，于法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识经（Viññāṇasuttaṃ）

19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

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耳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鼻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舌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身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意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识亦厌离，于耳识亦厌离，于鼻识亦厌离，于舌识亦厌离，于身识亦厌离，于意识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触经（Samphassasuttaṃ）

19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耳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鼻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舌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身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意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触亦厌离，于耳触亦厌离，于鼻触亦厌离，于舌触亦厌离，于身触亦厌离，于意触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受经（Vedanāsuttaṃ）

19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触所生感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耳触所生感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鼻触所生感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舌触所生感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身触所生感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意触所生感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耳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鼻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舌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身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意触所生感受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想经（Saññāsuttaṃ）

19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声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香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味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触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法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想亦厌离，于声想亦厌离，于香想亦厌离，于味想亦厌离，于触想亦厌离，于法想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思经（Sañcetanāsuttaṃ）

19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声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香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味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触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法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思亦厌离，于声思亦厌离，于香思亦厌离，于味思亦厌离，于触思亦厌离，于法思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渴爱经（Taṇhāsuttaṃ）

19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渴爱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声渴爱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香渴爱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味渴爱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触渴爱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法渴爱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渴爱亦厌离，于声渴爱亦厌离，于香渴爱亦厌离，于味渴爱亦厌离，于触渴爱亦厌离，于法渴爱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界经（Dhātusuttaṃ）

19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地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水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火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风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空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识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地界亦厌离，于水界亦厌离，于火界亦厌离，于风界亦厌离，于空界亦厌离，于识界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蕴经（Khandhasuttaṃ）

19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为我简略教示法。听闻世尊的法，我一个人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而住。”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诸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亦厌离，于受亦厌离，于想亦厌离，于诸行亦厌离，于识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一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眼及色与识，触及受与想；
思渴爱及界，蕴等十部经。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眼经（Cakkhusuttaṃ）

19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如下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鼻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身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意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亦厌离，于耳亦厌离，于鼻亦厌离，于舌亦厌离，于身亦厌离，于意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10. 色等九经（**Rūpādisuttanavakaṃ**）

19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如下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声、香、味、触、法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亦厌离，于声亦厌离，于香亦厌离，于味亦厌离，于触亦厌离，于法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二）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识亦厌离，于耳识亦厌离，于鼻识亦厌离，于舌识亦厌离，于身识亦厌离，于意识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三）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触亦厌离，于耳触亦厌离，于鼻触亦厌离，于舌触亦厌离，于身触亦厌离，于意触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四）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眼触所生感受、耳触所生感受、鼻触所生感受、舌触所生感受、身触所生感受、意触所生感受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眼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耳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鼻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舌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身触所生感受亦厌离，于意触所生感受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五）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想、声想、香想、味想、触想、法想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想亦厌离，于声想亦厌离，于香想亦厌离，于味想亦厌离，于触想亦厌离，于法想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六）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思、声思、香思、味思、触思、法思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思亦厌离，于声思亦厌离，于香思亦厌离，于味思亦厌离，于触思亦厌离，于法思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七）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渴爱、声渴爱、香渴爱、味渴爱、触渴爱、法渴爱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渴爱亦厌离，于声渴爱亦厌离，于香渴爱亦厌离，于味渴爱亦厌离，于触渴爱亦厌离，于法渴爱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八）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地界亦厌离，于水界亦厌离，于火界亦厌离，于风界亦厌离，于空界亦厌离，于识界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第九）

进而，佛陀说道：“罗睺罗，对此如何思考？色、受、想、诸行、识是常还是无常？”

“是无常，尊师。”

“无常者，其是苦还是乐？”

“是苦，尊师。”

“无常、苦、必然变异者，认为‘此是我的，此是我，此是我的我’，

此是否恰当？”

“不恰当，尊师。”

“罗睺罗，如此照见的博闻圣弟子于色亦厌离，于受亦厌离，于想亦厌离，于诸行亦厌离，于识亦厌离。厌离者离贪，因离贪而解脱，于解脱生起‘已解脱’之智，深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第十）

11. 随眠经（Anusayasuttaṃ）

20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对于如何知者、如何见者，于此有识之身和外在一切相不生起我见我所见的慢随眠？”

“罗睺罗，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色，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色‘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受，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受‘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想，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想‘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行，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行‘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识，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识‘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罗睺罗，对于如此知者、如此见者，于此有识之身和外在一切相不生起我见、我所见的慢随眠。”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2. 远离经（Apagatasuttaṃ）

20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罗睺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罗睺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对于如何知者、如何见者，于此有识之身和外在一切相成为远离我见我所见慢者、超越种种心意者、寂止者、善解脱者？”

“罗睺罗，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色，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色‘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无取著地成为解脱者。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受，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受‘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无取著地成为解脱者。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想，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

或远或近，一切想‘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无取著地成为解脱者。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行，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行‘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无取著地成为解脱者。

“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识，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劣或优，或远或近，一切识‘此不是我的，此不是我，此不是我的我’，像这样，对其应如实以正慧加以观察，无取著地成为解脱者。

“罗睺罗，对于如此知者、如此见者，于此有识之身和外在一切相成为远离我见我所见慢者、超越种种心意者、寂止者、善解脱者。”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罗睺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二品完　此品共十二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眼和色及识，接触及感受；
想和思及爱，界蕴彼等十；
随眼远离经，此品阐述之。

（第七之罗睺罗相应完）



第八、勒叉那相应
（Lakkhaṇ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二品构成，共包含二十一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骨头经（Aṭṭhisuttaṃ）

20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骨架。秃鹫、

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肋骨内部，撕裂、拉扯。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屠牛人。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肉片经（Pesisuttaṃ）

20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

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肉片。秃鹫、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撕裂、拉扯。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屠牛人。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肉团经（Piṇḍasuttaṃ）

20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

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肉团。秃鹫、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撕裂、拉扯该肉团。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捕鸟人。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无皮经（Nicchavisuttaṃ）

20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无皮人。秃鹫、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撕裂、拉扯。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屠羊人。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剑毛经（Asilomasuttaṃ）

20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

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剑毛人。他的那些剑上下飞舞，落在他的身体上。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屠猪人。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长矛经（Sattisuttaṃ）

20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长矛人。他的那些长矛上下飞舞，落在他的身体上。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捕鹿人。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箭毛经（Usulomasuttaṃ）

20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箭毛人。他的那些箭上下飞舞，落在他的身体上。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

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拷问官。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针毛经（Sūcilomasuttaṃ）

20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

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针毛人。他的那些针上下飞舞，落在他的身体上。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御车夫。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针毛第二经（Dutiyasūcilomasuttaṃ）

21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

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针毛人。他的那些针从其头上进入，从口里出来；从口里进入，从胸部出来；从胸部进入，从腹部出来；从腹部进入，从大腿出来；从大腿进入，从小腿出来；从小腿进入，从双足出来。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挑拨离间者。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瓮形经（Kumbhaṇḍasuttaṃ）

21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瓮形人。其行走时也带着一堆睾丸行走；坐下时也坐在一堆睾丸上。秃鹫、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撕裂、拉扯。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搬弄是非者。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一品完　此品共十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骨头肉片二屠牛人，肉团捕鸟无皮屠羊；
剑毛屠猪长矛捕鹿，箭毛判官针毛车夫；
及彼曾经挑拨离间，携带睾丸瓮形之人。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整头经（Sasīsakasuttaṃ）

21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人连头浸没

在粪坑里。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与他人妻私通。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食粪经（Gūthakhādasuttaṃ）

21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

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人浸没在粪坑里，用两只手食粪。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稀有！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邪恶婆罗门。在迦叶正等觉者时期，其招待比丘僧众食物，在木桶里装满粪便，然后如下说道：‘诸位尊者，请尽情吃、尽情拿。’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无皮女经（Nicchavitthisuttaṃ）

21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无皮女。秃鹫、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撕裂、拉扯。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女人曾于此王舍城犯通奸。

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面色苍白女经（Maṅgulitthisuttaṃ）

21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女人，恶臭、面色苍白。秃鹫、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撕裂、拉扯。其发出

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女人曾于此王舍城做占卜者。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肉坠落女经（Okilinīsuttaṃ）

21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

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女人，肉被烧烂，纷纷掉下。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女人曾是迦陵迦王的第一王妃。因为妒忌，其将炭火盆投向其他王妃。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无头经（Asīsakasuttaṃ）

21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

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无头躯体。其胸部有眼、有口。秃鹫、乌鸦、老鹰等不断地攻击，撕裂、拉扯。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有情。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该有情曾于此王舍城做刽子手，

名叫哈利迦。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邪恶比丘经（Pāpabhikkhusuttaṃ）

21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比丘。其僧

伽梨衣在焚烧、燃烧、冒着火，钵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腰带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身体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比丘。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在迦叶正等觉者时期，该比丘是邪恶比丘。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邪恶比丘尼经（Pāpabhikkhunīsuttaṃ）

21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

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比丘尼。其僧伽梨衣在焚烧、燃烧、冒着火，钵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腰带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身体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比丘尼。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在迦叶正等觉者时期，该比丘尼是邪恶比丘尼。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邪恶式叉摩那经（Pāpasikkhamānasuttaṃ）

22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式叉摩那。其僧伽梨衣在焚烧、燃烧、冒着火，钵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腰带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身体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式叉摩那。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在迦叶正等觉者时期，该式叉摩那是邪恶式叉摩那。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邪恶沙弥经（Pāpasāmaṇerasuttaṃ）

22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

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沙弥。其僧伽梨衣在焚烧、燃烧、冒着火，钵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腰带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身体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沙弥。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在迦叶正等觉者时期，该沙弥是邪恶沙弥。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1. 邪恶沙弥尼经（Pāpasāmaṇerīsuttaṃ）

22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灵鹫山里。一次，尊者摩诃目犍连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尊者勒叉那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勒叉那如下说道："勒叉那尊者，走，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好的，尊者。"尊者勒叉那应答尊者摩诃目犍连。

当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尊者勒叉那便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勒叉那尊者，现在不是对你解释的时候。请你在世尊面前询问我这个问题。"

于是，尊者勒叉那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王舍城托钵，吃完饭，结束托钵食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勒叉那向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问道："在此，目犍连尊者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一处露出微笑。那么，目犍连尊者，是何因、何缘露出微笑？"

"在此，尊者，我从灵鹫山下来时看到空中行走的沙弥尼。其僧伽梨衣在焚烧、燃烧、冒着火，钵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腰带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身体也在焚烧、燃烧、冒着火。其发出痛苦之声。尊者，我如下思考：'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未曾有！竟然有这样的有情！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有这样

的自相获得！’”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实际上有具眼弟子住。诸比丘，实际上有具智弟子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弟子将如此知、或如此见、或如此亲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该沙弥尼。然而我没有说明。因为我对其说明，他人不相信我。他人不相信我，这将对其构成长久的不利和苦恼。诸比丘，在迦叶正等觉者时期，该沙弥尼是邪恶沙弥尼。因为其业异熟，所以其于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受苦。因为该业的异熟残余，所以才感受这样的自相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二品完 此品共十一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与他妻私通没粪坑，邪恶婆罗门食粪者。
与他人通奸无皮女，占相者面色苍白女。
炭火盆掷他肉坠落，极刑强盗者没有头。
彼等比丘及比丘尼，式叉女沙弥沙弥尼。
虽于迦叶佛戒出家，然于彼时行邪恶行。

（第八之勒叉那相应完）



第九、譬喻相应
（Opammasaṃyuttaṁ）

本相应包含十二部经。

1. 屋顶经（Kūṭasuttaṁ）

22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例如，对于楼阁来说，任何承椽梁，其全部都集会于屋顶、会合于屋顶，由于屋顶被拆除，其全部都被拆除。正像这样，诸比丘，任何不善法，其全部以无明为根、以无明为源，由于无明被根除，其全部都被根除。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指尖经（Nakhasikhasuttaṁ）

22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在指尖上放了一点点灰尘，然后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对此如何思考？究竟是哪个多？是放在我指尖上的此一点点灰尘，还是此大地？"

"尊师，是此大地多。放在世尊指尖上的一点点灰尘微乎其微。与大地相比，世尊放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灰尘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诸比丘，正像这样，彼再生于人道的有情很少，而再生于人道以外的有情更多。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家经（Kulasuttaṁ）

22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例如，任何多女少男之家，其易被强盗、盗贼袭击。诸比丘，正像这样，对于任何比丘，慈心解脱不修习、不多做，其易被非人袭击。诸比丘，例如，任何少女多男之家，其难被强盗、盗贼袭击。正像这样，诸比丘，任何比丘慈心解脱已修习、多做，其难被非人袭击。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由于已修习、多做、成为习惯、成为基础、受持、积累、善精勤，对于我们将会有慈心解脱。'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锅经（Okkhāsuttaṁ）

22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例如，有人于上午时分行百锅布施，于正午时分行百锅布施，于傍晚时分行百锅布施。然而，如果有人于上午时分乃至片刻修习慈心，于正午时分乃至片刻修习慈心，于傍晚时分乃至片刻修习慈心。此比前者果报更大。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由于已修习、多做、成为习惯、成为基础、受持、积累、善精勤，对于我们将会有慈心解脱。'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矛经（Sattisuttaṁ）

22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例如，有根锋刃的矛。这时，如果

有人来，心想：‘我用手或拳将此锋刃的矛击退、蜷曲、折返。’诸比丘，你们对此如何思考？该人是否能用手或拳将此锋刃的矛击退、蜷曲、折返？”

“尊师，不能。”

“此为何故？”

“尊师，因为该矛锋刃，很难用手或拳将其击退、蜷曲、折返。反倒是该人只有疲劳、恼害。”

“正是这样，诸比丘，任何比丘慈心解脱已修习、多做、成为习惯、成为基础、受持、积累、善精勤，如果非人想令其心混乱，那么该非人只有疲劳、恼害。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由于已修习、多做、成为习惯、成为基础、受持、积累、善精勤，对于我们将会有慈心解脱。’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弓箭手经（Dhanuggahasuttaṁ）

22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例如，有四位熟练、擅长、箭术高明、拥有强弩的弓箭手站在四方。这时，如果有人来，心想：‘我将拿来此四位熟练、擅长、箭术高明、拥有强弩的弓箭手射向四方而未立大地的弓箭。’诸比丘，你们对此如何思考？是否可以说该人速

度飞快，具足无上神速？”

“尊师，哪怕拿来一位熟练、擅长、箭术高明、拥有强弩的弓箭手射出但未立大地的弓箭，就可以说该人速度飞快，具足无上神速，更何况是四位熟练、擅长、箭术高明、拥有强弩的弓箭手的？”

“诸比丘，有像该人的速度，有像日月的速度，后者比前者更快。诸比丘，有像该人的速度，有像日月的速度，有像跑在日月前面的诸天神的速度，寿行的灭尽比他们更快。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楔经（Āṇisuttaṁ）

22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陀舍罗诃人拥有名叫阿能诃的小鼓。陀舍罗诃人用不同的楔将该阿能诃鼓连接。诸比丘，有那个时候，该阿能诃小鼓的旧莲花状木片隐没，只有楔团剩下。诸比丘，正像这样，将来会有比丘众对于彼等甚深、甚深含义、出世间、与空性有关、如来所说的经，这些经被说时，他们将不听、不倾听，不生起了知心，不想掌握、牢记彼等法。然而，对于彼等诗人所作、诗歌形式、美妙文字、美妙文句、外道弟子所说的经，这些经被说时，他们将听、倾听、生起了知心，想掌握、牢记彼等法。

“诸比丘，正像这样，甚深、甚深含义、出世间、与空性有关、如来所说的经将会隐没。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有甚深、甚深含义、出世间、与空性有关、如来所说的经，这些经被说时，我们将听、倾听、生起了知心，掌握、牢记彼等法。’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原木经（Kaliṅgarasuttaṁ）

23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毗舍离外大林中的重阁讲堂。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使用原木枕头的离车族人现在于训练上不放逸、精进而住。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便对他们得不到机会、得不到所缘。诸比丘，未来离车族人将很奢华、手足柔软。他们在柔软的床上和棉花枕头上直至太阳升起方才起身。于是，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便对他们将得到机会、得到所缘。

“诸比丘，使用原木枕头的比丘众现在于修行上不放逸、精进而住。魔王帕皮魔便对他们得不到机会、得不到所缘。诸比丘，未来比丘众将很奢华、手足柔软。他们在柔软的床上和棉花枕头上直至太阳升起方才起身。于是，魔王帕皮魔便对他们将得到机会、得到所缘。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使用原木枕头的我们，于修行上不放逸、精进而住。’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象经（Nāgasuttaṁ）

23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某个新参比丘过度接近善人家。于是，比丘众对其如下说道："朋友，不要过度接近善人家。"

该比丘受到比丘众指责，却如下说道："那些长老比丘众都认为应该接近善人家，我怎么不可以？"

于是，众多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某个新参比丘过度接近善人家。比丘众对其如下说道：'朋友，不要过度接近善人家。'该比丘受到比丘众指责，却如下说道：'那些长老比丘众都认为应该接近善人家，我怎么不可以？'"

"诸比丘，往昔，在阿兰若处有一大池塘。象群依其而住。他们潜入该池塘，用象鼻子拔出莲藕，彻底洗净、无泥土，咀嚼咽下。对于他们，其为了滋养容色和力量而存在，他们也不会因此因缘遭遇死亡或死亡般的痛苦。

"诸比丘，然而对于大象加以模仿的年轻幼象，潜入该池塘，用象鼻子拔出莲藕，没有彻底洗净、带着泥土，没有咀嚼咽下。对于他们，其既没有滋养容色也没有力量，他们因此因缘遭遇死亡或死亡般的痛苦。

"正像这样，诸比丘，在此，长老比丘众于上午时分着衣、持

衣钵为了乞食而进入村庄或城镇。他们在那里讲法，在家众对他们作出欢喜相。他们受用该利益，不被结缚、不迷惘、无执著、见过患、具出离慧。对于他们，其为了滋养容色和力量而存在，他们也不会因此因缘遭遇死亡或死亡般的痛苦。

“诸比丘，然而对于彼等长老比丘众加以模仿的新参比丘众，于上午时分着衣、持衣钵为了乞食而进入村庄或城镇。他们在那里讲法，在家众对他们作出欢喜相。他们受用该利益，被结缚、迷惘、执著、无见过患、无出离慧。对于他们，其既没有滋养容色也没有力量，他们因此因缘遭遇死亡或死亡般的痛苦。

“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受用该利益不被结缚、不迷惘、无执著、见过患、出离慧。’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猫经（Biḷārasuttaṁ）

23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某位比丘过度与善人家交往。比丘众对其如下说道：“朋友，不要过度与善人家交往。”

该比丘虽然受到比丘众指责，但是却未停止。于是，众多比丘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某位比丘过度与善人家交往。比丘众对其如下说道：‘朋友，不要过度与善人家交往。’该比丘虽然受到比丘众指责，但是却未停止。”

“诸比丘，往昔，有只猫站在缝隙、水沟、垃圾堆上等待柔软的老鼠，想：‘该柔软的老鼠将出来觅食，我就在这里捉住并吃掉。’于是，诸比丘，该柔软的老鼠出来觅食，猫立即捉住，强行撕咬、吃掉。为此，该柔软的老鼠肠子也被吃掉，肠间膜也被吃掉。其也因此因缘遭遇死亡或死亡般的痛苦。

“正像这样，诸比丘，某位比丘于上午时分着衣，持衣钵，为了乞食而进入村庄或城镇。身体未守护、语言未守护、心未守护，正念未现前，诸根未摄护。他在那里看见恶着衣或不恰当着装的妇女。看见了恶着衣或不恰当着装的妇女，对于他，贪欲令心堕落。由于心为贪欲所堕落，所以遭遇死亡或死亡般的痛苦。

“诸比丘，于圣律上弃学而还俗，此就是死亡。诸比丘，死亡般的痛苦，此即犯了某种杂染罪。这样的罪可以出罪。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身体被守护、语言被守护、心被守护，正念现前，诸根摄护，为了乞食而进入村庄或城镇。’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1. 豺狼经（Siṅgālasuttaṁ）

23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听到后夜拂晓时分老豺狼的吼叫？”

“听到，尊师。”

“诸比丘，该老豺狼得了疥癣。其想去到哪里就去到哪里，想

立在哪里就立在哪里，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想卧在哪里就卧在哪里，寒冷的风亦吹向它。诸比丘，在此有人自称是释子，亦感知这样的自体获得很好。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2. 豺狼第二经（Dutiyasiṅgālasuttaṁ）

23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听到后夜拂晓时分老豺狼的吼叫？”

“听到，尊师。”

“诸比丘，对于该老豺狼，可能还有着某种知恩、感恩，然而某些自称释子的人却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为此，诸比丘，应该这样学：‘我们要有知恩、感恩。对于我们，即使点滴之恩，也不要让其消亡。’因此，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学。”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九之譬喻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二经 比丘能持译）

本相应摄颂如下：

屋顶指尖和家经，及锅矛弓箭手经；
楔经原木和象经，猫经和二豺狼经。

（第九之譬喻相应完）



第十、比丘相应
（Bhikkhusaṃyuttaṃ）

本相应共包含十二部经。

1. 拘利多经（Kolitasuttaṃ）

23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摩诃目犍连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朋友。"

"尊者。"彼比丘众应诺尊者摩诃目犍连。

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说道："诸朋友，当我独处禅坐时，心中生起如是遍思：'所谓圣默、圣默。究竟什么是圣默？'诸朋友，彼我如是思考：'比丘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这就是所谓的圣默。'实际上，诸朋友，彼我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诸朋友，依此住而住立的我，生起伴随浅观的想和作意。"

"于是，诸朋友，世尊以神通靠近我，然后如下说道：'目犍连，目犍连，婆罗门，不要放逸圣默！要在圣默中令心定立，要在圣默中实现心一境性，要在圣默中专注于心。'

"事实上，诸朋友，彼我在此之后，由于浅观和深观的寂灭，到达并住立于内部清净的心一境性，到达无浅观、无深观、具有因定而生喜和乐的第二禅。

"诸朋友，对其正说者如果说：'由导师教护的弟子获得了大神通。'那么，其正是对我正说：'由导师教护的弟子获得了大神通'。"

此为尊者摩诃目犍连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尊者摩诃目犍连所说。

2. 优波提经（Upatissasuttaṃ）

23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尊者舍利弗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朋友。"

"尊者。"彼比丘众应诺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诸朋友，当我独处禅坐时，心中生起如是遍思：'对于我而言，于世上是否有因变化、变异而生起的任何愁、悲、苦、忧、恼？'诸朋友，彼我如是思考：'对于我而言，于世上没有因变化、变异而生起的任何愁、悲、苦、忧、恼。'"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陀对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朋友舍利弗，对于你而言，是否也没有因导师的变化、变异而生起的愁、悲、苦、忧、恼？"

"朋友，对于我而言，也没有因导师的变化、变异而生起的愁、悲、苦、忧、恼。进而，我会这样思考：'朋友，具有大势力、大神变、大威力的导师隐没。如果世尊长久、长时间住立，将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快乐，为了对世界的怜悯，为了天人的利益、利得、快乐而存在。'"

由于对于尊者舍利弗而言，已经彻底根除了长久以来的我见我所见的慢随眠，因此，对于尊者舍利弗而言，也没有因导师的变化、变异而生起的愁、悲、苦、忧、恼。

3. 陶罐经（Ghaṭasuttaṃ）

23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舍利弗和尊者摩诃目犍连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傍晚，尊者舍利弗从禅坐中出定，接近尊者摩诃目犍连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尊者摩诃目犍连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尊者舍利弗对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说道：“朋友目犍连，你诸根清净。现在的摩诃目犍连尊者的确遍净、面色洁净，依寂静住而住。”

“朋友，我现在依粗糙住而住。然而，我有法谈。”

“何人与摩诃目犍连尊者一起法谈？”

“朋友，世尊与我一起法谈。”

“朋友，世尊现住在遥远的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是摩诃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力靠近世尊所在的地方，还是世尊以神通力靠近摩诃目犍连尊者所在的地方？”

“朋友，我没有以神通力靠近世尊所在的地方，世尊也没有以神通力靠近我所在的地方。相反，仅仅因为有世尊在，所以我的天眼和天耳清净。亦仅仅因为有我在，所以世尊的天眼和天耳亦清净。”

“那么，世尊与摩诃目犍连尊者一起怎样法谈？”

“朋友，我对世尊这样说道：‘尊师，所谓勤精进、勤精进。尊师，依何称为是勤精进？’听闻此言，朋友，世尊对我如下说道：‘目犍连，比丘勤精进而住，即使肉、血在体内干枯，哪怕只留下皮、腱、骨，

通过人的力量、人的精进、人的努力去到达处若未到达，则不停止精进。目犍连，像这样勤精进。’朋友，世尊与我一起如是法谈。”

“像这样，朋友，恰如对于喜马拉雅雪山王而言的小石子，其微不足道。像这样，恰如对于摩诃目犍连尊者而言的我们，其微不足道。因为摩诃目犍连尊者有大神变、大威力，如果希望，则能长时间住立。”

“像这样，朋友，恰如对于大盐罐而言的小盐粒，其微不足道。像这样，恰如对于舍利弗尊者而言的我们，其微不足道。因为舍利弗尊者受到世尊多种途径的称赞、称誉、赞誉：

> “舍利弗以慧，戒以及寂静；
> 到彼岸比丘，彼是最上者。”

实际上，彼二大龙象相互善说、善言，互为欢喜。

4. 新参经（Navasuttaṃ）

23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某位新参比丘饭食讫，结束托钵食后，进入精舍，无所作为，默然、静止不动。缝衣之时，不为比丘众劳作。于是，众多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有位新参比丘饭食讫，结束托钵食后，进入精舍，无所作为，默然、静止不动。缝衣之时，不为比丘众劳作。”

于是，佛陀对某位比丘说道：“比丘，你以我之言去对彼比丘

说道：‘朋友，导师有话对你说。’”

“好，尊师。”该比丘应诺佛陀以后，接近那位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彼比丘说道：“朋友，导师有话对你说。’”

“好的，朋友。”彼比丘应诺该比丘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彼比丘如下说道：“比丘，此是否真实，你饭食讫，结束托钵食后，无所作为，默然、静止不动。缝衣之时，不为比丘众劳作？”

“尊师，我也做自己应做之事。”

佛陀以心察知彼比丘内心所想，于是，对彼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不要对这位比丘不满。这位比丘是具有增上心、现法乐住的第四禅的随意获得者、轻易获得者、无碍获得者。进而，为了此目的，善家子正确舍家出家，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究竟梵行而住。”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此非缓行道，亦非以少力；
将到达涅槃，解脱一切苦。
此新参比丘，其是最上者；
战胜魔军后，保持最后身。”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善生经（Sujātasuttaṃ）

23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善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佛陀看到尊者善生从远处走来。看到以后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依据二者令此善家子光耀：'其殊妙、端庄、端正，具足莲花般最上容貌。进而，为了此目的，善家子正确舍家出家，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到达无上究竟梵行而住。'"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此比丘洁净，以正直思维；
远离不相应，寂静无执著。
战胜魔军后，保持最后身。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罗昆达跋提耶经（Lakuṇḍakabhaddiyasuttaṃ）

24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罗昆达跋提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佛陀看到尊者罗昆达跋提耶从远处走来。看到以后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那位恶色、丑陋、矮小、相貌被比丘们嘲笑的比丘走来？"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有大神力、大威力。彼比丘所到达的禅定，过去未曾到达，其并非轻易获得。进而，为了此目的，善家子正确舍家出家，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到达无上究竟梵行而住。"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天鹅白鹭及孔雀，大象斑鹿等一切；
皆对狮子有恐惧，于身形处无比肩。
于人众中亦如此，若有智慧虽年少；
彼亦因此为大人，非如愚者之身体。”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毗舍佉经（Visākhasuttaṃ）

24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毗舍离城外大林中的重阁讲堂。当时，尊者般阇罗子毗舍佉在讲堂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其语言优雅、明了、清澈，意义清晰、究竟、无所执著。当时，佛陀于傍晚时分从禅坐中出定，接近讲堂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坐在准备好的坐具上。坐好以后，佛陀对比丘众说道：“是谁在讲堂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其语言优雅、明了、清澈，意义清晰、究竟、无所执著？”

“尊师，是尊者般阇罗子毗舍佉在讲堂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其语言优雅、明了、清澈，意义清晰、究竟、无所执著。”

于是，佛陀对尊者般阇罗子毗舍佉说道：“善哉，善哉，毗舍佉。善哉，毗舍佉，你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语言优雅、明了、清澈，意义清晰、究竟、无所执著。”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若不言语则不知，混于愚众中智者；
若有言语则能知，所教授之甘露句。
宣说令法有光耀，举扬仙人之旗帜；
善说之旗为仙众，仙人之旗即是法。”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般阇罗子毗舍佉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难陀经（Nandasuttaṃ）

24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身为佛陀姨母之子的尊者难陀穿上反复敲打的大衣，眼上涂油，拿上闪亮的钵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难陀如下说道：“难陀，对于依信仰如法舍家出家、身为善家子的你来说，穿上反复敲打的大衣，眼上涂油，拿着闪亮的钵，此对你不适合。难陀，对于依信仰如法舍家出家、身为善家子的你来说，你应作为阿兰若住者、乞食者、粪扫衣者、于诸欲无所求者而住。”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我于何时能看到，兰若弊衣之难陀；
次第乞食以为生，于诸欲中无所求。”

于是，后来，尊者难陀成为阿兰若住者、乞食者、粪扫衣者、

于诸欲中无所求者而住。

9. 帝须经（Tissasuttaṃ）

24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身为佛陀姑母之子的尊者帝须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痛苦、沮丧、泪流满面地坐于一旁。于是，佛陀对尊者帝须如下说道："帝须，坐于一旁的你为何痛苦、沮丧、泪流满面？"

"尊师，这是因为比丘众以各种各样的语言揶揄、嘲讽我。"

"帝须，那是因为你对于话语和语言没有堪忍。帝须，对于依信仰如法舍家出家、身为善家子的你来说，对于话语和语言没有堪忍，此对你不适合。帝须，对于依信仰如法舍家出家、身为善家子的你来说，应对于话语和语言有堪忍。"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为何发怒莫发怒，无忿最上汝帝须；
为了调伏忿慢覆，住于梵行汝帝须。"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帝须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提拉名经（Theranāmakasuttaṃ）

24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某位名叫提拉的比丘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他独自进入村庄乞食，独自退出，独自静坐，独自专注于经行。于是，众多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某位名叫提拉的比丘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

于是，佛陀对某位比丘说道："比丘，你以我之言去对提拉比丘说道：'朋友提拉，导师有话跟你说。'"

"好，尊师。"彼比丘应诺佛陀以后接近尊者提拉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提拉说道："朋友提拉，导师有话对你说。"

"好的，朋友。"尊者提拉应诺彼比丘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尊者提拉说道："提拉，此是否真实，你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

"是，尊师。"

"提拉，那么，你是怎样的独住者、独住的称赞者？"

"尊师，在此，我独自进入村庄乞食，独自退出，独自静坐，独自专注于经行。尊师，像这样，我是独住者，也是独住的称赞者。"

"提拉，我说此是独住者，不是非独住者。进而，提拉，有这样广大、圆满的独住，你仔细听，充分作意，我来说。"

"好，尊师。"

"提拉，怎样的独住才是广大、圆满？提拉，在此，过去已舍离，未来被舍断，于现在的诸法获得中欲贪被有效驱逐。提拉，这就是广大、圆满的独处。"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征服一切者，了知一切者；
于一切法中，无有所执著。
舍断一切者，爱尽解脱者；
我说其人是，人中独处者。”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提拉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1. 摩诃劫宾那经（Mahākappinasuttaṃ）

24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摩诃劫宾那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佛陀看到尊者摩诃劫宾那从远处走来。看到以后，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那位白净、瘦弱、长着长鼻子的比丘走来？”

“看到，尊师。”

“诸比丘，彼比丘有大神力、大威力。由彼比丘所到达的禅定，过去未曾到达，其并非轻易获得。进而，为了此目的，彼等善家子正确舍家出家，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到达无上究竟梵行而住。”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人中最上刹帝利，彼等依赖族种姓；
彼是明行具足者，天人之中为最上。
太阳照耀在白昼，月亮发光在夜晚；
刹帝利耀于武备，婆罗门耀于禅定；
佛之照耀在荣光，无论白昼与夜晚。”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2. 同参经（Sahāyakasuttaṃ）

24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两位与尊者劫宾那共住的同参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佛陀看到彼等比丘从远处走来。看到以后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与劫宾那共住的两位同参比丘走来？"

"看到，尊师。"

"彼等比丘有大神力、大威力。由彼等比丘所到达的禅定，过去未曾到达，其并非轻易获得。进而，为了此目的，善家子正确舍家出家，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到达无上究竟梵行而住。"

此是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以诗偈如下说道：

"比丘等同参，长久意相合；
于佛教法中，正法相交集。
善调劫宾那，于法有圣教；
战胜魔军后，保持最后身。"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比丘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二经 比丘慧观译）

本相应摄颂如下：

拘利多和优婆提，以及陶罐被宣说；
新参善生跋提耶，毗舍佉难陀帝须；
提拉名和劫宾那，第十二经是同参。

（第十之比丘相应完）

第二之因缘篇完

本篇摄颂如下：

以上因缘现观界，无始迦叶及恭敬；
罗睺罗和勒叉那，譬喻比丘故成篇。
由此所说第二篇，因缘相应巴利终。